

594
旧参
I 248.5
J X G

劫後薔薇
姜孝昌著



天津
藏

28430

2478



劫後蕃

大學書院

却後蔷薇目次

女孩兒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婢

一.....

二.....



却後蔷薇

劫後薔薇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三五)
第七	(四二)
第八	(四六)
第九	(五二)
第十	(五八)
第十一	(六七)
第十二	(七八)
第十三	(八五)
第十四	(九七)
第十五	(一一一)
第十六	(一二一)
第十七	(一三〇)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藏书图记

第十八	(一五七)
第十九	(一八五)
第二十	(二〇六)
第二十一	(二二一)
第二十二	(二三四)

女孩兒家

一

姐姐的行動，近來很詭密，簡直使人無從探索。

尤其是，自從父親把我們的學費，分別匯寄以來，她更是輕易不往我這裏來了。也許，她是有一點兒恨我，恨我不該挑唆父親把兩個人的錢，不合在一處寄來，而使她的經濟上有了限制。但是我並不那樣僵，雖然她和我同胞的親兄弟，似乎不應當如此分得清楚；可是我却犯不上同她再滾那糊塗賬。——我担了浪費

的虛名，讓她去受用。

在過去，她因爲自己是一個『女孩兒家』，應當嬌養點兒，所以每月的費用，要比我多三分之一，父親不明內情，反而常常寫信來說我們用的錢太多了。不過，自從我自己個兒要求父親把我們姐倆的錢平均分配之後，我這里已經不再見老人家說這種話了，這不得不算是我的成功。

至於姐姐她那方面怎樣？我卻不很曉得，向來她的信不肯給我看，她的錢，可以想得見是不够用。但她敢不敢再和父親增加要求，我也不得而知。不過，父親給我來信，總是問她，在這裏念書，除了正當的用項之外，還另有些什末別的需要花錢的地方？——這我那曉得她們『女孩兒家』有什末別的用項呢？花兒，粉兒，是比我們男子們多的，穿衣服也比我們講究些，除此之外，我想沒什末再必需的了把？

近兩個月來，我這兒已經差不多斷絕了她的腳跡。她那裏，我雖去過兩次，

但是一次次都碰了鎖頭，我沒有忍耐性，不肯再去跑冤腿。所以，她究竟如何花錢，我也就無從偵查了。

可笑的緊……嫡親姊弟，同在一個城內讀書，竟然會兩三個月不照面。這消息要是吹到父親耳朶裏，怕不要臭罵一頓『混賬，該死！』好在是她是我的姊姊，臨走時，父母也並不曾把這個所謂如金似玉的寶貴的『女孩兒』，託付給我，我倒很不必去操心，負這個監督她的行動的責任呢。——況且，她也不會聽我的話呀！

×

×

×

×

這天，我從香山回來，已經到掌燈時分了，雖不至於說什麼『鞍馬勞動』，可是幾小時的奔波，和車中顛盪，確實累得我腰腿都酸痛了；尤其是饑腸轆轆，肚子餓得也有些夠瞧的了。

走在大成公廨大門口的石階上。把草帽拿在手裏擲着汗；臉上蒙了多厚的灰塵，懶洋洋地，好像一個前線上退了來的逃兵！

【 3 】

向我的屋子如同投往慈母懷中似的奔去；忽地裏一個意外的發見，使我竟至不敢向前。

窗上，人影幢幢，屋中，語聲唧唧，使我好大的驚疑？房屋是我的，不得到我的許可，是誰，竟敢破門而入？

『臥榻之傍，豈容他人鼾睡？』我因為懷足了充分的理由，便忿忿地，推開了門。吃驚地，迎着我站起來一對男女。

在電波速率似的一剎那間，嚇得我驚疑不止。

『三弟！……』

才知道是姐姐。

『哦！原來是姐姐！……』想不到她今天竟『惠然肯來』，所以一見了她，倒覺得沒有什麼話說。

『這位貴姓？』我馬上回頭問一問這個男孩兒，才發覺他的臉子很白。

『這是凌少菁先生！一位新文學的作家。今天特意替你介紹！誰曉得你竟這時候才回來？』姐姐搶着說，故意把『新文學作家』的招牌，喊得挺響亮，意思是要使我聽得驚奇。

『原來是凌先生，久仰得很！』我祇好就用這迂腐的客套話來敷衍。因為我的確還未曾聽見過這樣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學家。

『豈敢豈敢！』他居然也會如此。

我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

『這就是舍弟了，玩皮的很！』姐姐倒有些兒依老賣老的派頭。

我洗着臉半天沒着聲，心裏却不免戰戰，『這就是「女孩兒家」做的好勾當

呀！』

『你到那裏去玩來？這時候才回來？』姐姐或者也疑心我，和她似的，走了那條道兒了。

「我從一早就出發，先到萬壽山，玉泉山，再到香山……兜了一個大圈子。你來有多大工夫了？」

「我們四點多鐘就來了，直等到你現在，你倒樂你的去了！」她還有點覺得冤枉似的。

好一個「我們」，「我們」！……

「畢竟是令弟！果然抱負不凡，找得是清雅所在，享受自然的樂趣去了！」
新文學家這樣說，大概有些是捧我罷！

「謬蒙過獎，實不敢當！鄙人不過一庸人俗子耳！也不過跟着別人瞎起鬨，瞧熱鬧而已！實在是把幽雅的風景，大好的詩意，被我埋沒了！」

「……………」

新文學家碰了釘子，紅着臉沒着聲，姐姐恨恨的瞅了我一眼。

我也太不該，人家是一番好意，幹什麼這樣堵人家。

不過，我也確是自覺無才，不配和這種自命新文學家的人來往呵。然而今天關乎姐姐的面子，所以不能不留她們一餐。

飯後的凌先生，態度自然許多了。好幾次想把他的學問和我賣弄一番，然而我總不給他機會。我想他未嘗不因此而感覺悵惘吧？

『父親近來給你沒有信？』我問姐姐，有意的。

『沒有！你呢？』

凌先生聽見我們談家務，果然他便不來注意。隨手，也許特意，把我書桌上的一本戲曲史講義展開看，表示他們文學家隨時隨地都在用功。

『有的！新近才來了一封！』我告訴姐姐。

『說什麼？』

『說麼？』我偷看了凌先生一眼，想使個促狹，嚇嚇他們。『說嗎？說教我們

兩人今年暑假考完，務必趕緊就回去！』

這句話，真有效力。凌先生聽了，恐怕比一個三千磅的大炸彈爆炸的聲音還要劇烈吧？當下直嚇得他把眼睛瞪得胡桃一般大，看看我，又復釘住姐姐。

「你什麼時候能考完？我們的路費，不日就可寄到。我現在都準備好了，打算最晚下星期五準走！」我故意把臉板得非常嚴肅。

「這，……不過我打算……」姐姐這樣吞吞吐吐的，是我早已猜到的。

「你怎麼？又打算不回去嗎？今年恐怕不能夠再由你吧？你忘了，去年我們沒回家，父親來信說了許多話。今年再不回去，恐怕父親真要不管理我們了。這次來信說，母親尤其想念你，今年無論如何非要我們一同回去不可！不然的話，往後就停止我們的接濟，你想不回去成不成？不信，回頭我把信找出來你看！」

姐姐低了頭不着聲，凌先生的眼睛瞪得更大了，而且，臉色都變了。祇有我一個人，沉沉靜靜的坐在一旁，肚子裏暗笑。

九點鐘，他們依然一塊兒辭別了我走去，我始終也不露一些兒馬脚。

讓他們倆，各抱着憂鬱，渡這個清淒的月夜去吧！

一一

姐姐竭力聯絡我。

今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她就來了。

一進門很和藹的，給我送來一大包水菓。並且還替我整理屋子，又像是疼我，又像是巴結。可是把她那平日間如母狼似的利害，都消滅得干干淨淨了。

「姐姐今天如何這般早？」

「八點多了，還早？」她笑一笑。

「從那裏來？」

「從學校到公園，又轉到你這兒。」

『會過凌先生嗎？』我知道，她一說到公園，必是他倆的約會。

『討厭！』姐姐臉兒有些紅暈。『可真是，你昨天對待他怎麼那樣冷淡？』

哈呀，她倒又來責備我了。我聽了忍不住多少有些忿然。

『哼哼，』我冷笑一聲，『我不配和文學家交際啊！』

『你這孩子，脾氣老是這樣扭！人家好意來拜望你，你倒給人家難堪，好意

思嗎？』姐姐說着，始終未改笑容。

『人家？那個「人家」？我只當你們是「自家」呢！』

『你這壞透了的東西！』姐姐笑着咬牙。

我想到我昨天的樣兒，委實也是有些不近人情了。

『這位凌先生，究竟是怎麼樣個人，我怎麼總沒有所聽見過他的大名呢？』

我順風轉舵，態度軟化了。

『你不曉得他？報紙上，雜誌上常常發表他的作品，你難道沒有看見過嗎？』

『騙人，我永沒有在報紙上或是雜誌上見過「凌少菁」三個字。』

姐姐格格的笑起來，神色笑得很得意。

『他向來不署真名，只用筆名「梅君」的！』

這一句話，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驚得我拍案怪叫起來。真想不到！我欽佩已久，而理想中的一位女作家，却就是我昨天不加青睞的凌少菁！哦，難怪，難怪！怪！怪道他的臉兒雪白，行動有些女性化呢！

『真的嗎？他就是作「寺院」，「兵」，「犧牲」和「失戀」——的梅君嗎？』

『可不是，我還哄你？』姐姐點點頭。

『哎呀，那我可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梅君的作品，我不止愛讀，並且是熟讀，同時也是我最佩服的，沒有想到就是他！』

『是呀，可見人不能以貌相呵！』姐姐更加喜悅了。

『昨天我實在不曉得是他。也怨你，不早明白告訴我，你要早說明白，瞧瞧

我如何的恭維他！」

『哈哈！』姐姐大笑，『你這人，是個勢利眼吧！』

『不是，姐姐！你不知道，我平素頂討厭那穿西服而自命是新文學家的人。昨天一看見他臉兒挺白，頭髮漆亮，也誤把他當做了那一流人物，真不知就是羨慕已久的意中人！』

『喲，你這是什麼話？人家也是一個男人，怎麼是你的意中人呢？』姐姐又驚，又急。

『哦，』我不由一笑，『請姐姐恕我，我說錯了！凌先生自然是姐姐的意中人呀！——不過這當中還有一樁可笑的公案咧！』

『什麼可笑的公案？』她臉兒緋紅，笑着問我。

『在過去，我讀梅君的作品，祇覺嫵媚秀麗，確像是女子的手筆。別的朋友也是這般說，我們會調查許久，終沒有調查明白。後來，我又讀他的「失戀」，

是描寫一個女子，受人誘惑以後，又被遺棄的一段悲哀的故事。作者自稱是記載個人的事，於是乎我就更相信他是個女性了。因為我很愛他的文章，而竟至發生了一種無聊的遐想。對於這個可憐而可愛的女子，就在不知不覺之中，發生了一種自然的，片面的，單純的，愛情。但是我們彼此太無緣，不止不能相見，更還不知她的真實姓名，到底是誰？只有心想神凝，細嚼她的文章的滋味，作一種無聊的安慰罷了。因此，朋友們便打趣我，楞說我的意中人就是梅君。我自己聽了置之一笑，可也未加否認。殊不知我那理想中的美麗而可愛的姑娘，都和我一樣！你說這豈不是個笑話嗎？」我說到這裏，覺得不免有點兒遺憾，很可惜梅君不是一個女孩兒。

姐姐聽得發呆，末後，她也不禁縱聲大笑起來，笑得她彎腰肚痛。她說我神經過敏了。

『神經過敏不過敏，且不說，只說現在的。幸而還好，梅君雖然不是一個女

子，不能給我獲得，但他却已是給我的姐姐得去了，這未嘗不是一件可喜的事呢。

。」

姐姐又不開聲，神情却是很喜歡。

『他的性情如何？姐姐和他認識多久了？』我誠懇的問。

『認識不過兩個月，性情倒還溫和！』

『自然，嫻靜腴腆如處女，性情一定很溫柔。』

我明白了，姐姐近來不到我這裏來，卻是爲此，馬上，我便能諒解她了。

【 14 】

『我昨天得罪他了，他會不會見我的怪？』我說，心裏有些後悔。

『不妨，他那個人，是不會得罪的。剛才還約好的，回頭他就來！』

『真的？他倒能原諒我？昨天他可會不自在？』

『沒有，我也曾替你向他道歉，但他說，他並沒有感覺到怎樣，祇知道你精

神疲乏了，所以懶懶地，並且倒說我，對自己的弟弟，不應如此疑心！』

我聽見這話，心裏着實的慚愧。

下午，少菁果然來了。奇怪的很，昨天見他，只覺得他處處可厭可恨。今天呢？却又覺得他處處可親可敬了。

越談越投機，大恨相見之晚。三個人直說到夕陽西下。

一同出來到公園，在來今雨軒吃了晚飯，又飲茶清談，一直到十點多鐘，才各盡歡而散。

我回到公廨，一個人躺在床上，心裏的那份兒快活，就別提了。爲什麼？既慶姐姐得到一位溫存多情的伴侶，又喜自己得到一個學問淵博的良朋。

自從我認識了凌少菁，三天兩頭不斷的來往。姐姐因此和我的感情，也更加

親密了。只可惜良時不可多得，不久，我便要辭別了他們，回轉故鄉去了。

姐姐自然決定不走，我此時不但不肯去勉強她，反而倒贊助她了。

臨別的一天，姐姐和少菁共同替我餞行。席間，三人各懷着不同的抑鬱和欣慰的心緒。

餐畢，少菁約好晚上仍在大成公廨見面，他便先走了。我很明白他的用意，所以也不加挽留。

我和姐姐一同回到大成公廨。沏了一壺茶，姐倆坐着說話兒。

她把眼睛看着茶盃上冒出的熱氣，含羞達達的和我說：

『回去務必在父母跟前，替我善爲說辭呵！』

『你放心，姐姐！』我笑了，『憑我三寸不爛之舌，結果一定是很圓滿的，可是……』

『什麼？』她先放心，後又疑惑。

『唉，』我微微嘆口氣，『這句話，我本不應該說，但是因為我們同胞骨肉，嫡親姊弟，我又不忍得不說。不過說了以後，對與不對，還要請姐姐原諒我！——姐姐你是個聰明人，這個道理不待我說，你也明白。就是，一個人的一生，能够得到一個情投意合的伴侶，是終身莫大的幸福！這却也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情。一般青年們，因為對愛情的觀察，太盲目了；所以往往奔入歧途，演成種種的慘劇。可是我們現在既然僥倖獲得一個合意的人了，那麼我們就要把他當做比寶貴的珠寶珍玉還要寶貴看待，不肯輕於失去。但是我這話，也並非是說女人，非像舊時婦女似的，一味屈服於丈夫。是要雙方都時時處處保持着「愛」就是了。無論多麼親密的人，相處在一塊兒，日久不客氣了，終難免發生些小小的意見和衝突。到這時候，千萬要互相來諒解，誰讓誰一步也沒有什麼的。尤其是夫妻之間，更不成什麼問題，常言道，「夫妻沒有隔夜仇」，我們更要改爲沒有「隔夜仇」才好，萬不敢因為些小隙，而互相關氣，各不相讓，都想佔上風，往往因

此發生意見，引成不可思議的大不幸事件。試問夫妻之間，因為小隙而誰勝利誰失敗，又有什麼意思呢！這是最要緊的！拿少菁來說，是一個青年裏少有的人才，品學兼優，用情一方面，我敢擔保，絕對不是那薄倖的人，姐姐能同他合作，我自不能不佩服你的眼光。這樣的好伴侶，萬不敢將他丟掉！和他永久相偕，前途不卜可知，是光明的幸福的！姐姐聰明人，一定能曉得這種道理，不過近來，社會太險惡了，我希望姐姐，你務必認清自己的地位和立場，踏穩脚步，千萬不可被外力引誘動一絲一毫！——這是你的弟弟最誠懇的，出於肺腑的忠告！請姐姐接受！」

姐姐聽到這裏，果然大為感動，撲簌簌洒下淚來：

『弟弟，你放心！你的好言，我是萬分感激，一定接受，並且「永誌不忘」！但是你的親姐姐，你應該明瞭她，絕不是那「朝秦暮楚」的人！』

『但願如此！至於家庭方面，你倒可放心，我一定想法子疏通，無論如何，

也要周旋得宜！你靜候我圓滿的答復吧！」

姐姐擦着淚，點點頭，看樣兒，是極感謝我的。

晚上，少菁來了。三人對坐着，情意殊爲戀戀。但是時間一些一些的縮短，別離漸漸的就在眼前，反倒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沉寂中，他倆人眼睜睜的看着我動手收拾行李。姐姐含着淚幫同我把零星物件，一件一件裝在手提箱內，少菁多情，也不住的擦抹他的眼睛。

燈光下，我看見他們的眼淚珠兒，含在眼眶中瑩瑩然，發出水晶似的光輝。

光陰不肯停留，我終於也含着兩包淒惶的眼淚，辭別了他們，回往故鄉去了。

到家裏的那天，已經很晚了。

母親先迎着我，劈首第一句話先問：

『你姐姐呢？』

『她沒有回來？』我陪着笑。

母親一聽就很不高興。

『她爲什麼不回來？一個人留在那裏做什麼？』母親板起了面孔。

我心頭不禁突然一跳。

『她今年有一門功課沒有及格，暑假內留在那裏？爲和同學們研究，預備

開學好補考！』

母親鼻子裏哼了一聲，歇了半天才嘟囔：

『家裏有多少研究不了！不說心野不想家就是了。』

我不敢再出聲。文祥姪兒，馬上跑到黃伯家裏給父親去送信。

不到十分鐘，父親笑嘻嘻的同着黃伯一齊回來了。進門不見姐姐，便覺得奇怪，及至問起情由來，却把我罵了個狗血噴頭。

『渾蛋，她是一個女孩兒，你不教她回來，放她一個人在那裏作什麼？』

黃伯也着實搖幾下他那光亮的腦袋，不滿意自不必說，閉起眼來，恐怕還在那裏點頭起禮記來了吧？

我見父親有點發怒，只得再照剛才的話胡謔。

『胡說！只說她越大越糊塗就是了！還來支吾什麼？難怪古人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呢？我一陣價還反對這種主張，如今看起來是一點不錯的。這丫頭委實教人可氣！還有你這個渾蛋，你是幹什麼的？她不回來，你不會強迫她，就由她不回來嗎？』

嚇得我那裏還敢言語，只站地上唯唯而已。

『老弟！』黃伯解勸父親，『不要如此！萱哥兒是弟弟，葵姑娘是姐姐，作弟

弟的倒好去管教姐姐嗎？」

妙，這個黃伯有時候，多少也有些用處呵。一句話提醒了父親。

父親，也許是怕委屈了他的新歸的兒子吧？當下就變轉了面皮，很慈靄的問我別的話。

母親是早已就心疼了，皺緊了一把眉頭，看看我，看看父親，一直到此刻，才放出了笑容。

倉卒之間，我不敢再提起姐姐的一個字。

晚上睡下，思忖了半夜，再想不起一個好方法替姐姐去做說客。

父親雖上了幾歲年紀，倒是還很開通，姐姐的事情，若說得很惋惜時，不見得老人家就會反對。但是我，一時却是忙中無計，只好將來見機行事就是了。

這一天夜裏，天氣很涼爽。我們飯後，都坐在院裏納涼，清香的花味，一陣陣送過來，令人清澈肺腑。父親今天非常高興，拿着一把芭蕉扇，躺在竹床上，

和我們說笑。

『真是的，你們在學校，除了唸書而外，還做些什麼？』父親問我。

『有時也到外邊玩玩！』

『你和你姐姐常在一塊兒嗎？』母親插了一句嘴。

『是的！』

母親提起來姐姐，父親便也問我：

『你姐姐倒底有些什麼用錢的地方？怎麼她的錢老是不夠用？』

『女人家，總要比我們男子們要多用些，什麼花兒粉兒的！』

『胡說，現在的女孩子們，頭髮都剪掉了，要花往那裏戴？』父親說着，哈

哈哈起來。

『爹爹倒不要這樣說，現在她們雖不戴花兒，其實那些香水精呵，雪花膏呵

，恐怕比花貴得多哪！』

『社會一天比一天浮華了。像你們現在，住一年大學，兩個人要用到一千多塊錢，我們那時候，一部四書要念好幾輩。後來局面改變，入了學校，也是不用家裏花一個錢，每月的膏火銀，還有剩餘呢！』父親說着嘆息，大有滄桑之感。

『時代不同了，我們沒有趕上那樣的時候呵！』

『這話倒是不假，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了。那時一觔米才賣多少錢？現在呢？漲了何止幾十倍！』

當文祥姪兒睡了以後，母親便告訴我，說黃伯曾替姐姐作過媒，是一個前清候補縣的公子，今年二十三歲了，在城裏第一師範讀書。

但是母親的話還沒有說完，父親便止住不讓再往下說。

『你別說了，她們這走過大地方的，眼眶大了，那裏會把這樣的人家放在眼裏呢！你問萱兒是不是？』

我笑了笑。覺得有機可乘了，趕快說：『姐姐現在已經入了大學，那裏好配一個中學生？』

『真是，你們在北平唸這幾年書。聽說近年來的學校，都改了男女同學制了；青年男女混在一塊兒，豈有好事？萱兒你怎麼樣？』

我真沒料到父親竟問我這話，倉卒間，倒真窮於應付了。

『不，我的學校，雖是男女同學，但是我覺得我學而未成的時候，實不敢有這種念頭！』

『你姐姐呢？她們倒是純粹的女學校？』父親又說，

『姐姐嗎？她是一個「女孩兒家」，更應當守規矩了。前幾個月曾有她的同學替她作媒，她一口就拒絕了！……』

我說這話，是要探探父親的口氣，誰料他老人家竟沒有作聲。倒是母親覺得奇異，問我道：

「她的同學不也是一個姑娘嗎？如何倒好厚着臉皮，替別人作媒？」

「不，不，她的這個同學已經出了嫁了。」

「出了閣還唸書嗎？」母親更有些莫明其妙了。

「是的！」

「我明白了！」父親突然大聲一嚷，倒嚇我一跳，「萱小子真混賬！你不是和你姐姐篡通了，回來替她作說客的吧！」

我聽了好像晴天裏響了個霹靂，驚得我說不出話，

「不，不是的！姐姐實在沒有那事！」我還再支吾。

「你不用替她假撇清，嘴裏說的很好聽，人大心大，我總信不過你們！不止葵兒，只怕連你也有份！加今的年頭是這樣了！我倒並不鑽牛角，有什麼你儘可以好好的說，要是你們看準了的人真是很好呢，那我們作父母的也絕不反對你們，因為這是你們自己的終身大事！與作父母的，沒有多大切身關係，不過我們

操心，也是希望兒女們，對頭好親事，我們也喜歡。」

這話何等明白，痛快？實是我沒有想到的。話說到這地步，我就不便再扯
慌了。祇好先把少菁極力的鼓吹一番。

父親是料到的，自然不會很奇怪，倒是母親聽得有些發呆了。

父親免不掉要細詢少菁的履歷家事，我當然也詳詳細細的告訴父親。

「這麼說起來，凌家倒也是一個世家，如果這孩子真像你說的那樣好，這親
事倒也還作得！」

「千真萬確，做兒子的，絕不敢扯一句謊！」

「這就是了！可見我猜的不錯吧！你姐姐是這樣，那麼你呢？恐怕也不能沒
有，你倒爽興也來乾脆的吧。省得將來你再煩她替你辦，倒費事了！」

「爹爹不要多疑，我真是沒有！」

父親沒再言語，默然若有所思。我便站起身來，跑回去把少菁的像片拿出

來給父母看。母親也過來看了，很滿意。

這件事，幸不辱命，總算很圓滿的解決了。我要有多麼痛快！

第二天，我發了快信出去，報告他們喜信，我猜他們一定會覆信謝我的；但是，隔了好久，却不見他們的回響，我於是很狐疑。

莫非他們喜歡瘋了？忘記了回答我？不管他們如何，事情即已辦到如此程度，就算是把我的責任盡了。

五

一直隔好些日子，才接到這樣一封信：

「荳弟：

請你恕我吧！我是一個罪人了。

我沒能力，不能永久得着一個女人的歡心，所以我把令姊得罪了。這種不幸的事件的釀成，我不敢怨恨別人，更不敢怨恨令姊，我祇有詛咒我自己太盲目，怨恨自己辜負了你的心。

我深深相信你，只有你能明瞭我，一定不會也鄙棄我這個可憐的人兒。在前幾天，我屢次握起筆來，想給你寫一封信，但是一想到令姊，我便駭怕你也不理我，所以總沒有勇氣寫下去。到了今天，我實在被感情的驅策達到極點，不能再忍耐下去，所以，終於勃然的寫給你這封最末次的信了。

萱弟！你無須納悶，也不必傷心！終歸一句話，只是我一個人的罪惡！我只怨那仁慈的上帝，爲什麼單看見我，要我這樣一個小小的角色，也在人間演一幕悲劇呢？我更恨自己太傻，明知道愛情的滋味是痛苦的，爲什麼偏要自討苦吃呢？

雖然，我自信從不曾錯待了令姊，真把她當做一位至尊至聖的女神般的

看待，不敢有絲毫褻瀆，但是我現在却不免要好笑自己的眼小如鼠，竟未曾把女人澈底認識，更不會把所謂自命爲時代前頭的人物，具有新思想的摩登女子認識！以致才有今日這樣悲慘的結局！

在我初受到這般自以爲是至大的創擊時，雖然也曾走入了一般人失戀後必走的途徑，也曾流過淚，厭過世，而想自殺過。但是後來，我突然覺悟了：世，固然可厭，但是人却不必就去自殺。尤其青年人自殺，是弱者的表象，太可恥了。尤其因爲我們是「人」，更不能那樣殘忍的活活的去自己殺死自己，別人不愛我，我自己還愛自己呢！我明白了，我絕不如此去作了。我應該自己去尋自己快樂的園地！

賞弟！我確實已大澈大悟了，所謂「女人」，尤其是「新式女人」，她們的心，比蛇信還毒！自古常言：「最毒不過婦人心」，的確是不錯的！你還不會嚐過這種滋味，也許不會深信。或者還許要責備我，不該如此侮辱女性！是

的，我從前也何嘗不如此想？但是我相信，如果你自己也經過這樣一番的閱歷時，就不會責備我了。所以我說，一個人能獨生一世，算是他莫大的幸福！咄！我的話太武斷了！或許萱弟你的將來是例外？不過即使如此，我也要預先誠懇的忠告你須要萬分小心，千萬莫被惡毒的蛇，咬着你！

至於我們絕裂的原因，我實在不忍說，也不必說，即便說了，你也一定不相信你的姐姐是這樣的人！會做出這種的事！

罷了，罷了！我不能再說了！我仍舊在欽佩你，所以我希望你最好在兩星期內趕來北平，我還有許多話要同你講。兩星期之後，我雖然不死，恐怕也是不容相見的了！萱弟！你如果願意和我見最後的一面，作末次的談話，那就請你快來！我祇候你兩星期！再見，祝你愉快。

你的朋友 凌少青 八月二十二日。

這件事情，來的未免太兀突，太蹊蹊！不能不使我驚奇疑惑！誠然，他們是

辜負了我的心了。

這封來信，雖遠不如他平素寫文章的筆法秀麗，但是，那一種如泣如訴，如恨如妬的話兒，也着實能令人感動呵！

少善，我信得過他，絕不是薄情的人，不會有負於姐姐！姐姐呢，臨行時，那樣堅決的表示，似乎也不至於那模樣轉變的快吧？況且，在這很短的期間，他們怎能絕裂得如此地步？……想來其中定有別情！

這件事，在我自身方面，雖不發生什麼關係，然而我却也忍不住為他們流去了不少的傷心的眼淚！這一雙可憐的青年人喇！你們恐怕仍不免是被萬惡的外力所征服了吧？

這消息，我死也不敢給父親曉得。我祇有趕緊整頓我的行裝，在第三天的早晨，就匆匆北返了。

下了火車，四周圍看一看，依然是兩個月以前的北平。

把我的行李仍舊送往大成公廨去。安頓妥當之後，急忙忙地，頭一個就去找姐姐。但是，不巧，又碰了釘子，沒有見着她。

返回頭，再往少善那裏去；倒還好，他正在家。

我猛一見着他，嚇得我幾乎說不出話來。真是，相別僅兩月，他竟然大變人形了。

他笑臉迎着我。襲人的冷手，緊緊的把我握着。面龐兒的消瘦，自是不堪言狀，尤其把他那一頭黑而亮的好髮，剃得一毛不存了。我乍一見他這副滑稽的形狀，忍不住要笑，但是，鼻子一酸，結果是哭出來了。

他深深凹下去的眼眶，也聚滿了淚，但被那削瘦高立的顴骨阻礙着，一時並

流不下來。

「少善，你……如何竟弄成這種樣子？」我顫聲問他。

他半天只不着聲，隨後免強嘆口氣說：

「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呀！」

這句話，好像一聲轟雷，震得我幾乎暈過去。

「哎呀，了不得！你瘋了？青年人如何要得這種思想！」

他並不置辯，只看着我一笑，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齒，顯得分外淒慘。

雖然，他那兩頰的一對酒窩兒，依然能笑得現出來，然已大比不上兩月以前，那樣嫵媚有趣了。

默然相對，很長的時間過去了，我才忍耐不住，終於先問他了：

「少善，你們究竟爲了什麼事情絕裂？」

「你問我爲什麼？我早說過，連我自己直到今天，也不知道罪犯何條？我自

相信我並沒有犯下什麼彌天大罪，不曉得她竟何以那樣恨我入骨！請你恕我直言放肆！大概最大的原因，是嫌我窮！沒有勢力！不是什麼大人，老爺！沒有汽車坐！不能陪她去吃大菜！買不起什麼鑽石戒指！更沒有錢能一塊到什麼北戴河去避暑！……儘同我這窮措大混來混去，有什麼興趣？所以要換換口味，去另找個有錢有勢的人！

這話未免太刺耳，說得我立時臉面上就發燒！

『賞弟，請你不要見怪，你我若非知己，你一定不會來看我，我呢，也絕不肯對你說這種話！』

『你別多心，我如何能怪你？不過我覺得你們倆無論如何不應有此一舉！家姊有什麼錯誤，你應當原諒她，勸勉她！』

『呵呀！天哪！』他伸一伸舌頭，『還說什麼原諒不原諒，只有她不原諒我！我不自知的得罪於她的時候，我也曾盲然地惶悚謝罪！她不只不肯回轉，反而從

此就毅然決然的拂袖而去了。」

「這事情我也很爲難，父母方面我已經說得很圓滿了。……依我說你們還是趕快言歸於好吧！」

「你的好意，我永久感激你，「言歸於好」，倒很不必！一來我已經心如死灰，二來你倒不必因此再弄得乖離了你們骨肉之情呢！」

一時，真令我手足無措，伸手搔不着癢處。

「哎，萱弟！」「過去之事，譬如昨日死，以後之事，譬如今日生。」你今天來的很好，我倆這一會之後，我便要開始我的新生命了。」

「少菁，你這種思想很要不得！一個大好青年，正在有作爲的時期。受一點錯折算得了什麼？你如果一死的想不開，難道不念及你的父母嗎？」

「父母又何爲？只算沒有生我這樣一個兒子罷了！我如今落得個赤條條無牽無掛，倒也乾淨！雖然世間多我一個無用之人，然而在我自己倒是尋到了歸宿了

。』

『哎，少菁，我勸你還是想開些吧！』

他再不言語了，只撇着嘴衝我苦笑一笑，意思彷彿很堅絕。

辭了少菁出來，又復返到姐姐處，恰巧，他已經回來了。

一見面，顧不得談別的話，劈首第一句，我就問她爲什麼和少菁絕裂？她回答的倒很乾脆：

『凌少菁和我性情不合，志向不同，不能永久合作。』

『既有今日，可何必當初呢？』

『當初，我是仰慕他的學問，和他作朋友，並沒有別的意思？』

『你掛變得未免有點太快！難道你竟忘記了兩月前；我臨行時，你和我說的話嗎？』

『哪……』

『什麼？』

『那是我一時受了感情的驅使，後來我便覺悟了！』

『姐姐，你不要強詞奪理！你們做女子的，第一先要尊重自己的人格，才不會被人輕視！』

『什麼！』她怒了，真是「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惡恨恨依然狠性未改！全不念一點姐弟之情，『我怎麼強詞奪理？怎麼不尊重自己人格？難道依你強迫我嫁給凌少青，便是尊重自己人格嗎？』

『不是那樣講，我豈能強迫你？我何犯着去強迫你？不用說我，連父母也不能去強迫你呵！作兄弟的敢憑良心說，全是爲你的一番好意呵！你不念別的，難道不念及當日的一點情份，可憐可憐少青嗎！你這一來不要緊，恐怕少青一個活潑潑有作爲的青年一生全完了。』

『你的好意我謝謝了！』她冷笑一聲，『不過我不能爲可憐別人而犧牲我自

己：天下不止我一個女子，除了我，難道他竟再找不到了嗎？」

『是的！你雖然除了他仍可再找別人，他恐怕除了你真就不能另找女人了。

不是他沒有這種能力，確實是沒有這種心思了，因為他的愛，完全施給你了，不戀愛還是小事，只怕性命都要有了危險咧！』

『這只怨他自己沒有出息！』

『唉，你的心腸，竟然這樣狠嗎？你不顧別的，難道也不顧我爲你們爲難嗎？我爲你們挨了父親的罵，費了好多的氣力，終於得到很圓滿的結果，爲得什麼？你總該知道吧！不是爲你是我的親姐姐嗎？我在父母面前替你花言巧語，說的斬釘削鐵何等堅絕！不想你竟然會中途變卦！這以後你教我怎麼有臉去再見父母？』我不由得掉下淚來。

『你的好意，我也感激你，如今你也不必爲難，父母跟前自有我個人承當，

總保不把你裝在裏面！』

「哼哼」我也冷笑一聲。「你有本事，父親的脾氣，你還不曉得？我看你如何去說！」

「那你不必管好了！父親怎麼樣？作父親的，他也不能強迫他的兒女跳火坑吧！有什麼不得了？頂利害也不過和我斷絕父女關係？還能再怎樣？」活人不會給尿警死」，一個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難道不依靠父母就會餓死嗎？父母能怎樣？不能吃了我不是？」她說着忿忿然，怒形於色，幾乎真要咬我一口。

我再也不哼一聲，抓起草帽，起身便走。

這一夜，我是何等的難受呵！躺在床上睡不着。唉！眼見得一雙青年男女，一個將要沉淪，一個將要墮落了！……………

好笑！我這究竟圖了些什麼？挨了罵，受了氣，以至餓着肚子，冒着暑熱跑腿，到臨完還白落了個空！……………

一聲鷄鳴，驚得我清醒了，我不是無聊嗎？大睜了一雙眼，流了半夜淚，

不是『替古人擔憂』嗎？算了，算了！我也覺悟了！『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落個清閑吧！想到這裏，心裏就舒暢得很多，埋倒頭沉沉大睡起來了。

一覺睡醒，已經快到正午時分了。心裏想道，姐姐雖和我絕了情，倒底不能忘了我那可憐的朋友呵！如果我要不去竭力挽救他，還有誰去管他！他的前途豈不是真要絕望了嗎？……

下午再去訪少菁，結果使我萬分憂鬱和傷心！他的房門已經倒鎖，屋內早已空空，走得不知去向了。並且絲毫不曾遺留下一點兒痕跡。我當時心裏涼了半截，痴然無語，祇立在他房門口，呆呆的望門流涕一番，悵然而返。

這真是乘興而去，敗興而回。回來之後，更顯我的四圍，盡充滿渺茫空虛和悲涼淒楚了！

在不久，距北平城很遠的一座荒涼的古寺中，已自新剃度了一個青年和尚。

這和尚很古怪，每日除了念經禪佛之外，不見一個生人，竟是個一塵不染的好和尚。

至於他出家的原因，却是犧牲在一個『女孩兒家』的手裏。

婢

一

我記得是十幾年前的一个冬天吧？

我從學校回到家裏時，忽然看見我們家裏來了一個小女孩兒。頭上拖了一條尺數長的小髮辮，還繫着一節紅絨頭繩的把根兒。身穿着花洋標布的破小棉襖，可是有幾處已經從破洞裏吐出了灰黑色的棉花塊兒來了。一張圓圓的臉兒，凍得又黃又紫，活像是個風乾蘿蔔。瑟瑟縮縮地站在地板上，如同一隻迷途的小耗子

一般，顯得非常可憐。

我一看見了她，覺得很奇怪，而且還有些氣憤，我心想，母親幹什麼把這個小叫化子帶到屋裏來呢？

她見我進來，就用一種奇異的眼光看我的明眸，却是異常的好看。

『別楞着』王媽笑着把她推了一下，『這身禮，鞠了一躬。』

她仰頭向王媽瞧了一眼，接着便雙手向懷中

我從來也沒受過別人這樣的大禮，所以一時倒

這時候，我又覺得她那雙含

緊也深深地還她

一屋子的人都哄然大笑起來，笑得我怪難爲情，同時她們的笑，實在有些莫名其妙。可恨，這個小東西還是一死的瞅着我，更弄得我有些侷促不安起來。

『媽！』我擺着母親身傍坐下，『她是誰？』這樣低聲的問。

三姐頂討厭，不等母親開口，她就先說：

『她嗎？她是你的小媳婦！』

大家又笑了，這一笑，却笑得我羞忿難當，一頭倒在母親的懷裏，哭了。

『乖乖』母親撫摩着我的脖子安慰我，『姐姐逗着你玩呢，——她不是你的媳婦，她叫菊香，是咱們新買來的丫頭！』……

母親教王媽把菊香帶去洗澡換衣服；她們走了以後，我才把眼淚擦乾坐起身來。

『菊香那孩子長的確實不壞，彎彎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通通的鼻子，嘴也不大，耳朵也好，好好的打扮出來，竟是個美人兒呢！』嫂嫂對着母親，把菊香足誇了一氣。

『可不是，這樣好的一個孩子，偏偏命苦，生到那種人家去，遭了個不成器

的老子也就夠了，偏偏又把個娘也死了！」母親說到這裏皺皺眉頭，嘆了口氣。

『媽說她命苦不是？我說她倒是交了好運呢！』討厭的三姐又插嘴了，『她娘要不死，她老子固然不能就把她賣給咱們，但是跟着那樣的爹娘，也不過多受些罪罷了，何況遲早是免不了一賣呢？到那時候，誰曉得她又落到什麼地方去？他那懷鬼老子只要有錢去賭，去抽鴉片，他還管他女兒的死活嗎？如今來到我們家裏，吃得飽飽的，穿得暖暖的，既沒有人去虐待她，又不要她作什麼苦事，還不算她的幸福嗎？』

『所以哪，我一看見那孩子，就覺得怪可憐的，因此也不和他們怎樣駁價就留下了，救一個人，也算作件好事。——我爲得是這孩子長得挺伶俐，知道她那壞鬼老子在她身上安着什麼心呢？』母親覺着很痛快，彷彿了去一件心願似的。

『媽，說真的，菊香長得又好，年歲和三弟也相當，莫若就把她作了媳婦吧！』三姐又笑着打趣我。

『我不要她！』我紅着臉。

『不要？只怕想要的日子在後頭呢！』

『罷呀，三姑，』母親很嚴肅的，『那麼大的姑娘家，滿嘴裏說的是些什麼？往後說油了嘴，一不留神，當着外人也亂說起來，不要惹人笑話嗎？』

三姐抹了一鼻子灰，才不多說了。

菊香經王媽這一修飾，果真美麗得多了。頭髮梳得光光的，臉蛋兒上粉擦得挺白潤，衣服也換了，上身穿着是三姐小時穿過的半新舊的水紅綢棉襖，外面還罩了一件嫂嫂給的青線緞琵琶襟的小坎肩——雖然是死去的姪女穿過的，但是却還八成新——下身是母親把我的一條淺藍寧綢撒脚棉褲給了她穿，脚上也是穿着我的舊毛線襪和圓口扣帶的黑皮鞋。

她跟着王媽搖搖擺擺的走進來，在我的眼簾上立刻就印上一個美麗影子。

『嘿！好漂亮呵！』嫂嫂笑着說。

母親看見，也高了興，面上現出了慈祥的微笑，可是沒說什麼。

『謝太太』王媽又支使菊香。

她正又要比着手去請安，三姐忽然喊起來：

『哎，別貧了，你乾脆就鞠躬吧！』

她歪着頭向三姐笑一笑，意思是表示她不會鞠躬。

『來，來，我教給你！——就和少爺剛才給你鞠躬似的。你看！這末樣！』

三姐說着就向着衣鏡深深地鞠了一躬。

菊香看會了，才重新給大家又鞠躬，這孩子真聰明，三姐只教她一次，難爲

她的姿勢竟學的很好。

但是，她們幾個人坐在那裏，却並不還禮，我呢，自然也不敢例外。不過我

終覺得無緣無故就端坐在那裏受人家的禮，未免太驕傲吧。

自從菊香來到我家以後，我的生活上越增加了一層新而活潑的氣象。兒童時代的心理，總是純潔的；所以當時的我，絲毫沒有一點階級的觀念。不會把菊香看着是一樣出身微賤的婢女。

菊香的確是我的一個可愛的良伴，她的年紀雖然不大——僅比我長一歲，——然而她的智慧，却恐怕也不在我之下，她會用嫩柳條編花籃，用紙摺小船。……常常弄了這些玩意兒同着我玩。尤其令我驚奇的，在二年來光景，我竟完全教會了她八冊國文，六冊算術。

她認識字之後，就更有趣了。我每天早晨上課以前，課本的整理，簡直不用我操一些心，她必定會預先按着我的課程表，把我的書籍和文具，預備得很齊全。

在我的這一段寂寞的過程中，能夠得到這樣的一位可愛有趣的小伴侶，我是應當如何的歡欣呵！

每天早晨，她起床很早，照例的，先把我喚醒，再和王媽一同照顧着我漱洗完，吃了點心。然後替我拿着書包，送我到大門外；看着我上了車，才把書包遞給我，等到車子走出了胡同口看不見了，她才慢慢回去。

下課回來，她先笑嘻嘻的迎着我接過書包去，替我安放在書櫥裏。晚上，我溫習功課時，她却不敢在跟前攪我，只是不時的來給我換盃熱茶。

母親見菊香服侍我如此懇勸週到，自己倒省了好些心，自然是很喜歡，因此對菊香也格外的疼愛，三姐見了，免不了又要打趣我們。

我對這些，早已『司空見慣』老着臉皮，給他個毫不介意。只有菊香，每聽到三姐對着她說些玩話時，她那小臉蛋上就會現出兩朵紅雲，我一看見了她那嬌羞如桃色的臉兒，却覺得她越發可愛了。

三姐雖然不斷和我們開玩笑，但她對於菊香確實也是十分的愛惜。她常常把她的妝飾品賞給了菊香，並且有時高了興，還要替她梳一個時髦的髮髻。

一家人祇有王媽一個老東西可惡，她見母親和三姐都喜歡菊香，不能再像從前似的有東西都賞給她；於是她就不免有些嫉妬，時時刻刻尋找菊香的錯，在母親和三姐跟前來挑唆。

母親很明白，自然不會聽她的話，可是也不說她什麼，三姐却是向來嘴不饒人。看見王媽一來搬動是非，免不了就要責備她幾句，老東西羞惱變成怒，便暗使促狹，背地裏拿着菊香出氣。但是那聰明的菊香，只有忍耐着，絕不肯在母親跟前露出一個字，以免母親生氣。

這天早晨，我起來好半天，菊香才走來，我忽然看見她的眼圈兒紅紅的，好像剛哭過似的，這不禁使我驚疑萬分。

『菊香你哭來？眼睛紅紅地！』

她向床上睡着的母親一呷嘴，回頭又對着我搖搖手，恐怕母親聽見，讓我不
要說。

『好好的幹什麼哭？』但是母親却已聽見了，一翻身便睜開了眼。

『沒有哭，太太！』菊香含着笑走向床邊，『昨天夜裏我就覺得眼睛怪難受，
剛才又揉了半天，所以有些紅呢！』

『回頭弄些白菊花洗洗吧，別是要鬧火眼？』母親吩咐她。

『是！』菊香答應着，又揉了揉眼。

母親說完話，又閉上眼了。

我明知道，菊香搗鬼，的確她是像哭過的，但是她既不願讓母親知道，這一
時我也不好再問她了。

『趕快洗洗吧！鬧火眼可就麻煩了！』我也只得如此說。

『是了！』菊香也答應着。

我們倆走到大門口，我又悄悄的問菊香

『你倒底爲了什麼哭呢？』

她回頭往院裏看了看，見沒有人，她才說：

『你先上學去吧！回來我再告訴你！』

我再想問她，車子已經拖過來了。……

一天儘惦記着菊香的哭，幾乎無心去聽先生講書。下課回到家裏時，祇見那王媽，鬼鬼祟祟的老釘着菊香，弄得菊香不敢和我說什麼話。

恰巧，一會兒母親把王媽喚去晒衣，屋中祇剩了我和菊香，我於是趕緊拉住她的手，問她。

菊香從玻璃窗裏往院中看一看，然後她低聲說：

『王媽媽昨天夜裏和我說，要我把三小姐給我的那雙絲襪送給她女兒穿，我因爲那雙襪子還是很新的，況且我連一回還沒穿過呢，捨不得給她；她惱了，就

罵我什末『小婊子』，『狐媚子』，又說我迷住了你！嘟嘟囔囔直罵我半夜！』
菊香掬着小嘴，好像還有無限的委屈似的。

『好，她敢罵人！看我回頭告訴太太，攆了那個老東西！』我氣忿忿的替菊香抱不平。

『好少爺！』菊香嚇慌了，『你可別告訴太太！你要說了，我就再不和你好了！』

『幹嗎？你怕那老鬼嗎？』我仍不憤。

『不是怕她！你告訴太太，太太一定要生氣；生了氣，恐怕就要打我！』

『太太不能打你！』

『不能打我？不打我，你也不許說，說了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我不說！』

『這才是呢！』菊香才放了心。

我恨恨地往院裏瞧一瞧，祇見那老東西也正在賊眉鼠眼，探頭探腦的往這裏偷覷我們呢。

晚上，睡在床上，想起了王媽可厭兇惡的老臉時，便忘記了菊香的囑咐。終於把那些話告訴了母親，並且順便問母親，什麼叫『小婊子』和『狐媚子』？

『不許胡說！乖乖的睡覺吧！』母親厲聲的說。

我真奇怪，母親聽了我的話為什麼不罵王媽，倒反責備我呢？菊香說的果然不錯，母親真是生氣了。

這層道理，我想了半天，再也想不出，於是我便睡着了。在夢中，似乎還不斷的看見王媽獐狎的面孔，和菊香哭過的紅眼圈。

第二天，母親仍沒有責備王媽。祇于爽與教菊香搬上來睡在外間床上了。我曉得以後，自然快活得跳起來。

三姐問母親，為什麼忽然想起來讓菊香搬到上房住？母親說，因為她搬上來

服侍方便些，這時候，那王媽立在一旁，臉上紅一陣紫一陣，心裏也在打緊的不用吧！

我背過母親，把菊香告我的話，又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三姐；三姐聽了，勃然大怒，立刻要攆王媽滾蛋，母親知道了，沉着臉把三姐喝住。

這天晚上，王媽又來給我鋪床，我可不許她動，只教菊香來鋪。

『她鋪的不展，還是我來替少爺鋪吧！』她還老不知恥。

『不展，也不用你！你出去！』我真有些怒了。

『菊香既上來了，這些事情就讓她作好了，你歇你的去吧！』母親這樣說了，那不要臉的老東西，才訕訕走出去。

菊香打發我睡下，坐在床前和我講笑話，一直到我睡熟的時節。

第二天，母親出門去了，王媽坐在院子裏台階上，一個人嘴裏哼唧唧的又不知在嚼些什麼？我教她打水我洗澡，她竟板起面孔說：

『我幹不了，有你那能幹的鴛鴦小姐呢！』

恰巧，這時三姐走出來，把這話聽了去，又加上觸動昨日之怒，立刻把老潑貨臭罵一頓。嫂嫂也說她：『老也老了，不該在哥兒小姐們跟前，堵礙這些話。』

老潑貨也自知沒理，一聲兒不言語。等到母親回來，她自覺羞愧難當，又怕我們去告她，她便先和母親說她老頭子病重，必須要辭工回去。

我們見她大睜了眼說鬼話，都忍不住的好笑。三姐見她這樣，便也暫時忍住，不同母親提今天的事。

這老鬼等着算清了她的工資，當天晚上便搬走了。

光陰真像流雲般的飛動呵！

我初中畢業的這一年，菊香已經十八歲了。在這一段的過程中，菊香的美麗，智慧，的確也是隨着她的年歲增長起來。我們家裏，自從三姐前年遠嫁南京之後，就寂寞得多了。父親又供職上海，二三年不定回不回來一次；母親跟前如果沒有菊香這樣一個可愛的人兒承歡安慰，恐怕她老人家的生活，早已陷入那淒涼的境界裏去了。

我和菊香雖然有主僕名分之嫌，但在兩人的中間，已不自覺的給一張神秘的濃厚的愛網籠罩起來。幾年以來，我差不多完全活在菊香溫柔細膩的安慰之中。假使，現在兩人中不幸死去一個；剩下那一個的生命，也一定如同一隻迷途的羔羊似的危險。

前年夏天，我病得十分沉重，在母親和菊香同樣的眼光看來，都覺着我沒有希望了。

有時，我意志稍稍清醒時，總看見她們守着我；兩人的眼睛，常常紅腫如桃

。我見到這樣情形，心裏更加難過，但我嘴裏說不出來，祇有從眼裏湧出些熱淚罷了。

一 午夜，我忽然完全清醒過來了，睜開眼只看見菊香一個人靠在床欄上睏盹，我知道她一定是已經疲倦萬分，所以我雖想說話，但却不忍得驚醒了她；不到一刻功夫，我的一聲微嗽，仍是把她驚覺了，吃力的睜開她酸澀睏眼，瞅着我的臉：我當時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觸，我覺得她委實太可憐可愛了。

『你還不睡覺嗎？』我微弱的聲音。

『啊呀！你好了嗎？』她驚喜的笑出聲來，雙手抱着我的頭，好像獲得一件珍寶。

『怎麼樣了？』母親也嚇醒了。

『太太啊！』菊香跳下床去，『他，他好了！會說話了！剛才明明白白的問我，「你還不睡嗎」？』

『真的？』母親也喜歡得跑過來，摸摸我的頭，『真是退了燒了！』

『給我一口水喝！』我剛剛說完這句話，菊香已把茶盃送到了我底口邊。

我在菊香手裏很香甜的喝了幾口水，覺得舒暢得多了。

她們高興的忘了困乏，一直坐到天亮。

從此後，我的病果然有了起色，母親放了心，然而她老人家這十幾天來的操勞，再也支持不住了，於是，只得把服侍我的責任完全交給菊香。菊香希望我病愈的心更懇切，所以不避一切嫌疑，整日整夜的伴着我。白天，很細心的照料我的飲食；夜間，必須她撫摩着我才能睡熟。在我看來，比那醫院裏精細的看護還要強到萬分。

不久，我病已痊愈，只是四肢懦弱，不能起床。

菊香始終衣不解帶的陪伺着我。

一天晚上，天氣異常炎熱，菊香喂我吃兩片菓藕以後，仍不覺得涼爽。

『啊！』我長舒了一口氣，『我怎麼這樣熱？不是又發燒吧！』

菊香一聽見『發燒』二字，就有些嚇慌，趕緊過來摸摸我的頭。

『不是發燒！頭上涼涼地！』她放心了，接着也摸摸自己的頭，『比我頭上還涼些呢！』

『是嗎？也許是天氣熱，我心裏發燥！』

『不信你試試看，你頭上比我涼快得多呢。』她說着，把她的頭額，就挺向我的頭上來。

果然，我覺得她頭部熱撲撲地，確乎較我的體溫高。

雖然，我的體溫是不算很高，但是，這一剎那間，愛焰的燃燒，却已到了極點，我不能再忍耐了，我於是大着胆子，環攬着她的脖頸。

菊香不拒絕，不恐懼，並且也不嫌我病中的污穢，允許我長長的接了一個吻；使我忘却了心中的煩燥，忘却了天氣的炎熱，而使我的心絃，突突的彈動起來。

『姐姐！』我哭了，感情驅使我哭了，『我今後不再喚你作「菊香」，只稱你做「姐姐」了！』

『……』菊香也淌着淚，但是不言語，那眼淚一直從臉上流到她的口角裏。

『你，你討厭我嗎？不願作我的「姐姐」嗎？』我驚疑。

『不，不是，——我是不敢噯！』她的聲音顫動着。

『怕甚麼？』

『……』她仍舊流着淚。

『呵，是了！回頭我告訴媽媽，把你認作女兒就是了！』我猜着了她的心思，這樣安慰她。

『別！我答應你就是了！千萬不要去和太太說這些話！也不許你當着別人叫

我！」

「是，可是現在沒有別人，我要叫你一聲，你可答應我？」
她含羞向我點點頭，表示允許我的要求。

「姐姐！」

「哦！弟弟！」她的臉兒紅過耳根後面去了。

我歡喜欲狂，要不是病後的身體虛弱，我一定早跳起來了。

四

父親要回來了，父親一回來，便使我們的厄運從此開始了。

母親接到了父親要到家的快信，老早的便忙着把客廳打掃出來，因為每逢父親回到家裏時，便有許多許多的來客。

在那幾天，菊香也是忙得不可開交。自然哪，母親都要忙起來，難道她倒好歇着？不過，自從我病了那場之後，母親確實是已把菊香另眼看待了，——真不啻自己親生的女兒一般。——這小妮子也真聰明，她雖不敢公然的就呼母親作「媽」，但她對於母親一切飲食起居的關心，和慇懃的服侍，委實比三姐和我待母親強得多，照這樣，怎麼能不哄得老人家喜歡呢？

至于對待我呢？那就無須說了，自然更是處處經心留意，生怕我有一些兒不舒服。有時我心裏稍稍有些不快活，她必定要變着法兒，逗着我笑了才罷，所以我自覺得常常是生活在快樂美妙的環境中，幾不知人間尚有煩惱和痛苦的存在！

母親曾屢次向我示意，意思是想把菊香先替我收了作妾，但是這種主張把我嚇得說不出話來，我如何敢去接受呢？

記得有一天晚上，母親歪在床上和我說閒話，菊香也坐在母親身傍替母親捶着腿；不知怎的，她老人家忽然又想起了這件事情，特意把菊香支使到廂房裏去

劉蓮子。

「孩子，」母親很懇切的低聲向我說：「菊香這丫頭我是遲早也離不開她了，那事情你又總不答應……」

「那件事情，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答應，我總不忍那樣去作！」我不等母親說完便接着說，態度依然表示十分的堅決。

「……………」母親半天沒有着聲，仰着頭不知在沉思什麼。

「你老人家思想爲什麼老是這樣的固執呢？難道菊香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就只配與人作「妾」嗎？」我不禁有些怨忿，深深地詛咒着中國舊禮教下的這種不平等的遺留。

「說到真處，菊香難道真不是個頂好的女孩兒嗎？做媳婦又有什麼不可呢？不過是，你要知道我們這種人家：一來你爸爸絕對不允准把這樣的女孩子作媳婦，二來親戚朋友們聽見說我們把丫頭作了少奶奶，豈不要笑話奚落我們？要祇是

我和你娘兒倆，那自然是不成什麼問題的。唉！孩子，你要明白這些呀！」母親長嘆一口氣，大概也在怨恨着舊禮教的束縛了吧？

『親戚朋友管他們笑話不笑話！——爸爸，我想他老人家，似乎不能還存那種陳腐的思想了！』我仍是這樣說。

母親沒有再說下去。……

因為我自己存了一個『父親或者不會一定很固執』的希望，所以我覺得父親回來以後，我和菊香的事，也許不至於成了妄想。

父親的精神越發康健了，氣色很好看，身體也比較從前又胖了些，我們都很高興，並且他那上嘴唇上，也已經留下了很滑稽的仁丹式的鬚鬚了。

父親看見了我，十分喜歡，拉起我的一隻手來，微微的笑着說：

『萱兒越發長高了！』

在過去，父親本來是很愛我的，所以我對於這位嚴父，也從來沒有害怕過，

但是今天一握着我的手時，我倒有些覺得偏促起來。

「這是……」菊香給父親端進臉水來，父親似乎很驚怪的向母親發出疑問。

「哈哈！」母親大笑，「你不認識她了，她就是菊香呵！」

「哦，菊香！？」出跳成這樣了，我真有些不敢認呢！」父親奇異的笑着，翹起了嘴上的仁丹鬚子，接着又把菊香細細看了幾眼。

菊香紅了臉低着頭走出去。我當下很有些不满意她的這種做作，母親既把她當做女兒般看待，那麼我的父親自然也是她父親了。沒有見過，父親說她這樣一句話，竟會害起差來的。

母親談起我的病來，便很誇讚菊香。

我料想父親向來是何等愛我，聽到我害那樣重的病，一定會很親切的慰問我一番，誰曉得竟偏偏出我意料之外，他只有意無意的點點頭，哦了幾聲，並不會

問我一句話，這真使我不能不有些驚訝了。

五

清晨起來，走向父母房中去時，父親已經起來多時了；母親却仍就蓋着被兒躺在牀上睡着。

父親的習慣，早晨起來就要吸紙烟。當我進去喚了一聲『爸爸』，他却只在鼻孔裏哼了一聲，把一口濃煙緩緩從嘴裏噴出來。在這時，我突然發見他的面色板得像鐵般的青，嚇出了我一身冷汗。

好大半天，父親始終沒有同我講一句話；菊香進來斟了兩杯熱水，便出去了。一時，這靜悄悄的室內，只是給濃烟和冷落的空氣充實着。

『萱兒，你不去幹你的，儘站在這裏作什麼？』母親從被內發出了一句沉悶

的語聲，這聲音裏，好像還帶着幾分悲淒的成分。

我當下竟至沒法回答母親，同時，父親的臉色也變得更難看了。氣忿忿地從沙發上站起來，順手把他的心愛的琥珀煙嘴兒『吧』的一聲擗在桌上，這一些微小而清脆的響聲，竟使我打了個寒噤。他開了衣櫃，套上一件馬褂，戴上帽子，匆匆的便走出去了。

『爸爸要出門嗎？』我跟了出來。

但他却沒有再理我。

我又返回上房看母親時，只見她仍蓋着被兒沒有動，我只好無精打彩的踱回自己屋裏去。

今天的事，太令人難受了；我不能知道他們老倆口兒究竟爲了什麼事情生氣？我更不明白父親爲了什麼緣故，離家好久，一回來就鬧彆扭？

我因此忽然感覺到人生的無味，於是忍也忍不住的淚水，從眼角裏直淌了出

來，懶洋洋地躺在床上，不知不覺竟又沉沉入睡了。

一覺醒來，時候已經不早了，我的身上，也不知在什麼時候蓋上了一床夾被。

爬起身來，覺得肚子有些餓，先含口冷茶漱一漱口。

『又喝涼茶！』菊香輕輕地推着門兒進來了。我向她搖搖頭，把嘴裏的茶吐在痰盂內，當下覺着有些暈然發眩。

『怎麼剛起來又睡呢！又是不舒服嗎？』菊香問我。

『不是！——媽起來沒有？』

『起來了！眼睛紅紅地好像哭來着，敢是和老爺鬧氣嗎？』菊香皺皺眉頭驚疑的說。

『我去看！』

母親的雙眼，果然紅腫起來，我一見，鼻子便忍不住酸了一酸。

『媽，您爲了什麼和爸爸生氣呢？』

「……」母親不說話，只拿手絹擦了擦她的眼淚。

菊香和我都不約而同的也陪母親流下淚來，二嫂進來光着眼看我們，我料想她一定摸不着頭腦吧！

「媽！」二嫂喚聲母親，「這是怎麼說？」

「沒有怎麼樣！」母親勉強笑着。

「爸爸回來了，大家都應該喜歡呢！母親不耐煩，你倆個不勸勸，倒反幫着哭！」二嫂向我同菊香說。

.....

二嫂出去之後，母親又吩咐菊香說：

「你去幫着二少奶奶把食房裏的火腿蒸一塊！」菊香便擦乾眼睛走出去。

「媽，您究竟爲什麼生氣呢？」我又問母親。

「爲什麼？還不是爲你們兩個冤家嗎？」

我一聽這話，知道沒有什麼好消息給我了，於是心頭便突突地跳動，幾乎不敢再問下去。

『昨天夜裏』母親說着，探頭向窗外看了看，『我把那事和你老子提起來，他聽了竟直着脖子瞪着眼的和我嚷，說我儘往壞道裏慣你，菊香是個什麼東西，能作了媳婦？豈不是有意給他現眼嗎？我說：

「不能作媳婦，難道也不能作二房嗎？」他聽了更生氣說：

「趁早死了這條心！胡鬧到萬分了！他才多大年紀？媳婦還沒有娶，竟想弄妾？——我們的家規，你是不曉得嗎？——在從前，子弟們「不中舉不准娶親」，「不中進士不准納妾！」難道到了我手裏，倒容你們破壞祖宗的規矩不成嗎？——我知道我一向不在家，你這沒見識的女人領不起來，不知弄成什麼樣子了！菊香那賤丫頭裝腔作勢的，我看也不是什麼好東西！等明天我先打發了她，再教訓豈兒那小子！」

上帝呵！我們的一生，難道就這樣斷送了不成？……：

晚上，父親回來了，酒醉薰薰，使我不敢見他的面。

我在上房裏打個照面，便裝着病，躲回自己房裏去了，但是我這樣的做作，恐怕除了菊香而外，難哄得別人相信吧！

父親越逼越緊，竟然逼到我房裏來了。菊香正在給我沖牛奶，一見父親進來，當時就發了毛。

『你跑到這裏來作什麼？滾出去！』父親嚴厲的聲音，像凶神一般把菊香喝出去。

我是何等的難受，恐懼，和手足無措。

我曉得今夜就是今夜，橫豎是脫不過去了。爽興打起精神來，破着一切犧牲，到底聽他說些什麼。因此，我後來反倒覺得沒有什麼可怕，慢慢鎮靜起來了。

父親的面孔，被紅的酒色遮蓋着，使我看不見如早晨那樣鐵板似的青了。他

舊參
I 246.8
J X G

進來，便坐在椅子上，我就側着耳朵，準備接受他的訓詞。但是很奇怪，他這次對我的訓誡，却並不如我意料到的那樣的嚴肅。

『年青青的，不好好讀書上進，不知道是瞎混些什麼？我家世代書香，難道就讓你敗壞了家規不成？你聽着！今天先給捐個信息，往後給我收住心，好好讀書還罷了，不然，我說出來，作得出來，一定將你趕門在外！』

雖然，他把隨後的一句話聲放得格外沉重，但是並不見得就能引起我如何的駭怕。

父親今夜跑來，特意就爲說這幾句話，他見我只不作聲，一會功夫也就出去了。

這一夜，我雖不怎樣，但是確實因爲父親的訓誡，使我沒有合眼，不過我的心緒還不至十分繚亂和煩愁，所在我腦海中縈繞着的，只是那『趕門在外』四個字。

六

愁雲罩滿了我的心頭。

近來的我和菊香，無形中已經受了父親的禁錮。雖然我倆也有一個時機能夠相啼對泣，但是我覺得我們的眼淚好像快要枯涸了。

菊香的容貌，比從前消瘦得很多，這愈使我對她熱烈的憐愛着。但當我攬鏡自照時，確實也看出自己是和她同樣的形容憔悴了呵！

那天下午，她睡在我的懷抱裏，向我哭着說：

『弟弟！我看我要不能再活下去了！——老爺如此逼迫我們，將來勢不能免掉那一着，與其那時離開你死，那如先就死在你的懷抱中呢？』

但是我並不哭，只緊緊擁抱着安慰她：

『姐姐！不要說「死」！我們應該去掙扎！我深願你是一個女界中的英雄，我很能相信你，我希望你能和我共同奮鬥，去尋覓我們的歸宿！』

『但是我不願……』

『爲什麼不願，不願什麼？』

『我不願你爲我離去了親愛的媽媽，使她老人家感受痛苦！』聰明的菊香，已經猜破我的意思，她說着，便掩面大哭起來。

這一下果然戳動我的傷心了，忍不住的淚珠，又奪眶而出，點點滴滴的掉在她的臉兒上，和她的眼淚也融和在一起。

『雖然如此，但總比母親悲傷她的愛子夭亡好得多！』我含着淚說。

『什麼？』她忽的坐起身來，面色登時慘白了。『不許這樣想！難道你爲了我一個不值什麼的女人，竟要忘記了你的母親嗎？』

『但是，你能夠制止我嗎？你還不能制上你自己呀！姐姐！你要曉得母親對

你和對我是一樣的呵！」我笑，心裏慘痛的笑。

「……………」她再無語，也在慘痛的笑。

「姐姐！所以我說，你也萬不可往死路上着想！一個青年，被這樣的環境壓迫死，豈不可憐可恥！我們要自己努力求生。方法多的很——如果你不聽我的話尋了短見，那我馬上也就自殺！到那時，你要知道你和我同樣的對不起母親呵！」我嚴肅的警告她。

「弟弟！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聽你的話呢！」她含着淚點點頭，表示已經接受我的意見了。

她讓我吻了她一下，鹹澀的淚水，一直流到我的嘴裏。

七

父親終於獨裁自主的把菊香許給了胡伯作妾了。這胡伯，今年已是五十多的年紀，他的兒媳都要比菊香大十幾歲呢。

唉！父親太殘酷了！居然忍心把一個活潑潑的像鮮花似的女孩兒，送入了不人道的地獄裏去，眼看着，任人宰割。

這消息傳到菊香耳朵裏時，把她嚇慌了手脚，哭倒在母親腳底下，暈了過去。母親和二嫂也都淒慘的哭着，但是却都沒有了主意。

當菊香甦醒過來，我便拉着她冰冷的手告訴她說：

『你怎樣如此的想不開？這正是使我們開始新生命的機會呵！』

『孩子們，』母親哭着，『倒是你們自己去找你們的出路吧，省得把小命白白的糟塌掉！』

『我們捨不得你老人家呵！』菊香也哭得失了聲。

『我的兒！』母親在菊香額上親了一下，『別顧我了吧！我這麼大的年紀，還再活幾年呢？』母親竟自嗚咽起來了。

我也支持不住，眼前突然一模糊便哭倒在母親懷裏。二嫂拉着菊香更哭的抬不起頭來。

上帝呵！這幕悲劇，太也淒涼了吧！

『不要哭了，到底想個主意才好呵，老爺快要回來了！』二嫂一句話提醒了大家。

『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好主意，只有教他們兩人去逃活命吧！好在都也不是小孩子了，香兒機伶，我也沒有什麼不放心的！去吧！你們就去吧！』母親拭着淚。

『也只好暫且先避幾天再說！香妹我深知道，一定沒有什麼差錯的！』二嫂也這樣說。

菊香便給母親和二嫂磕下頭去，當時的我，也就不由的跪下去了。

『嫂嫂！』菊香握着二嫂的手，『媽媽跟前全仗您了！我們是不孝……』
她傷心的說不下去。

『妹妹，三弟！你們只管放心前去！媽媽跟前自有我替你們盡孝道。但願得日後老爺有些回心轉意時，仍舊接你們回來！在外邊過日子，諸處小心，世態人情都要留意，不要上了人家的當！抽空多通信息，老人家在家裏聽了你們在外邊平安的話，心上自然也高興！』二嫂懇切的囑咐我們。

『是！嫂嫂！』我和菊香同聲回答。

母親在那裏又大哭起來了，真令人慘不忍觀呵！

『我們明天就走了吧！』我同二嫂說。

『你們打算先往那裏去？』母親着急的問我。

『先到天津，我那裏的朋友很多，到了那裏再設法找事情！』我把我的計劃

告訴母親。

『待人處世不是容易事，處處都得留意？賞兒！你香姐總比你年紀大些，雖然作了兩口兒，你仍須敬重她，聽她的話！』母親吩咐我。

『是的！媽媽！』

『香兒不用我囑咐了！我仍盼望你和以前似的待他！』

『是了！媽媽只管放心吧！』菊香說着又哭了。

第二天趁父親不在家，打點了半天行裝，傍晚時分，我便和菊香淒淒涼涼地離去我們的這個家庭了。

八

我們被父親『趕門在外』，已經一年了。不，還算是我們自己的脫離吧！

——雖然他曾在報紙上登過和我脫離關係的啟事。

在這一年之中，我們雖然過着我們平民化的小家庭生活，但是環境倒已不忍得再來壓迫我們了，所以我倒覺得是我們無限的幸福呢！

母親幸而康健！——是二嫂來信告訴我們的。這頭一件事先使我們慰快！同時，我們應當怎樣的感激我們二嫂呢！

我們想念母親和二嫂，常常使我們夫妻對泣。尤其是香，每逢一提到家裏的事，她總會嗚咽起來。

我們很想回去探望一次母親和二嫂，但是父親却老守在家裏，教我們怎樣敢去往老虎口裏探頭呢？

去年秋天，三姐歸寧，路過先順便來看望我們一次。見了面除唏噓而外，很稱贊我們親愛互助的精神。

三姐回到家裏，還在父親面前爲我們做說客，然而父親是被二千年來舊禮教

的征服者，無論如何也不肯接受三姐的勸告和請求，並不能因感情而不顧家庭的規訓，和祖宗的遺教，這，我們只有可憐他老人家，却不敢有所怨恨。

三姐返回來，替母親又帶給我們一百元錢和許多食品，我們見了，又不免睹物見人，很傷心飲泣一番，仁愛的三姐也陪着我們流了不少的同情之淚！

臨去時，諄諄鼓勵我們好些言語，並且還送了香不少的東西。到現在我仍清清楚楚的記得三姐和我們在車站臨別的留戀呢！

去年的今天晚上，正是我們演着那齣淒涼的悲劇——「別家」——到如今已是整整的一個年頭了。

香，不對，我現在應當稱她作『妻』了，這時正伏在我肩頭，向天空看那閃爍的明星。我輕輕攬住她的手腕問她說：

「香姐」你看這些星，可仍和去年的一樣嗎？」

一句話又勾動她的傷心了，半天沒有開聲，只覺得她幾點淚珠，熱刺刺的落

在我的手背上。

『怎麼又哭了呢？』我吃驚的問她。

『沒有，弟弟！——這星呵！果真是和去年的不同了！』她怕我不痛快，連忙陪着笑，又扯到『星』的話上來。

『怎樣的不同呢？』我替她拭着眼淚問她。

『去年的星是「愁星」，今年的星變作「喜星」了！對不對？』

『不對！』我故意如此說。

『怎麼不對？』她似乎很驚訝，緊緊捏着我的肩膀。

『今年的星，只可說是「樂星」，到明年才是「喜星」呢！』

『爲什麼呢？』她微笑着問。

『你想呵！明年的今日，我們的小寶寶，就已經出世幾個月了，豈不是「喜星照命」嗎？』我指了她一下肚子，也不禁笑了起來。

她含着嬌羞，輕輕地在肩上打我一下，一歪身就緊摀着坐在我身邊，溫柔的唇兒不由得又吻到我底頰上來了。

劫後薔薇

第一

這是幾年以前的舊事了。我和顧瑛第一次見面，當時我覺得很奇怪——我覺得她很面熟，好像我死去的表姐。更奇怪者，就是自從那天之後，她也常痴癡的望着我。我有時被她看的不好意思起來，便把頭低下去，或是轉向別處，她面上很迅速地就現出了兩朵羞雲。

雖然，我們天天見面，但是從未談過一句話，沒出息的我，總是給『羞』的阻

撓呵！

『怕什麼？男女不是一個樣嗎？說說話又有什麼關係？』我心裏也曾這樣想過，然而到一見了她時，便像一個『銹了嘴的葫蘆』。

每天下課之後，我和她同路的走回去，不過總是一前一後，誰也不敢和誰走到一塊兒去；這層空氣的隔膜，委實也難把它揭破呵！

她的家離學校比較我近，每天無形中總是我把她送到家門口，才寂寂地回去。不說話的生活，大約過了有一月之久吧。才使我們達到了這樣一個機會。

在中山公園的一個圖畫展覽會的會場裏，遇到一個女子的後影，她這時正面向牆立着，凝眸於一幅油畫上，雖然看不見她的面龐的俊醜，但是從這窈窕的身材，和那長長的髮辮，上面還結着一個綉綉蝴蝶的結子上看起來，却極像是顧瑛。當時，我心裏不免動了一動。及至她回過頭來時，可不真是顧瑛嗎？她驀然碰

到了我，似乎很覺驚訝；四目相對不知不覺的互相招呼了一下。

『哦，剛來嗎？』是她先問我！。

『是的，』我雖然有點羞澀，但是却不能不回答人家。

這時候。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觸，——她今天怎麼肯和我說起話來呢？

從這一天起，我們就算熟識了。

第二天上午下課以後，我們仍舊一同走着，不過今天的方式，已經由一前一後改變為並肩而行了，先時，我還不好意思就追上她去，却是她在前面等着我，我自然不好拂她的盛意了。

因為怕別人的注意，我祇悄悄地跟着她走。

『下午你們還有沒有功課？』還是她先開口。

『還有兩點鐘。』

又是一陣沉默，我再想不起一句適當的話去問她，然而我心裏却是異常的着

急，因為又要快到她的家門口了。

『你下午沒有課嗎？』我也這樣無聊的問。

『有，也是兩堂呢。』

好了，我放心了！今天下午我們還有一路同走的機會。

一會兒，我又照例的把她送到門口，這也不像往天那樣平淡了，她臨進門時

，還回頭向我微笑的說『再見！』

下午的時候，我們故意慢慢的走着，藉以消磨點時間，好多說幾句話。

『顧女士是杭州的人嗎？』

她聽我說時，忽然笑了。

『你聽誰說我是杭州的人呢？』

『好像有人這樣說。』

『不是，是吳縣。』

『巧極了，說起來我們算是省同鄉，我是常州呵。』

『真的嗎？』她聽我說，好像很喜歡，忽的抬起頭來看着我的臉，『你來北平幾年了，府上是不是也在這裏？怎麼你的北平話說的這樣流利呢？』

『我來這裏有五年了，家母同舍妹也在這兒。』

『還是你好，有家庭在這裏，就好的多了，不致像我這作客他鄉的寂寞了。』

』她點着頭，彷彿很羨慕我呢。』

我不免有點疑惑了。

『那麼，你每天是回到那裏去呢？』

『我嗎？』她抿着嘴一笑，『現在是暫住在姑母家裏的。』

『就這也比那些住公寓舉目無親的強多了。』

『固然是這樣，不過住在親戚家裏，總不能像自己家裏那樣方便。況且我姑母又是個喜歡清靜的人，所以我也就不願意去討她的麻煩了，其餘只有一位寡婦

表嫂和一個老媽子，表嫂常常住在母家，所以他們那裏成天是靜悄悄地；我每天回去之後，也只有坐在屋裏看書。有時太悶了，也想到外邊走走；但是你看這北平城裏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呢？戲，我向來不大喜歡聽；電影我也不願多看。風景呢也沒有，公園裏倒還去得，但是那裏，夏天人太多，反而討厭，冬天又沒有什麼意思，所以也不常去。沒有法子，看書看膩了，只有睡覺。」

『不好找幾個朋友去談談嗎？』我替她這樣的想法子。

『我何嘗不願意？不過是你想現在普通的人，差不多都是很活潑喜歡玩的，誰肯常來和你作無味的清談呢？』

『既是如此，那你以後何妨到我那裏去玩玩呢？』我因惋惜她的寂寞，所以才敢這樣膽大的對她說。

『那，可以去的嗎？……』她似乎有點驚疑起來。

『怕什麼不可以去？』

『……』她嘴唇一動，似乎想說什麼，然而終於沒有說出來，隨後她只吃笑了。

『你不必多心，家母是極喜歡女孩兒的。』我安慰她。
時間去的很緊迫，轉眼間已經又到了她那座寂寞之門了。

第一一

是放春假的那天吧！

天氣是如何的溫暖，太陽光偷偷的從窗紗裏鑽了進來，照着桌上的桃花，是多麼光明而美麗呵！

我沉默的坐在桌傍，享受着這種自然之美。忽然一下想起瑛來了：她今天自然是無限的幽悶啊！一定是，她姑母不同她談，她表嫂也不在家，她先看了半天

書 忽然感到春悶了，到外邊走走吧！不好，電影和戲，都不喜看，公園，去膩了。唉，乾燥無味的北平城，那裏是她立足處？可憐的一朵薔薇呵，你將要悶壞了！古怪的瑛哪，你爲什麼不到我這裏來！

這時候，我覺得春光，委實不明媚了，也僅不過是撩人愁悶而已！我無聊的握起筆來，吃勁的寫出『可憐的小薔薇呵，你將憔悴壞了呀！』幾個大字。

太陽依舊從紗窗眼裏悄悄的躲縮了出去，室裏頓時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抑鬱的空氣。……

多虧我忠誠之僕老王，一句話才碰斷了我這根傷損的心絃。

『有一位小姐找您！』老王進來噉開嘴笑。

『小姐？姓什麼？』

『姓顧！』

我顧不得回答老王，就飛也似的跑了出去。噯呀，果然是瑛來了，我心中立

刻暗自否認剛才的一切遐想。當她走進我的屋子時，面上好像還帶了一種不好意思的神色。

此時我心裏的愉快，真沒法說出來了，幾乎因愉快而致發狂了。

『我剛還在這裏想你呢！』

這本是我一句誠懇而真情的話，誰知她聽了竟會難爲情，把頭低下去。

哦，是了！這原因，就起在討厭的老王身上。當我說話時，他正端着茶盤進來，聽見我的話，他不由得无笑了。

他把茶盃放在我們面前時，瑛的臉紅得像胭脂一般，直到老王出去之後，她才慢慢的恢復了原狀。

她紅潤的粉頰，是多麼美麗啊。尤其是襯上桌上的桃花，愈顯得鮮艷可愛了，哈哈，端的是，『人面桃花相映紅啊！』

這是多麼巧妙的一件事，今天無心之間竟湊成了這詩句。

說到這裏，我應該感謝俊弟了，你爲什麼遲不送早不送，單單的昨天把這瓶桃花送我呢？莫非你有先見之明，預知今天有個面如桃花的人兒來嗎？恐怕不是，或或許是冥冥中有神靈的驅使你吧？

『我剛才正在這裏埋怨你，想不到你就來了。』我又告訴瑛說。

『好啊，幹什麼背地裏詛咒人？』她微笑着。

我聽了這句話，可真有些急了。

『哎呀，你快別冤枉人！我是想起今天是假期，你又該在家裏悶着了。與其那樣，何不來我這裏玩玩呢？——平白無故我那敢詛咒你呀！』我趕緊替自己辯護。

『一句玩話也值得這樣急。』她說着也笑了。

她敏捷的眼光，忽地瞥見了桌上剛才我寫的那幾個字。

『可憐的小薔薇呵，你將憔悴壞了。』！她拿起了輕輕的念着，『你這是什

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不過是瞎寫着玩！』我雖這樣說，却忍不住暗暗的笑了。

她看了我一眼，說：

『哼，什麼呀，還不是又編派人罷了！』

『真不是，我那敢呢？』

她聽了沒言語，只望着我撇了撇嘴。

停了一會，她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情來問我。

『伯母在家嗎？可不可以引我去見一見？』

『可以的，待我來引見。』

我同着她走進母親的屋子裏，母親見我引來這樣一個妙齡女郎，倒很吃了一

驚。

『這是誰家的小姐？』母親眼睜睜的瞧着她問我。

『是我的同學，和我們也是同鄉，顧小姐，單名一個瑛字。』
她乘勢就向母親深深鞠了一個躬，又叫了一聲『伯母』，喜的母親急忙讓坐，
問長問短。

我的小妹妹慧兒，此時忽然認起生來，她不說一句話，只悄悄站在母親膝傍，
兩隻漆黑的眸珠，不住的打量着瑛。瑛便過去拉她的手，她却又躲着不敢過來

兒。
『這是顧姐姐，怕什麼呀！好好過去，不要學那小家子像！』母親教訓起慧

慧兒忸忸的坐在瑛的跟前，瑛握住了她的手。

『小妹妹，你今年幾歲了？』瑛又問她。

『八歲！』

『在什麼學校念書？』

『市立小學。』

慧兒漸漸的和瑛熟識了，知道瑛確是一個溫柔美麗的女郎，絕沒有一點可怕，於是她便七拉八扯的亂說起來。

『慧兒，你把你的「月明之夜」唱給瑛姐姐聽！』我插了一句嘴。

慧兒笑着搖搖頭，表示她不願意在生客面前獻醜。

『好妹妹，』瑛也要求她，『你唱一個給我聽聽吧！』

『慧兒，你真不會唱嗎？那麼上次你們學校開游藝會舞台上那個扮嫦娥的是誰呢？』我又逼她。

她真有點討厭我了，恨恨的瞪了我一眼，說：

『你管呢！你要愛唱，你不會唱你的「猜一猜駙馬爺袖內機關」去嗎？』一句話

說的大家都笑起來了。

『慧兒的一張嘴，也不知從那裏學來的這樣刁！』母親也忍不住笑着說。

大家說說笑笑，一直到太陽落山，瑛才起身告別。

『吃了晚飯再回去吧！』我首先留她，母親也附和着。慧兒更是拉着她不讓走。

『怕姑母念記，改天再來吧！』她絕意要走，我們也不好太強留了。

『有工夫只管來玩吧，我也悶的很，常想有個人來和我談談呢！』母親又這樣和瑛說。

『是，沒有事情的時候，一定來和伯母解悶！』

『瑛姐姐，你明天就來吧，我真要唱歌兒給你聽了。』這是小慧兒的手段。

瑛終於走出來了，我和慧兒一直送她到街上，我們只等着黃昏中看不見她黯淡的情影時，才返回去。

一個星期的早晨，我睡眠惺忪的時候，心裏已滿充着愉快；我知道今天是星期，一會兒，琪就照例的又來了。

但是當我一睜眼，突然使我懊喪！原來天氣仍舊是黑沉沉地！窗戶上也失却了每天的陽光，——這并非天色未明，却是天氣陰着呢。我撩開窗幕一看，噫呀，更使人掃興，原來昨夜已經落過雨了，院子裏的水還沒有乾，再看天上時，搓棉扯絮的尙不知包含着多少雨意！

『糟糕，今天琪可不能來了！』我當時真是無限的悶鬱都兜上心來。

我癡癡地望着院裏，只見那花池裏的一窩積水面上，忽然發現了一個個的小圈，接着一陣淅淅瀝瀝的又下將起來了。

『這不作美的天氣！』我怨恨着一個人呢喃，『遲不下早不下，偏偏要今天下嗎？』

我一賭氣，便又懶懶的躺了下來，但是那裏能夠再睡着，只不過閉着眼無聊

的沉思罷了。

時候確是不早了，我雖懶得去看表，但是那外間屋的鐘聲，給我聽得很真，恰恰打了九下。

橫豎英是不來了，我就這樣的迷着吧？約摸又過了半點鐘之久，我又有點昏昏起來，似乎又要作循環夢了。

靜默的窗外，發現一陣輕脆草履聲。在我理想中，這一定是那玩皮的慧兒，又趁我熟睡的當兒，欺侮我來了。——不記得上次她在我未醒時偷給我畫個花臉嗎？今天我可醒着咧，不能再上你的當了，——我想着得意的笑了。

『這裏來吧，他還沒有起來呢！』是母親的聲音。

『怎麼這時候還不起？』好像是瑛說話。

我簡直疑心我自己聽錯，你想，這麼大雨天，她還來嗎？

『瑛姐姐，快進來吧！』慧兒尖銳的喊聲。

我急速的爬起來，偷眼往院裏看，誰說不是她來了呢？她已經走進母親的房裏，那把花小油紙傘還掛在屋簷底下。

我急急忙忙的穿戴起來，一直向母親屋裏跑去，當我未進門以前，忽然聽得母親大聲喚我：

『萱兒 快起來吧，十點鐘了 人家瑛小姐都來了。』

『噢，』我便跨進門去，『起來了！』
她們冷不防都吃了一驚，接着又都笑了，連我自己也忍不住有點好笑。

『什麼時候了還高臥呢？』瑛笑着問我。

『那兒呢，我早醒了，只是懶得起來，——我想今天下雨，你絕不會來的。』
她微微一笑說：

『就是我不來吧，你就不起了？以後每逢星期，如果我要不來你也不吃飯嗎

？』

她說了以後，覺得這話有語病，急忙就低下頭去，搭訕着看報，母親不由得抿着嘴笑了笑。

『可不是吧，今天下雨你就非等瑛姐姐來了不起來，明兒你也非等瑛姐姐來不睡覺嗎？』

這個淘氣的小慧兒她也不知從那裏找出這樣一句來，說的瑛越發紅漲了臉；就是當時的我，也覺得實在難以爲情！

母親這時候也沒法答覆了，催喝了慧兒一聲『不要胡說』！但是慧兒一派天真，並不知道她的話那裏說錯，只憨笑着小臉兒，無趣似的看我們。

我回到屋裏梳洗之後，瑛也來了。

『慧兒小孩子，剛才她的話你可別見怪！』我替慧兒和她陪罪。

『那兒有這些噲嘛，你這個人怎麼也學得這麼貧氣？』她繡繡眉頭倒反給了我一個釘子碰。

桌上的一本東方雜誌，她拿起來風飛的翻着，不知她可看清楚內容不會？

『我有一件事情和你商量，不知你贊成不贊成？』瑛停了一會和我說。

『什麼事？』

『我要剪髮了，你以為如何？』

『剪髮嗎？』我看着她這頭漆亮的長髮，未免可惜，『也好吧！』但是我却犯不上去攔她的高興。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什麼叫也好？你痛痛快快的說就是了，何必這樣吞吞吐吐？』

『按你的姿態，剪了髮也一定很合適的，不過據我看來，你還是暫時不剪的好，爲什麼呢？譬如一個結過婚的女子梳起了髻自然是很討厭的，剪髮倒覺得活潑。假使你現在要也剪了髮，就反不如你這樣髮辮的裝束能充分的表現出來你的自然的處女美了。』

她聽了沒有着聲，只輕輕把頭搖了兩下，意思似乎表示不滿意我的這種論調和思想。

今天的午飯，有母親自動手做的紅燒魚，自然是我們家鄉的滋味。瑛也是這樣說，自她離了故鄉，今天要算頭一次又嘗着江南的菜味呢？

『既然如此，就把這魚留半條給瑛姐姐帶回去吃吧！』慧兒拿著指着盤裏的魚說。

我頭一個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接着母親和瑛也都笑了起來。

『你快快悄悄的吃你的飯吧！又說不了話，還老好搶着說，說出來的話沒有一句不是惹人笑話的！虧了今天瑛姐姐不是外人，假若要是有個生人時，聽了你的話怕不笑掉牙呢？』母親看着慧兒說。

慧兒再也不言語了，只低了頭吃飯。

『慧兒，我也乘勢說，『說你聰明你又傻，說你傻時，你又有點聰明，這們

大了連句話都不會說，你還是天天念書呢！」

慧兒仍是一語不發，瑛趕緊給我使個眼色。不教我再說慧兒，我再看看慧兒，果然滿臉羞怒之氣，我於是使也不敢再說了。

吃飯以後，我和瑛下象棋，誰知她的手法竟比我高得多，好幾次都是我輸給她，我一賭氣便站了起來把棋子撥亂，不再和她下了。

『就是這點本領嗎？』瑛還譏笑我。

恰巧母親和慧兒也來了，母親問起我們的輸贏，我說：

『瑛妹贏了！』

『他連輸幾次倒急了，把棋子都摔了！』瑛還告訴母親說。

『沒出息！』母親也笑着我。

這時慧兒立在桌前，我無聊搭訕着向她說：

『慧兒我給你按着琴，你唱一個歌兒吧。』

『不要和我說話！』她把頭一扭，『你罵人去吧！』

哎呀，原來她還記着剛才吃飯桌子上我說她那句話的仇呢！怨不得這大半天她不進我屋裏來。

『妹妹，』我勸慰她，『我剛才並不是罵你，你想你說的那話可笑不可笑呢？誰家送人有送吃的贈下的半條魚的道理呢？虧今天瑛姐姐是熟人不要緊，假若要給一個生一點的人，不是惹人家多心嗎？你明白不明白？』

母親和瑛聽我說完，又回憶到剛才那半條魚的笑話，不由的又悄悄的笑了笑。慧兒默然無語，許是領悟到她自己的錯誤了吧！

第四

這天，天氣異常昏黯，學校裏不知出了什麼事故，同學們都立在院中。三三兩兩交頭接耳，不曉得說些什麼。當我來了時，他們都不曾招呼我，使我不免納悶起來；難道是又鬧風潮嗎？……

一直走到教室門口，只見瑛從那邊姍姍而來，她終於是把頭髮剪了，並且燙作了波紋的樣式，襯着那雪白的臉兒，確實另是一種瀟灑標緻呵！我猛一看見，幾乎使我不敢相認。

我一見她顧不得打聽學校的事，開首第一句先問她：

「你到底剪了髮了！」

也許是因為我的語聲太低弱，以致她竟沒有聽見。

「瑛，」我又重復的說一句，「你剪了髮了嗎？」

她果然抬起來，好像剛剛看見我。不過她今天的面色却冷冷地，不像往天那樣和藹可親。

「噫，剪了，你要怎樣？」

「什麼時候剪的？我前天見你時，你仍自梳着那髮辮呢？」我訕訕的陪着笑臉說。

「管我那天剪的？怎麼你又要干涉我嗎？我勸你算了吧！人家個人的自由。誰都不能來干涉！」說着一賭氣把臉轉向別處去。

我見她對我這種情形，心裏不免難受起來，但是繼而一想，她又何嘗不是和我玩呢！

一陣微風掠過，把她的短髮都吹的蓬鬆起來，露出了一截雪白的脖項，不由我看得呆了。

「妹妹，」我走近她跟前，似乎有些乞憐的意味，「今天校裏又有什麼事發生嗎？」

「我曉得嗎？」她恨恨地，「討厭透了！一個普通同學的交情，幹嗎這麼妹

呀姊呀的！」她呢喃着頭也不回，匆匆地去了。

這一下，不由不使我大吃一驚！怎樣得罪了她？今天竟這樣絕情？往日說我是她的『知己』，今天又是『普通同學的交情』了！唉！何苦來，總算我素日對她的心都白用了！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哪！』真令人寒心萬分，想到這裏，鼻子一酸，不免滴下幾點傷心的眼淚。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我追上她喊着，意思想激動她的回心轉意，誰料她的心腸竟硬得很呢，連理都不理我，一直走向學校園去了。

我心裏又是一陣說不出的傷心，眼淚像泉水一般的湧出來，我獨自呆立了許久，沒奈何，也慢慢向校園走來。

當我走進園來。一眼就望見她在假山下和一個穿綠嗶嘰西裝少年依偎着說話，我只覺不知那裏來的一股不忿之氣直衝腦髓，兩腿一酸軟，幾乎要倒在地上。

「哦，原來如此！」我這才明白了。

我再抬頭留神一看，瑛繡着眉又搖搖頭，好像不耐煩看見我。那個少年，却原來是本校有名的流氓小賈，只見他嘴對在瑛耳朵上囁囁私語，瑛看着我就笑了起來，一定是譏笑我這狼狽的樣兒吧！

我這一怒，真怒到忍無可忍，撲奔過去意欲質問他們。

瑛見我要走過去，站起身來就跑，我那裏能捨，隨後就追蹤而去，她一直從校園後門出去，仍自向前奔跑着，累得我氣喘吁吁，她只是不停，跑來跑去，跑到那條小河邊才站住，我也急忙趕到她跟前。

「你追我來作什麼？」她惡狠狠的問我。

「我……我要問……問你！我怎麼得罪了你……你爲什麼不理我？」

「不爲什麼？因爲我不願理你！」她把面孔板得鐵青。

「瑛妹！請你饒恕我吧！看在你我過去的感情，你也應該原諒我一次！」我

伸手想同她一握。

她登時大怒起來，真是「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一擗手，大喝一聲：

『你作死嗎？幹嗎動手動腳？』

我頭一昏，就跌在地下，她看見了，拔脚就要走脫，我一把扯住她的衣角不放鬆，同時，眼淚像雨落般的掉在她脚面上。

『怎樣？你真要逼死我嗎？』她急了。

『唉，瑛妹！你，你的心，真這樣忍嗎？』

『不要再糾纏！我要死了！你放手！』她死勁的拖我。

我兩手一顫抖，她已掙脫去身子，『撲咚』的一聲，跳到河心裏去了！

我這一驚非同小可！嚇得我出了一身冷汗，睜眼一看，室裏的燈，兀自沒有捻滅，這才醒悟是一場噩夢！

枕上給我哭濕了一大塊，胸口裏還在拍拍地跳動。

「唉！這又是從何說起呀！」我不禁長嘆了一口氣。

第五

另是一個星期日。天氣漸次暖和起來，快到夏季了，空氣中自然帶來了無限的暑意。

這一天，我絕早就起來了，院中那三三兩兩的燕子飛翻歌舞，煞是有趣！

我散步，深呼吸以後，便坐在游廊底下看書。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有人走進院子裏來，更不知道什麼時候就站在我的身後，只覺得眼前突然一黑，兩隻手就遮在我的眼簾上，猛然間也吃了一驚，但是並不怎樣駭怕，因為我知道是有人故意使的狹促。

摸摸這人的手，只覺細膩而纖瘦，我以爲的確是瑛無疑了。

『瑛……』

『什麼鶯？倒是燕！』

哎呀！不是她？這一下却使我驚疑起來，急急扯開這人的手一看，哈哈！原來是俊弟！

『原來是俊弟，你什麼時候進來的？』

『我進來好半天了，我見你看書看得出神，並沒有瞧見我，不由得好笑起來，於是悄悄繞到你的身後，你還沒有覺着。』俊弟說着拿過我的書去，『什麼書看的這樣迷？』

他看了看，覺得也不是什麼新鮮玩意兒，隨手就攔在欄杆上。

『你爲什麼這一向老不來呢？』我問俊弟。

『沒有工夫呀！』俊弟現出譏刺的態度來，『今天要不是專意來看美人，就恐怕又顧不得來了。』說這句話的聲音很低，許是怕母親聽見吧？

『那裏有美人？……』我很奇疑。

『你別裝傻，打量別人不曉得呢，告你說吧，「沒有不透風的籬笆」！』

『你這話我不明白！』蠢笨的我，還不知他的用意。

『你別瞞我，橫豎今天她總會來的，難到我還見不到嗎？』

哦，是了，他許是說瑛吧！

『你說的是顧瑛嗎？』我就問他。

他聽我這樣問她，倒驚訝起來。

『你不是不知道嗎？』他無話可說了，倒來反問我。

我很懷疑，這件事情，俊弟如何也會曉得呢？我向來沒有同他說過呵！

『你聽誰說的？』我又問俊弟。

他笑了笑說：

『你還問我嗎？你們貴校的同學，那個不知道你倆的事，我還是聽他們說的』

呢？」

是呵，近來同學們對我們私下不是有些唧噥嗎？多管又是老李給我宣傳起來了。

我正要再問他話，母親和慧兒却都出來了，慧兒先喊了一聲：「俊哥？你來了！」

我和俊弟都站起來，俊弟先問母親好。

「你媽媽好吧，」母親也問他，「怎麼一向也不出來呢？」

他規規矩矩的回答說：

「好！早也想來看舅母，怎奈小弟弟鬧的老沒有工夫！」

一語未了，瑛從外邊姍姍的走進來，慧兒看見，早撲上去拖了她的手，「瑛姐姐，瑛姐姐」叫個不休。他攜着慧兒來到母親跟前叫了一聲「伯母」，母親一看見她早就滿臉堆下笑來。她見了我也笑了笑，惟有俊弟她不認得。

「你們不認識吧？」母親說着又指了指俊弟告訴瑛，「這是我外甥馮俊生。」
瑛便向着俊弟微微一彎腰。

「這位便是顧瑛女士！」我也告訴俊弟。

瑛很自然地和俊弟談話，詢問了一番他們學校的情形和課程，俊弟此時一點也不敢放肆，瑛問他一句，他規而矩之的答一聲，我看着我真忍不住想笑。

一會兒，母親又和俊弟談起家常，瑛便坐在欄杆上拿起那本書來看；不大功夫，母親的頭皮許是給太陽晒痛了，於是一手摸着說：

「我們屋裏去坐吧，怪晒的，儘在這裏作什麼？」

說着便走了回去，俊弟拉着慧妹跟在後面，我看瑛時却仍坐着沒有動。

「你來這裏坐吧！」我往自己屋裏讓她。

她笑着站起身來，便同我進來了，我頭一句話，便先告訴她我的那場噩夢，

她聽了紅着臉抿着嘴笑了笑說：

『都是你心頭的瞎想！』

提起夢來，我忽然又想起一件事。

『真是，你不是要剪髮嗎？怎麼這些日子還不剪了呢？』

『我先不剪了！』

『爲什麼？』

『你——』她吃吃的笑了。

『我——我怎麼樣？』

『你不是不喜歡我剪嗎？所以我不剪了！』她說完睜睜的瞧着我。

我聽了這句話，喜歡的心裏麻木了，半天不能說一句話。

『妹妹，你真是我的最……』我想不起下半句話該說些什麼。

她微然一點頭，表示已經明白而默認了我的意思。

從今天以後，我愛她的心，比以前更深切了幾倍，幾乎拿她的心就當我的了。

心，拿我的心就當了她的心。

我心中的愉快，無從發洩，只好借這架風琴替我發揮吧！

我於是就彈奏起『梅花三弄』來。

她也許是和我同樣的心情吧？她的愉快也許是無從發洩吧？不然她今天怎麼肯忽破例的唱起來呢？

我把琴這樣悠悠的彈奏，她的歌聲也這樣的輕輕的隨和。

今天我是頭一次聽到她的歌喉啊！一時間枯荒的屋內，頓時充滿了清脆動聽的聲音。

俊弟和慧兒也都跑來了，大約他們也是聞聲而來的吧？

『好樂！你們倆這叫着「婦唱夫隨」了！』冒失的俊弟，怎麼跑來不顧前後說這一句話？

歌聲突然中止，瑛的臉上立刻現出了難堪的神色！

俊弟自己也知道把話說錯，看了瑛一眼，撥頭就走。

我怕她面子上太下不來，於是也追了出去。

「俊弟，別走呵！」我喚他。

他回頭向我伸一伸舌頭，作個鬼臉，擺擺手，一溜烟似的跑去了。

我只得返回來，再一看瑛時，只見她癡癡的坐在那裏，不知正在癡想着什麼

?.....

第六

我病了，病的很沉重。有時沉迷的竟然失了知覺，有時却也會清醒來一會兒

。我現在是知道這幾天瑛並沒有來看我，因為我在清醒過來的時候，老沒有看見

她！

『這妮子，保不定真變了心呢！』我怨恨起來，便這樣想。

病到十二天之後，才漸漸有點見愈，才少能進點飲食，心裏也不至很發糊塗了，據母親說，我前幾天竟終日水米不沾唇呢。

這時候室裏很寂靜，只有慧兒一個人悄悄地在床前守着我。

『妹妹，』我握着她的手，『你告訴我，我病的時候瑛姐姐來過沒有？』

『一回也沒有來！』她搖搖頭表示也不滿意瑛似的。

是吧，哼，這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我懊惱起來，便把眼睛閉合，慧兒祇當我又要睡，給我將被扯一扯整齊，悄悄的走了出去。我心裏想着：『唉，還是自己的妹妹呵！』

第二天的早晨，我醒來的很早，一個人換去了病中的舊襯衫褲，歪在床上休息。猛然間聽得慧兒喊了一聲：

『瑛姐姐來了！我哥哥病着呢！』

我沒有聽清楚瑛說了些什麼，忽的就翻過身去，把臉對着牆裝睡。

功夫不大，她果然就進來了，輕輕地走到床前來。

『怎麼了？』她低微的問我。

我故意閉着眼不理她，她探身看看我的臉色，我只平勻我的呼吸，動也不動。

『睡着了』她喃喃自語。

我仍舊沒有理她。

她的確以為我睡熟了，才大着胆摸索我的頭，又握握我的手。我今天算是頭一次和她握手呵！柔滑的皮膚和她細膩的心情，早斃去我九分的不快了。

『你心裏還有我嗎？』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說着閃開眼看她，只見她看着我發怔。一定是她絕想不到我會給她這樣的

話吧！

她仍是目不轉睛的看着我，慢慢把手縮了回去。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她懷疑的問我。

『小姐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只管去吧，還來我們這茅庵草舍做什麼呢？』

『我真不懂你的話！』她愈迷糊了。

『不懂嗎？聽我告訴你：我知道你已不把我放在心上，所以我病了這些日子，你竟不來一次，不過我却懷疑，今天却怎又肯來呢？』

她才明白，面上立刻現出了無限的委屈，幾乎要哭了出來。

『你只會說一面話，人家亦病十來天咧，你曉得嗎？』說着便哭了。

哎呀，錯了！我心裏立刻覺着十二分的後悔和慚愧！

『萱呵，萱！』我自己責備自己，『你真太冒失，太豈有此理了！』

於是我急速雙手挽着她的右手，笑着向她陪不是！

『瑛，我的好妹妹，快別生氣了，我錯怪了你，請你饒恕我這次吧！我病了

「十幾天意志有點糊塗了！」

終於是女子心腸呵！

她聽了我的話，忙收住了眼淚，『嗤』的一聲笑了。這時我仍然拉着她的手，她却也不拒絕，慢慢的便挨身坐在床沿上。

『你到底是什麼病，竟成了這樣子？——瞧瞧，比從前消瘦了許多！』她繃着眉問我。

『連我自己亦莫名其妙，病重的那幾天，昏迷不覺，據母親說我好幾天不進飲食。……』

一語未盡，慧兒忽然闖了進來，瑛急速的把手奪過去，幸虧不會讓這小東西看見。

『你那時覺得怎麼樣呢？』瑛又答誦着問。

『祇覺身上燒的利害，昏昏沉沉的睡着，其餘就不覺了！』

慧兒突然的格格笑個不住，把我倆人倒笑了一怔。

「慧兒，你笑什麼？」我問她。

她不回答我，只笑着向瑛說：

「瑛姐姐！我告訴你一個笑話，我哥哥病重得那幾天，什麼也不吃不喝，只是睡覺，睡着了却又說話，……」

「我說了些什麼？」我笑着問她。

她越笑得緊了！

「問你自己吧！別的我不記得了，只有好幾回聽見你叫「瑛妹，瑛妹」呢！」
這個淘氣的小慧兒，一句話說的瑛臉又緋紅了。

一會兒母親也進來了，瑛趕緊站起來，母親一見瑛就說：

「呵，瑛小姐，怎麼一向不來玩？」

我不等她回答。就搶着說：

『還說呢，我也正在這裏爲此事埋怨她呢！誰曉得瑛妹也是病來着。』

『噢，』母親現出很惋惜她的樣子，『瑛小姐怎麼樣不舒服呢？』

『起初亦不過是感冒，我只說不要緊，誰料一躺下去再也起不來，直到前天才算大好了。』瑛說。

『你們年青人，對自己身體處處都得留神，如今時氣不好，更加要小心，頭一萬不可貪涼。』母親拿出老長輩的態度說我們。

瑛只是一句一句的應着。

『你們倆個這一病，又耽誤了不少的功課吧？』母親又說。

『可不是呢？考試又快到了，——尤其是我，今年還是個畢業關頭呢！』瑛想起她的畢業考試來，有點着慌了。

『真是，你今年畢業後，預備怎樣的升學計劃，升本校嗎？還是另考別的學校？或者不在北平升學呢？』我問她。

『這個麼？……』她猶疑了一下，『我自己很願升本校，不過，……不過現在還不一定，到那時再說吧！』

她說完之後，臉色似乎變得有點不快活的樣子，慢慢低下頭弄衣服，就像想起什麼心事來似的，我也不好去問她，只有一個人在心裏納悶……

第七

光陰真像流水一般的匆匆呵！

炎熱的夏季，已經又循環過來了，照例的暑假，明天就要實行開始了。許多同學都欣欣然收拾行裝，預備回他們的故鄉去。

獨有我悲傷，別人放假是和他們的故人歡聚，我呢？却反要嘗受別離滋味了。

。 瑛要回家的消息，早已就使我害怕了；然而事不由人，終於就輪到了這一天。

今天絕早，瑛就跑來了，她這一次來，在她自己，一來是辭行，二來是安慰我——減少我的傷心，其實呢，不只減不了我的傷心，倒反添了我的難受。

當母親也問起她下學期是否仍來這裏升學時，她彷彿有一種說不出的悲苦，蘊藏在她心窩裏，她只吃吃的說：

「我打算是要來的，不過能不能來，却是一個問題。」

「爲什麼呢？」我見她說話太含渾了，所以逼着問她。

但她只是不肯說。

「怎麼，瑛姐姐回去就不來了嗎？」慧兒似乎有點急了，眉宇間登時透出要哭的光景。

瑛也不是不會感動吧！她見慧兒這種情形，眼眶裏立刻含滿眼淚，向我看了

一眼；我給她這一看，也忍不住流下淚來了。

『來呢，』她握着慧兒的手，勉強的笑着，『不只我一個人來，連我的小妹也要帶來同你一塊兒上學，一塊兒玩呢！』

果然小孩子好哄，慧兒居然給她一席話說的信以為真了。唉，傻孩子，你被她欺騙了。

這時候，我屋裏很寂靜，我看着左右無人，便又悄悄的問她：

『瑛妹，你究竟爲了什麼問題不能來呢？』

『誰說我不來呢？一定要來的！』她極不自然的笑着。

『少來騙我吧，我不是慧兒不懂事的孩子……你一定有別的原因不能來了！』

『……』她不言語，低下頭去。

『瑛妹，你還瞞我麼？』

「萱哥，」她拉住我的手，「我並不是有意瞞你呵！事情却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但是我現在不能說，況且也不是三言兩語就可說明白的，待日後我必詳細的告訴你，你自然就明白了！」

愈使我糊塗了，再一想更有點恐懼。

「萱哥，我向你索一件東西，你肯不肯給我？」她說着竟掉下淚來。

我給她嚇了一跳。急忙問道：

「妹妹，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就是你和慧兒的像片，下半年我要來呢，便不說了，要不能來呢，也好

做一個永久的紀念品！」她哽咽了。

她這一哭，又觸動我的傷心，於是也忍不住哭了起來。

「你那件事情，什麼時候可以告訴我？」我仍懷疑的問。

「這個麼？大概我回去一禮拜之內，總可告訴你！」

呵！我明白了，她是要寫信作筆談呢！

今天晚上，她忽破例的在我們這裏吃晚飯，尤其是吃飯後一直坐到十二點多鐘才回去。

臨走時，我把我和慧兒的像片包了送給她，她接過去，向母親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又和我也鞠了躬，慧兒只拉着她不肯放。

『我們明天到站送你！』我和母親都這樣說。

『怪熱的，不必去了罷！』她雖然這樣說，但看她那神情，却是很需要而感激的。

第八

昨夜，一夜未曾合眼，翻來覆去的疑想，想我如何準備着去嘗那思想滋味。

今天，天剛閃亮，我便爬了起來。

當我和母親慧兒三人趕到車站時，瑛已經先到多時了。她孤寂的覆在車窗上，似乎正盼望我們來，及至她看見了我們的時候。急急的跑到車門口迎接我們。我們上了車之後，才知道她是一個人前來，並沒有別人送她。

『怎麼你就一個人來的麼？』我問她。

『是的！』

『令姑母居然放心？也不讓個人來招護一下！』

我忽然感到不忿了。

『好在行李還不多，不很累贅……』母親看了看她所帶的行李說。

是的，他的行李並不多，除了一個手提箱之外，別無什麼。

『東西倒也不少呢，我嫌牠累事，都另打行李票了。』瑛却告訴我們。

『如此說來，噫，令姑母也就未免……』說着我還冷笑了兩聲。

我的話未曾說完，母親便給我使了個眼色，我於是便不言語了。

「聽了我的半截話，看了我和母親一看。」

「姑母這兩天不舒服，今天本來要打發趙媽來送我，是我因為趙媽出來，姑母就沒人服侍，所以沒有教她來。」

我仍舊沒有說話，母親乘勢打個岔說：

「瑛小姐，你這一走，我又要悶起來了！」

「聽了這句話，眼圈兒不由的一紅。」

「這有什麼呢？我下半年要來了，不是仍舊能和伯母解悶嗎？」

「你到家不要忘記了給我們寫信呵！」母親又囑咐她。

「是的；我一到家就來信。」

「要不我送你到天津吧！」我覺得她一個人走委實太孤寂了，所以很想多送她一程。

『何必呢！難道你忘記了嗎？』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你送我到天津又有什麼意思，固然眼下一剎那間暫時可以免却離別的痛苦，但是幾個鐘頭以後，不仍然還是一樣嗎？況且你把我送走之後，一個人孤孤寂寂地返回來，不更覺悲涼嗎？』

此話誠然不錯呵！我也再無別的可說了。

時間像閃電般的飛過去，一陣鈴聲響亮，我們知道是要開車了，幾個人的眼裏都不約而同的撲撲簌簌的洒下淚來，尤其是小慧兒，竟自抽抽咽咽的哭出了聲。

母親先拉着小慧兒蹭下車去，臨去時她還向瑛說：

『瑛姐姐！下半年早些來呵。』

『是了！我一定來！』瑛也哽咽着。

母親和慧兒已立在車窗外了，我和瑛仍站在車窗內暗暗握了手。

『哥哥！慧兒急了，你還不下來，車要快開了！』

我不願得再理她了，祇低聲向瑛說：

『瑛妹，我們這一次，竟是永別了嗎？』

『萱哥，我想不至于吧？往後時間是很長的，難道真就從此沒有見面機會了嗎？況且，我也說過，但能設法再來時我是總要來的，我想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呀』

！萱哥呵！你不必悲傷了吧！』

我如何能不難受呢？我聽了她的話的時，眼淚奪眶而出，有幾點淚珠，恰恰地洒在她衣袖和衣襟上。

突然一聲汽笛狂吼，我只覺得渾身一陣麻木，她也緊緊把我的手用力一握，然後才鬆開。

『瑛妹，』在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間，我搶着說這句話，『你把我遺留在你懷中的那幾滴淚痕，伴着你一同帶去吧！』……

我剛跨下月台時，車身已經徐徐蠕動了。

『瑛姐姐，早些來呵！』慧兒尖銳的聲音嚷着。

我跟着車走着對窗內的瑛說：

『早些告訴我那件事呵！』

她雖然笑着和我們點點頭，並且說聲『再見，』但是她的眼淚已經不能制止着不流下來了。

在她擦摸眼淚的當兒，車的速率已漸漸加快，瑛的影子也漸漸模糊，以致慢慢地同車一齊消失掉。

這時候，月台上異常的冷落和空虛，只有那天空中的幾團繚繞的黑烟，兀自沒有散去，似乎還在留戀牠們故鄉。

第九

在瑛走後的第六天。我接到她的第一封信。

『萱哥：

我已經平安到家了，請你放心一切吧！

是應該喜歡的事吧？重返故鄉，再見親人。

然而我覺得並不十分喜歡，你道是什麼緣故？

昨天，母親和弟弟妹妹，老早的就到車站去接我；當火車駛進站時，我已經由車窗裏看着她們，那時我自然是無限的愉快呵！

到家裏時，妹妹第一句話就是先問我：『姐姐，這次回來就不去了吧！』

她這句話說出來，恰恰使我想到了慧妹妹的那句『瑛姐姐，早些來呵！』因此我又想到了你，想到了伯母，以至想起了那天車站臨別的情形。

你總該還記得吧！在火車開行的前兩分鐘，鈴聲響了之後，慧妹的那番哭泣，是多麼悲涼淒楚呵！我那時已經是萬分的難受，隨後又給你那句『我們這次竟

成永別』的話，更說的我心如刀割了。

你送給我的那幾滴淚痕，我已很小心的把牠帶回來了。我將永久保存它，我將永不再脫我那件衫子了，預備和你的像片同樣作我的紀念品。

這類瑣碎的話兒，幾天也說不完，如今且把牠們攔起，談談正經的問題吧！什麼是正經的問題呢？想你也許知道吧？就是在北平你懷疑我未曾告訴你而

允許我回家後告訴你的那件事。

你曉得我這次回家的意思嗎？我想你見我這樣問你，一定覺得很怪，並且還要說「不是探望母親和妹妹嗎？」是的！這是其一，但是還有一件最重要的呢！這恐怕不是你能猜到的了吧？

我現在告訴你，你一定會大奇特奇呢！——我這次回家是特為結婚的呀！

你驚奇不驚奇？納悶不納悶？我知道你一定會驚奇的說不出話來。這不能算你太好奇，却怨我做事太古怪了，我一向會和你露過我已經有了 Fiancee 嗎？沒

有吧！

這也並不是我故意欺哄你，因為我自覺得這句話，不必一定有告訴你的必要，現在還要請你格外的原恕我！

我確乎是在前年就訂婚了，這雖然一半是由于母親的主張，但一半也是曾得到我的默許的。

既然，我已經有了相當的伴侶，爲什麼又要去認識你呢？想你總該了解吧！歸納起來一句話就是『愛情不必一定要夫妻才有！』你以爲然嗎？遇到一個機會，你來愛我，我也去愛你，我們這也是一種『朋友之愛。』

所以，我倆相識以來，將及數年，從來未曾提過一句婚姻問題，尤其是你向來是以坦白純潔的愛來對我，愈是如此，才使我愈加欽愛你！

本來，由異性朋友的愛，很容易變成了夫婦的愛，這樣的程序自然也是很正當的。但是其實，現在的那一般青年們那種畸形的戀愛，實在太令人可怕了。

「賞哥！你說不是嗎？現在的青年們：戀愛了，——結婚了，——絕裂了，——離婚了。彷彿成了一個一定的公式，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呢！是真正戀愛的，而結果很完滿的，固然不能說沒有，不過是實在太少的很！你不看，有許多人是這樣，在未婚以前，倆人親愛極了，有些什麼錯誤，雙方都能諒解，並且非常客氣，真可謂之是相敬如賓了。但是到結婚以後怎麼樣呢？也不客氣了，稍有不滿意，也不能互相諒解了。先是互相衝突，慢慢竟然反目成仇，終日噪鬧，以致都悔不當初。所以竟有人說『結婚是愛情的墳墓。』」

這是什麼緣故呢？不是沒有了解愛的真義嗎？要知道在未婚以前，雙方都戴着一層假面具來互相欺騙，到結婚後，一切都用不着客氣，自然真像畢露了。

戀愛本是一件極危險的事，偶一不慎就會發生生命的危險。所以但凡一個人和一個人發生了愛情，必須留心研究對方是否處處真和自己相合，萬不可因一時的情慾的衝動，就濫施愛情，經過長時間的考查以後，如果認為滿意，務必要使

戀愛成功，成功之後，務必要保持永久，不敢再使絕裂，這才是正經道理，假若不加詳密的審查，隨隨便便的胡作起來，那就難怪要屢次發生自殺的事情了。

更有一種人，不顧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幸福，專以金錢為轉移，如對方是個有錢的人，那就不惜犧牲一切，甘心去獻媚。不是我故意褻瀆女性，這種情形，以女人方面為易犯。不信你看！就以北平來說，號稱智識階級的新式女子而犯這種病態的有多少？照這樣作法，實在有沾污於神聖的『愛情』二字了。

我自己，還沒有真正講戀愛的程度，——所以我的婚事，一半是奉『父母之命』。我却也更不敢再蹈現在青年們畸形戀愛的覆轍，所以我寧肯受一點痛苦，絕不敢離却我已有的丈夫，再去嫁給另一個人，況且她還和我很要好的呢！——不過，我所抱歉的，是對不住你，使你因為我也感受到痛苦。

他——我的 Fiancee——的名字叫着蘇佩文，現在上海大學讀書，從前我倆曾談過好多次，人倒是很忠實溫雅的。

此次回來，是母親因爲蘇家催了好多次，務必要在今年暑假結婚，並且將來也要讓我一同到上海去讀書。

我們的婚期，已定在下月七日，這些日子兩家都很忙碌，但是我心緒總覺有些忐忑不寧，自己也莫明其妙。

我的話就算歸結了！萱哥！務必請你了解我的苦衷，饒恕我的不得已對你的不忠實，千萬千萬！雖然，我們暫時離別了，却希望我們的朋友間的純潔的愛不要消失，他日有機會時，再行相見！我盼望你這樣想——好比你的妹妹要出嫁了！

我近來很寂寞，望你不時來信，以慰我尚未安定的心靈！因爲現在只有你能來安慰我呵！祝你的進步康健和快樂！

妹瑛上 七月五日

第十

這幾天，我確乎是爲瑛感受着淒涼與寂寞，心裏祇覺着異常的空虛。不過，有時候一想起了瑛第一封信的那番見解，就頓時使我欽佩她而不敢自己愁苦了。

後來，也曾又接到她的信，無非是報告她的近況。她說，她家裏這些日子是如何正在積極的籌備她的結婚，但是她却不爲這些而感覺到十分的慰快，有時，反而要懸心，她說她所懸心的却是我，她深怕我不能十分了解她，不能原恕她，以致自己陷入悲哀的境內。

唉，並不是我不能了解她，實在是她不能了解我呵！我給她的那回信裏是如何的誠懇的表白我的心跡，她總該明白了吧？

可是，近些日子，却不見她再來一封信，這事情使我很疑心而又悵惘！我贈

給她結婚的禮物，也不知她可曾收到？

也許是這樣，她已經早收到我的信，已經澈底的知道我的心了，於是喜喜歡歡的去張羅她自己的婚事去了，以致沒得功夫給我寫信，——不對，她無論怎樣忙碌，總不會沒有寫信的一點兒功夫，何況又是寫給我的，又是收了禮物的回信？

我想起我和她過去的關係，我很欣然！雙方靈魂上都是極純潔的，居然沒有陷入了所謂畸形戀愛的漩渦裏去！這並不是我們的意志，就比別人高勝一籌，也不過是僥倖罷了。

由我自己而想到佩文，佩文一定是一個很聰明很有作爲的青年，一定比我強到無量數的倍。我極希望是這樣，這樣，便是瑛的幸福！

她們結婚之後，自然是和美異常，佩文待瑛，一定比我會體貼，瑛對佩文也一定比我更加親愛。我極希望是這樣，這樣，便是他們的幸福！

幸福，幸福，總而言之，是我愛瑛的心切，一切都是爲她祝福，她也許應該知道我爲她的這一片苦心吧！

從她第一封信來之後，我就一天一天的替她估計着婚期，一直到她結婚以後至於今天。

今天不是已經二十五日了嗎？在此十幾天中，不知她是怎樣的心情？今後，她已算是脫離了處女的關頭，而也就是解決了她這一生頭一件大問題了。

今天恰巧又是陰曆的七月七，現在的瑛，也許又像織女一樣的去會她的牛郎去了。

夜，仍像死一般的寂靜，臥瓦式的新月，不多一會就溜了。祇有那條銀練般的天河，兀自把牛郎二星分割在兩邊。

『牛郎織女，你們今夜並不會相會吧？……』我萬無聊賴的這樣想。

是的，牛郎星和織女星都眨動他們的眼，好像哭泣，又似乎告訴人說他們仍

舊是分離的呵！

時間並不算很晚，然而我却覺得夜太沉寂了。母親給慧兒講『天_河配』的故
事，我是一句也不會完全聽得，許是我神經太麻亂的緣故吧？

沉寂依然是沉寂，在沉寂中却有一件最奇異而使人最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門鈴響了一陣之後，老王送進一封信和一件小小的包裹，我急忙跑進屋裏一
看，這信果是瑛寄給我的，包裹也是她按『貨樣』的手續寄給我的。

包裹的尖角上破了一個洞口，露出了裏面的東西，好像是一件衣服。

我立刻就覺得有點不安起來，戰兢兢的先把牠拆開，但是這時候，我的心拍
拍的跳盪着，兩隻手也索索的顫抖着，幾乎沒有勇氣再拆這個小小的包裹了。

及至咬着牙一再努力的把包裹拆開之後，哈呀！驚了我一個半死！原來正是
她走時穿的那件單衫，衣襟上又添寫了紫紅色的四個血字是『留贈蒼哥』。

即時，我腦海裏的血管澎漲起來，我頭眩了。

『哎呀！……』我失驚的猛喊一聲。

母親連忙進屋來問我作什麼？——但她忽然瞥見了這件血衣時，也驚得面目更色了。老年人見識廣，一見這種情形，就知道不是好兆頭，登時滴下兩點淚來。

『哎呀！這是什麼意思？恐怕不好吧！——信呢？也是她的嗎？快快拆開！』

母親急壞了。

我給血衣嚇得沒了主意，早已把那封信忘掉了。母親一說，才提醒我，於是

急忙拆開一看：

『親愛的荳哥呵：

別了，我們要永久的離別了！請你不要傷心！我現在已經自己造成了你的罪犯，你是不能再赦免我的，我應當自己來處自己的死刑。

我很悔恨，恨我自己觀察力太薄弱了。我爲避免得罪於家庭和萬惡的他——

蘇佩文——，以致竟鑄成此大錯，我還有什麼說的！萱哥呵！我痛心極了！我不能再見你的面了。

我的罪狀，現在不能不在你的面前忠實的供來，如此，你便知道我是不可赦的了。

我已算是和他結婚了，在新婚之夜，我充滿着希望和歡欣仔細的向他一看，唉呀！突然使我驚疑起來。天哪！怎麼現在的蘇佩文和從前的蘇佩文絕然變成兩個人呢？那時的他，是何等豐滿，何等活潑，這時的他又何等猙獰，何等可怕？我不曉得一個人的變化竟至如此之快呵！一個活潑的女子得到了這樣病懣懣的丈夫，還有什麼生趣！

我起初不曉得他有什麼病，很爲他憂慮，悄悄問他時，他只又說沒有什麼病，及至一星期之後，我身體也漸漸起了那種變化，我才知道我受了他的欺騙，鑽入了死囚的牢籠！

我當時的悲憤，怨恨和恐怖，一串兒貫在腦際，使我感覺到生存的無聊！我向母親哭訴這種情形，她老人家雖也忿恨，但是却没有法子想。最後只歸之於一句話，說是「你的命！」唉！可不是我的命該如此嗎？我去怨誰呢？

我後來去訪問我幼時的同學綉娟姐，（因為她的哥哥和佩文是同學又是極要好的朋友。）她先不肯說，我再三的懇求以至於哭，她才說也曾聽她哥哥說過佩文後來在上海很荒唐，却沒聽說有這種惡病。

我已經是証明了，不用再去找證據了。從此我就和他隔離開，但是身體素來不健壯的我，現在給這種惡症弄得一天加重一天了。

他的母親，還是異常凶惡，她說我不應該老住在母家，唉，我自己又何嘗願遺害於我的家庭呢？……所以我已決定要離開這萬惡的社會了。

我的病，我知道沒有好的希望，尤其是在我們中國舊禮教未曾打破的社會，更沒有好的希望，所以我不得不作這種打算。如此，我便得到了安慰。不過就是

在萱哥你的面前沒有法子再贖我的罪了！萱哥呵！你白愛我一場，請你恕了我吧

你對於我，今後不必再牽掛了，好像當初不認識我這個人就完了。至於我的趨向是死是活，那也不必問了！我，也許遠渡重洋，也許蹈入大海，也許……
萱哥！你忍一忍心吧！捨開這塊蛇蝎般的毒物吧！不過是我的靈魂，永久還要在陪伴着你。我寄給你的衣服，上面有你我血淚混合的遺痕，就是表示我之心永久的繫在一塊兒。

我最後的勸告你：你前途光大，希望無窮，要趁早尋覓你相當的伴侶，以慰你的生命！拿你那樣的人兒，一定會找到很好的妻子。我沒福，不能享受這種幸福了！請你早點把這個命苦的人兒拋開吧！唉，萱哥！不是我太忍心呵！實在是
我現在已成一塊不祥之物，我何嘗不悔恨自己呢！

假若你還愛我，你就不許爲我悲哀，因爲若不如此作去，我決得不到相當的

安慰和歸宿，恐怕連你也不能安心呢。我爲愛你計，爲你愛我計，所以更不得不這樣去作。我能猜到你在仍是熱烈的愛着我，並且你希望能夠得着我才好，你絕不嫌我污穢，可怕！是不是？不過這種希望只可成爲幻想，不可成爲事實，爲什麼呢？要知道我絕不敢以這殘廢的人再去害你。如果要勉強去做，那就不是真愛你了！

唉！萱哥！我的心並沒有死，我的眼淚，並不會盡，不過我儘着往肚子裏嚥去罷了，你也許知道我的苦衷吧！

你不應當再替我傷心了，你應當替我喜歡才是。我這一次，並不一定就非去自殺不可，假使再有機會時，我們說不定也許再會。不過是我眼下還沒有一定的住址，你也無須再來信了，因爲我明天總早就要離開家庭，你要來信，我已是不見的了。沒有什麼可說了，現在我心裏倒是很痛快安適！請你千萬不要忘了我的話呵！就此祝你快樂與康健！

你命苦的妹妹顧瑛最後留言』

在我看這一封信的當兒，我心上如同插了萬把尖刀，母親問我的話，我一句也不會聽見。臨後我只大呼一聲『這可怎麼好！』

血衣悄悄地鋪在桌面上，信紙一齊飛到地下。當我彎腰拾信時，又一眼瞥見『最後留言』四個字。胸口裏頓覺着一陣惡心，腦袋一暈，眼簾上突然罩上一層黑幕，心裏漸漸模糊起來，以後的事，我便不知覺了。

第十一

在我失却知覺，不曉得經過了多少時候，猛然間覺得一股強烈的藥味，鑽入了鼻腔裏。微微閃開朦朧的澀眼看時，祇見自己已換了一身雪白衣服，睡在醫院中的病床上了。

卽時，我的神志尚不能算是完全清明，所以我會很奇異，並且很懷疑，不知道是真是夢？或是否仍生存在人間？我繼續着就這樣朦朧昏昏地躺着。大約又有半小時的光景，才看見了一個穿白制服的女看護嫻嫻地走來，立在床前。

她一聲也不響，把溫度器放在我嘴裏含着，同時輕輕拉起我一隻手腕把着脉

我的精神，覺着較爲清爽。眼睜睜的瞧着那看護的臉，才覺出她長得確實是非常秀美。蓬鬆着而整齊的一頭漆黑燙過的短髮，束上潔白的帽子，襯得黑白異常分明，紅潤潤的鵝蛋形臉兒，飽含着惹人憐愛的微笑。尤其是在那剪水雙瞳的明眸上，架上一副窄玳瑁邊的小圓眼鏡，愈增其斌媚動人了。瘦小而富有曲線的腰肢，穿着同帽一色的旗衫，更顯出她自然的婀娜。

我這樣目不轉睛的注視她，她却絲毫不曾覺得，兀自專心看手裏的表，一種忠於職務誠懇的情態，着實使人無限感慨呵。

當她從我口裏取出溫度器察看我的體溫時，臉上忽然現出異乎尋常的驚喜，似乎獲得一件事情的圓滿的結果似的。她微微一笑，從她鮮紅嘴唇兒裏露出來玉一樣白潔整齊的牙齒，並且，在豐潤的兩腮上微微灑出一對酒渦兒，美得像畫兒似的好看。

她很細心的填寫了熱度表格之後，才慢慢把視線移向我的面部，她這時才看到我也正在望着她，於是又對我笑了笑。

我已經很明白了，便和她開始談話。

『先生！』我想不起除此之外，稱呼她什麼好，『我的病勢減輕些了嗎？』

『自然，』她點點頭，又是一笑，『你自己不覺得嗎？現在你不是已經完全醒過來，能很清爽的講話嗎？』

『噢，我的母親和妹妹呢！她們在那裏？』

她聽了抿着嘴笑了笑，大概是笑我好像小孩子似的找母親。

『她們每天都來看你的，你不覺得罷了！剛走不過二個鐘頭，明天下午一點到三點，仍會再來！——這是我們院裏的規矩！』她還要解釋一句她們的院規。

『先生！謝謝您對我的看護，我是幾時進的院？病有幾天了？……這算什麼病？』

『不要多講話了！你應當休息一下！』她聽我絮絮叨叨的這一大串，才使她想起來病人是不應該多說話的。

她兩隻手在空中雙雙往下一下一下的按着，身子一步一步向後退，好像小學校裏女孩子們表演『麻雀和小孩』時的麻雀兒飛。

我不由得笑了。他退到門口，也莫明其妙的陪我一笑，這一笑，多少有些撩人的味兒。

她出去了，室內忽然寂靜起來，我這一時什麼都不思想，祇光着眼無什麼意義的數那牆壁上刷着花邊的葡萄顆兒。

一會兒，仍是那個看護又進來了。這一次又添了一個大個兒的外國人，原來這就是大夫。

大夫也如法泡製的診脈試體溫，所多的一手兒是又聽了一聽我的胸口。

聽完了，沒有像別的西醫那樣，縐眉搖腦袋，嚇唬病人。他只是點了點頭，唧哩咕嚕的和那看護說了幾句聽不出是那國的話。

『病——好——多——了——，要靜養——一——養——不許——起來！』一個字一個字的從那大夫嘴裏往外跳，這是外國人說中國話一定的板眼。

他們出去了。接着吃了藥，就吃飯。

醫院的飯食還不錯，比在家裏時，吃的還香甜，可惜太少了，吃的很不飽，這大約也是院規吧？

晚上，早早的就熄了燈，躺在牀上睡不着，顯得非常沉寂，除了隱約地聽到些呻吟之外，便是窗外走廊上滴答的鐘聲。

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屋裏黑咕嚕咚地，只有靜靜的細聽那鐘擺的聲音，又好像那年坐着平綏火車到南口去旅行時，車行的響聲。聽得打過九點之後，便不知不覺的沉沉入夢了。

天剛閃亮，我便醒轉來了。按鈴叫了看護來，肚子餓得慌，想法弄點什麼吃

。進來的這個看護，先把燈捻開，屋內頓時一亮，媽呀！猛的嚇我一跳，原來不是昨天的那個了。這一位的衣帽和昨天的都一樣，惟有她這副尊容，令人可怕了！小迷縫眼，塌鼻梁，高顴骨，薄片嘴，一張大臉，倒是很白，但是形狀有些太整齊了，很像幾何畫裏的梯形，却還又長上一臉的大麻子。在不很明亮的燈光之下，實在難怪我駭怕，再想一想昨天的那位人兒，一醜一美，相形比較，不由得讓我好笑。

我看了她，已經飽了，真想不起來再要吃什麼了。

徧徧醜人多作怪，她站在我床前，望着我嫣然一笑，虧我肚子正空着，不然真要嘔出來了。

『先生！你好了！』她似乎很關心，『有什麼事？』

這一問，倒教我爲了難，要些什麼來吧！我真不願意她辦，要說沒事吧？未免更不好意思？

『啊，啊，沒……沒有什麼事！』我訥訥地。

『什麼？』她好像沒有聽真，或竟是奇怪。

『現在幾點鐘了？』我實在不須去問這個，但是一時又無什麼可問。

『現在……』她看一看手表，把左手的姆指和食指捏作一個圓圈，剩下的三個指頭，微微的翹起來，表現出處處動作都是俏皮的，『三點四十六分！』

我沒有說什麼，她也沒有說什麼，靜悄悄地立在那裏，兩個人僵起來了。

一時，我想不起該再說什麼，只好搭訕着問她：

『昨天那位護士怎麼沒有來？』

『她嗎？白天的班兒！』

她的面色登時變得更不大受看，尤其語聲裏帶着刺兒，也許她有些忿，並且有些怨恨，父母不該生她這樣不如人。

『白天的班兒是幾時到幾時？』不知趣的我，還要問人家。

她的臉更摺得沉了，對我的話，待理不理的。

『快了！』再沒有第二句，撥頭就走，脚步放得很重，地板給她搗得咚咚的響；好像一肚皮的憤怒，都借這兩隻腳，搗在地心裏去。

虧我住的是單間房，不然的話，她這兩下子，至少得驚醒幾個病人。

她去了，我忍不住暗自好笑，又有些後悔，不該這樣對人家，她總是一片好意呢！

這個醫院未免也太滑稽，怎麼徧徧就把這個怪物派在晚上值班，教人家扭兒

，不見天日，難怪人家委曲呢。

七點鐘，昨天的看護捧了牛乳和麵包走進來，見了面，先笑一笑。

『大好了吧！』

『謝謝！您的關照！』

她又一笑，不說什麼，招護我吃了早點心，又吃了藥。

下午，母親和妹妹都來了。老人家見了我，先念聲佛，接着老淚泫然的弄得我也很心酸；妹妹見我們如此，她也揉着眼睛。

幾天不見母親，瘦了好些，慧兒也不像那麼活潑，不用說都是爲我。

我問了問家裏的事，母親說很好。我又問瑛又來信什麼的沒有，老人家搖搖頭。

提起瑛來，一切都想起來了！忍不住我就哭。母親急了，流着淚制止我，怕我病剛好了，不合適弄個返復。我爲體貼老人家，不敢再想了。

看護進來了，母親笑嘻嘻的喚了一聲「王小姐」，我才知道她姓王。

母親再三稱謝王小姐看護我的盛意，她只笑着說「不客氣不敢當。」母親又告訴我，在我頭幾天病最危險的時候，多虧王小姐辛苦招護，一切事情，無所不至，自己家裏的人，也不過如此。

我聽了，感激極了，但是沒什麼可說，只有：

『盛意難感，容日補報！』

她們聽我咬文，都笑了。王小姐臉兒紅了一紅說：

『那裏的話？我們應盡的責任！』

我又問王小姐我何時可以出院，她說須去請示大夫。

她出去之後，母親悄聲和我誇贊王小姐，如何性情好，心眼好，人樣兒好，

家庭好……不用再說我也猜着她老人家的意思。但是我爲了瑛的印象在我腦海中太深的緣故，覺得母親的念頭未免太唐突些。

我此刻總覺得瑛仍舊健在，似乎還想再什麼似的，所以對於另一個人不應該就去進行這種事，雖然瑛曾讓我這樣做。

我對母親的話，沒回答什麼，老人家覺得有些悵悵。

王小姐跑來告訴我們，大夫說再住一星期就可出院，我覺得太遠了，那裏就盼到一星期。

『一星期？』我繃繃眉頭，『這樣久嗎？在這裏多悶的慌！』

『大夫吩咐，你就多養幾天吧！好歹養得復原了再走！一星期轉眼就到！有王小姐陪着你還悶嗎？』母親勸我。

王小姐上齒咬了下嘴唇笑着聽我們說話，臨後聽到母親說『王小姐陪着你還悶嗎？』小臉蛋兒又緋紅了。

時間到了，母親和妹妹，只好回去，臨去囑咐我安心養病，懇託王小姐多受累。我答應者，王小姐笑着說『您放心，別客氣』，但是却沒好意思回頭望我，

只陪着母親一同出去了。

第十一

好容易把一星期的時光盼過去，才算從醫院搬了回來。雖然，住在醫院裏是十分寂寞，但是給王小姐的一片溫存體貼，倒使我對她有些戀戀不捨了。我因為瑛的緣故，曾竭力強制的不敢和王小姐去親近，但是只要一見了她時，便又不由得你不愛她了。

王小姐，確實不壞。我和她處了這些日子，還不知道嗎？最令人忍耐不住的，便是她的誠懇的服侍。

我臨從醫院回家的頭一天，她屢次和我表示要來家裏看我，但我深怕再演出和瑛同樣的悲劇，所以並沒有對她表示竭誠的歡迎。她當時，雖自無限悵惘，但

是並不在心，我自己心裏說，『這傢伙有點膩上我了。』

『人心是肉做的』，任憑怎麼，人家待你那樣在心，你真就不無感動嗎？固然服侍病人是她的職責，但是對自己的這種特別青睞，總算是瞧得起你吧？拿上人家那麼十全的姑娘趕着親近你，你倒忍心不理人家？走到那一國也配人罵你一句『不識抬舉』，或是『毫無心肝！』

因為這種種原故，和王小姐聽見我要走時的眼圈兒紅，終於是使我心軟屈服了。

我在回家的那天早晨，很誠懇告訴她，假使她有功夫的話，請她常到家裏來玩，她僅僅聽到這樣的一句許可，馬上就『受寵若驚』，高興得忘其所以了。我看了，心裏覺着非常慚愧，於是就掉下兩滴淚來。她見我這樣，似乎有些莫名其妙，然而接着她就莫名其妙的陪我流幾點眼淚。臨後，又把我的手握得挺緊，大概怕一鬆手，我就會跑了。

這些都是在醫院裏那幾天的事情，及至回到家裏這幾天了，使我又感覺到百般無聊了。

王小姐說來，並沒有來，我猜不透她，是沒有閒空，還是不好意思，要說惱我，那是不會的。……

瑛的消息，猶如石沉大海，再也探聽不到了，花了百十元錢的代價，在各報登廣告，措辭又是何等懇切！一天兩天三天……以至一星期，兩星期，仍自是靜悄悄無下落！

依着我，還要繼續下去，尋不到她，誓不爲人也。後來還是母親說：

『算了吧！總然瑛小姐還健在，她也是不打算見你了！要不，怎麼這些日子就無消息呢？』

我算見母親是心疼大洋錢，所爲不讓我這樣幹！

『您不是怕我花這幾個廣告費嗎？我不用您的行不行？』我還有些氣憤不平

似的。

一句話把母親氣得非同小可，氣哽倒噎說不出話，淚眼婆婆的給哭起來。

我越想自己越糊塗，越可氣，無論如何也不該拿這話去頂撞她老人家呀！

『渾！渾！』我只有這樣自己咒自己。

還算好，老太太漸漸止住了悲聲。接着，我又陪了好些好話，這才算哄得她老人家破啼爲笑。

『沒希望了！將她忘記了吧！』我這樣告訴自己，同時，還流下了兩行淒慘的清淚。

這一齣悲劇，先閉上幕，緊跟着就來下一齣。……

我既然決定要忘却了瑛，那麼，瑛的影子，眼在我腦海裏就將出缺，不用說，這有候補資格的王小姐，當然要遞補遺缺了。

誰曉得，我此刻用着她了，她到拿起糖來了，自從我打醫院回來，她竟然給

我一個不照面。

也許是我自己太好疑心？我疑心『王小姐趕着要和我好都是假的，她那時不過是一時情的衝動罷了！不用問，現在她們醫院裏一定又住下了個比我強的男人，所以她就又』……『不要這樣憊心爛肺的胡想！王小姐決計不是這樣人』……『那麼，她爲什麼說來而不來呢？可也難說了』……這樣一樁樁一件件在我腦中大戰起來，結果，還是好的那一方面佔了優勝。

我打個電話給醫院，結果，又是失望！據云：『王女士業已辭職云云。』等因；奉此，又把我驚了個半死！

這一着，我真沒有料得到！更猜不出她是什麼意思？沒有別的法兒了，只有求母親往王宅去一趟。但是母親却又說和人家不認得，突如其來的跑去算什麼意思呢！經我再三再四的哀求之後，大約老人家怕兒子再舊病復發，才老着臉到王宅去。

事情成了，我又不禁好笑，人家爲老婆拜丈人，這成了爲愛人拜母親了。

母親從王宅回家來，臉色不大很喜歡，我知道不會有什麼好消息帶給我的！

果然，沒有等我問，母親先告訴我說，

『王小姐確實辭職不幹了！』

『那麼她在家做什麼呢？』

『那裏在家呀！到西山養病去了！』

『是嗎？』我很驚訝，『她害病了！是什麼病呢？』

『她母親沒有詳細說，我也不好問，大概沒有什麼重病，她曾留下話給家裏，說如果咱們找她有事，就給她打電話！所以今天倒是去對了，她母親一見我高興極了，馬上就忙着打電話，但我沒等她的電話來就先回來了！』接着母親又提到王家的如此這般，總而言之是好罷咧。

今天的結果總算是圓滿，我也喜歡起來，晚飯多吃兩碗麵條兒。

功夫不大，王小姐來了電話，說是已經從西山趕回來了，明天一準來看望我和母親。

這一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把過去的事兒，又重新溫習一個過兒。想到那悲傷的地方，不免長嘯短嘆，淚如雨降；想到快樂的時候，却又欣喜雀躍……唉！過去的事，比爲昨日死，不必再去想它了，從明天起，便又另開始我的新生命了！

瑛妹呀！如果你已經離却了這齷齪的世間，假使你有靈的話，也總該原諒我這可憐的人兒！如果你還健在人間呢，那也只有希望上帝把你快快送給我跟前，我目下的環境已是不允許我再爲你作長久的勾留了！

夜，一陣比一陣沉靜了！我的迴想，也漸漸的淡淡起來了！一切的一切，我都再不提它吧！只有期待着光明的明日臨到以後，看看命運怎樣來支配我的生命吧！

第十二

王小姐——不，現在我不應該對她再如此客氣了，因為她已告訴我她的名字叫『月昭』，並且希望我就這樣稱呼，那麼我當然是乾脆稱她月昭就得了。

月昭真不失信，今天早早地就來了。我一見她，立時興奮起來。然而她呢？也絕不像當初瑛第一次到我家時那樣侷促和忸怩，一進來，招呼母親一句，就和我拉手兒，並且拉得還是挺緊。

她今天的化裝，非常美麗活潑，好像是故意賣弄她的這一手兒。眉兒畫得又細又長又彎，臉蛋兒上還擦了兩塊紅，雪白的翻領西裝內衣，繫着鮮艷的領結，下邊短短的白綢裙子還露着裹了潔白的絲襪的一雙圓潤的腿兒。頭髮燙得很蓬鬆，然而並不顯得亂，又在頭髮的週圍加了一條紅綢箍兒。她這樣一打扮，與那在

醫院中穿着看護制服時的她，又是一番氣派，教人看着，倒像是一隻美麗的仙鶴。

我看着她含笑的美艷的臉，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觸。只覺得綿柔柔的一隻小手兒，握着我異乎尋常的美快，同時又覺到她手心裏濕津津的似乎出了些兒汗。

我這一時，只有僵笑，竟忘記該說些什麼。小慧兒，站在一邊把一隻手指攔在嘴裏咬着，看着我們似笑非笑似乎在那裏莫明其妙。但當我一看她時，她却把腦袋一扭，背過臉兒去了，怎麼？莫非這小東西倒覺得羞了嗎？

月昭放開手，坐在椅子上，又向母親說：

『伯母！』她今天也對母親改了稱呼了，在過去她本是只稱老太太的。『昨天您到我們那兒，恰趕我沒在家，實在對不住的很呀！』

『王小姐太客氣了！』

「伯母，您就別再叫我小姐大姐的了，祇叫「昭兒」就得了。」月昭很誠懇的說。

「那我那敢！」母親笑着搖了搖頭。

「沒什麼呀，伯母，」月昭說着又站起來指着我，「大哥是您的兒子，我和大哥一樣，就算您的女兒……哦，是了！您是嫌我這個瘋丫頭不配做您的女兒吧！」

好一個「大哥」！叫得人心裏麻舒舒的。

「不，不，」母親有些發急，「王小姐這是那裏的話？像您這樣如花似玉的美人兒，我還……」

「哈哈！」月昭笑了一聲「伯母您可該受罰！」

她這句話，不止母親莫明其妙，連我也不免驚奇，她見我們都有些發怔，她才說：

『伯母，咱們一句話還沒說完，您怎麼又叫我王小姐呢！』

我和母親，恍然大悟，都大笑起來。

『既然如此。那我以後也管您叫月昭好了！』母親說。

『那不行！您還是不能再客氣！』您「您」的！誰家長輩對晚輩還說「您」，您要看得起我，咱們就這樣，如果看不起我們呢？那我就從這兒打住，不敢再登貴府了。』她說着小腮幫子鼓着，靜等母親的回答，讓人看着她，又可憐又可愛。

『就是吧！』母親被纏不過，只好允許了。

真了不得，這傢伙，硬逼着人幹，真有些史湘雲的氣概！

母親既又認了這麼一個『昭兒』，自然要比較先頭格外透着親熱些，她也就挨着母親坐下，七拉八扯的說，說得老人家更樂得不得了；却不防那裏的慧兒却生氣了，掬着嘴兒一聲也不言語。

頭一個先是我看見的，知道她不快活了，忍不住暗笑；小孩子家也懂得嫉妬

『慧兒』我笑着，『母親給你認了個姐姐，你還不去親熱親熱！』
她不聽還可，一聽倒站起脚咚咚地跑了；臨出去，還用力把門扇摔響了一下子。

她出去就算了，大家都沒有在意，我知道月昭這樣豪爽，即使知道慧兒是生她的氣，她也不會不高興的。

接着，月昭說起來昨天母親到她家裏的事。她說，她母親如何贊成我母親，並且事先不曉得母親去，以致什麼也沒有預備，怪抱歉的！又說過天仍要請母親去她家玩一天。同時，希望我也去，因為她母親很想見一見我；說到這兒她偷偷瞟我一眼。

母親允許她的要求以後，站起身來說：

『王……』月昭聽見一個『王』字，就瞪起了眼，母親笑着趕緊改了口。』

月昭今兒就在這兒吃飯吧！萱兒先陪着坐，我去招護他們一聲！」

親愛的母親，真太會體貼人了啊！

月昭毫不客氣，滿口答應。但是她說：

「您吃什麼，給我吃什麼！別爲我添菜什麼的！不然我就是個小狗子！」

「家常飯，不費事！」母親笑着走了出去。

母親出去之後，我也跟着讓月昭往我自己的屋子裏去。她進到我屋裏時，先說：

「嘿，好漂亮的臥室！」接着坐在床上，就一眼死釘住床頭上，瑛的那張像片兒。

「這是那位？」她問我，但她並沒有什麼表示。

「是我的一位朋友！」我笑着，同時心裏頭又覺得怪難受的，於是我的笑，就笑得不大受看。

『哦！』月昭又瞟我一眼，『是很親密的朋友吧！』

『何以見得？』

『那當然是嘍，你把這像片裝璜這樣精緻的鏡框兒，又掛在你的床頭上！』
我猜着她已經也犯了一般女人們的普通毛病——嫉妒了，你瞧，她並不提瑛的美麗，而祇不服氣人家的像片裝精緻的鏡框兒。

我嘴裏不說出來，心裏多少有點兒不高興她，於是我便聳一聳肩膀，故意逗一逗她。

『是的！她倒是同我很要好，過去差不多天天在我這裏玩，沒有一天不見面的時候！』

『哦，』她那小臉兒繃得挺緊，『她和你是親戚吧！』

『不，在最初我們並不認識呢！』我忍住不笑。

她更疑心了，一聲兒也不言語，抬起頭來，再看一看像片，臉色兒就更紅了。

些。

『昭，你瞧她長得好看不好看！』

『不錯！』她冷而不淡的說了這麼兩個字，再也沒有第二句了。

我這一陣功夫，心裏也不知道怎麼那樣說不出來的不得勁兒，再望望像片，只見琪正衝着我微笑，似乎正在笑她的勝利呢！

『唉！不錯真是不錯，可惜這個人兒，現在恐怕已經死掉好久了！』突然一陣傷心，忍不住幾乎要哭。

『怎麼？』月昭猛孤丁聽我這一句話，大吃了一驚，『這人怎麼樣了？』但是她的臉兒，也緊跟着我這一句話，刷的一下，又變得和緩多了！

我一見她這種態度，自然更不痛快，常言道得好『最毒不過婦人心』，真是一些也不錯，她聽說別人死了，她倒高興起來了！但是再繼而一想這也難怪她，那個女人不是這樣，她越是嫉妒，才越是真正愛你。想到這兒，我才把我和琪的

經過告訴給她聽。

從我同瑛初戀，一直到我住在醫院，一氣說完，聽到後來，她也兩淚交流，我想，她的流淚不是可憐瑛的遭遇，却是同情我的悲傷吧！

『唉！』她也嘆口氣，『事已至此，難受半天也無益，弄壞自己的身體，更對不起她了！往後該怎麼，還是怎麼，不然的話，伯母就你一個兒子，她不能不着急嗎？比如你這場病吧！伯母爲你急成什麼樣，假使你要有個好女，老人家還能活嗎？所以我說，只要你能這樣永久不忘她，也就罷了！說到真處，她對你也多少有點兒不對呢！』

昭的話，雖然不算什麼理論驚人，但是我却還不能不聽她了，說到真處，我也祇有如此去作，何況還有個月昭給我慰解寂寞哪！

『萱，不，我應當簡直稱你哥哥！』昭說着站起來，走到我跟前，『你能不能愛我如同愛瑛一個樣？』

我點點頭，說不出什麼。

『我知道我自己比瑣不上，長像兒，性格兒，以至於學問等等，但是我總覺得我對你的這一片癡心，你總應該了解我。我自己也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我所見過的男子很多很多，沒有一個能趕得上你這樣的可愛，所以我自從那天見你之後，便愛你愛得要命，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來獻給你，你說這是什麼緣故呢！尤其是你生病的時候，昏迷不省人事，醫生說危險得很，我聽了之後，如同鋼刀刺心；看你那時慘白的臉兒，蓬鬆着頭髮，是何等的可憐可怕！在別人覺得這樣一個大好青年，如果死去，未免可惜；同時伯母又哭哭啼啼，也怪可憐的！大夥兒看到這種悲慘的情形，不過嘆惜一番罷了！而我呢？你猜怎麼着，確實是和別人不同呵！在過去我見過的可怕可憐的病人也太多了，也不過有時隨聲一嘆，過後也就忘了。惟有你這次不然，就好像是自己家裏最親切的人一樣，時時刻刻在那裏着急，然而這話還不能合別人說，表示得太什麼了，她們一定要開玩笑打趣我

。只好心裏難過，臉上不敢露出來，那份兒不好受就別提了！因為這些緣故，所以我對於你的看護是特別操心，一直到你病見好，明白過來，我先念一聲『阿彌陀佛』，這些事情你都不知道吧！那時，我情願晚上不休息，專看護你一個人，但是這話我說不出口來，況且也不能破壞院中的規則。我就是每天回到家裏睡到床上，都在惦記着你！實指望你病好了，對我也有些什麼的，……』月昭臉兒紅了一紅，又咳嗽兩聲，『不想你病好出院時，我要求你允許我到府上來看你，你竟給了我一個拒絕，馬上我冷水澆頭，涼了半截兒，所以，你走之後，我便辭職，我覺得一切都沒趣味了，回到家裏，更感覺到無聊，苦悶，於是才跑到西山去，一來舒散舒散，二來也就打算過我的半出家的生活了。』月昭說到這裏，不禁痛哭失聲。

這時的我，悔恨，慚愧，立時兜上心來，覺得自己太沒良心了。

『昭，妹妹！』我哭着，『你原恕我的罪！我因為和瑛的印象太深了，恐怕

再踏了覆轍，那我就活不得了！所以忍心拒絕了你！其實我何嘗不是一見面，就愛你呢！你待我的恩惠，我至死也不敢忘掉！妹呵！我現在明白了；請你饒恕我吧！」我說着就跪在地板上——她的膝前，嚇得她一下把我撲起來。

我倆擁抱着一齊倒在沙發上暈過去一陣，醒轉來時，我和她深深地接了一個破天荒的長吻。

「哥哥！」她擦一擦淚，「我願意服侍你一輩子！那怕作你的奴僕！」

「妹，你放心吧！你的哥哥，這一輩子也不會忘了你啊！我確實是愛你，不然的話，就把那麻妞兒得罪了！」

這一句話，說得月昭嘆喏一聲，接着我們也就破啼爲笑了。

我們從新洗了臉，恰好母親打發慧兒來叫我們吃飯。月昭見了慧兒，把她心愛的一支活動鉛筆送給她，當下慧兒也就高興得跳起來了。

今天的飯，新添了好些菜，月昭見了，直說母親太客氣。我心裏也自有一種

新的感觸，覺得母親喜歡月昭比瑛還更加幾倍。

吃過飯，月昭要請我們看電影，我因為大病初起，恐怕不能久坐，母親也不願去，月昭只得罷了。

我們又談了很久，直到夕陽西斜，月昭才告辭回去。

第十四

氣候漸漸不像那麼炎熱了，我的身體也就一天一天的健壯起來。月昭待我確實是十二分的忠誠，使我不能不時刻時刻熱戀着她。

我知道，她的心眼兒忠厚極了，性格兒溫柔極了，模樣兒美麗極了，絕不是那種藏奸不露玩兒手段的人，實在是一個全才的女孩兒。

自從那天她到我們家吃飯之後，總纏着我們去她家裏，實不止一天了；母親

本來也想去，但是總是沒有空兒，我呢，早也想去，可是又不好意思自己個兒去；所以一來二去的遲到今天。

我早早地起來，把裏裏外外的衣服換得嶄新，莫明其妙的還跑出去理了一回髮。

九點鐘，月昭就打電話來，問我們幾點鐘可以去，依母親是吃過午飯才去，月昭那裏肯依，非讓飯前就去不可，一同在她們那兒吃午飯，不然她就要來接了，沒法子，我們只好答應他十一點鐘到。

十點半，我們就從家裏出發，母親爲官冕體面起見，還打電話到汽車行雇了一輛汽車。

到了無量大人胡同一家小巧紅漆門樓前，車站住了。

叫開門，一個四五十歲的腦袋頂上梳着高冠兒的老媽子出來，她看看我們，覺得不認識。

『你找誰的！』她扎巴着昏花的老眼問我。

『王月昭女士在家嗎？』

『王月昭是我們大小姐！找她幹嗎？』她當我總不是什麼正經人，年青小夥子找她們小姐，還有好事！說着話，便把門縫兒關小了些，同時她的眼睛却睜大了些，但她一眼又看見道旁還停了一部汽車，便又知道了這個年青小夥子來路還許不小，於是立刻又歪着腦袋，露出她那零落的只剩了三個半的黃板牙笑一笑，『您貴姓？我給您回一聲兒去！』

『你早該問這句啊！』我說着正要掏出名片。

突然一聲清脆的喊聲，從門裏送出來，猛孤丁把那老婆子嚇了一哆嗦。

『伯母和大哥來了！』月昭推開老媽子跳出來，『沒用的老東西！』接着還罵了那個高冠兒一句。

月昭把母親扶下車來，我和慧兒跟在後邊走，高冠兒站在傍邊，掬着大扁嘴

，一聲兒不哼，後來，只聽她『咕咚』一聲，把街門關上了。

走到院心裏，月昭又喊一聲：

『媽！有客來了！』

王老太太從屋裏迎出來，我看見她是個慈祥的老太太，不怪母親說她好，果然是和藹可親。

分賓主坐定，王老太太開始向我打量，頭上脚下看了一個夠，倒教我有些偏促不寧，月昭坐在一邊祇抿着嘴兒笑。

王老太太對我的觀察，大概是滿意，因為她老這麼衝着我樂。

母親和王老太太曾見過面，所以倒是比我顯着熟識，況且她們都是老年人，自然老味相投，所以很說得到一塊兒。她們也看出來我的不安，當在她們面前，我和月昭都不好意思暢談，於是王老太太就首先開恩吩咐：

『昭兒請你大哥到你屋裏坐坐，我們老姐兒倆說會子話兒，你們小——』這

老太太不知想說小什麼來着，但又覺着有些礙口，馬上瞥了個滿臉通紅，把她一臉的縐紋都變成一條一條的紅道兒了，趕緊端起茶喝了一口，誰知道又喝噎了，等她咳嗽完了，經過好長的功夫之後才繼續着那下半句。『你們年青人和我們說不到一塊兒，談你們的去吧！』

我聽了這句話，好像遇着大赦一般，趕緊站起來，月昭先笑着向母親說：

『我不陪您了！』

『請使吧！不要客氣！』母親也笑着。

我們倆同時往外走，小慧兒聽見王老太太的話，她不知道那話中的深意，她只當是年青人和年青人到一塊兒，年老人同年老人在一塊兒，她覺得她自己更年青，所以也應該和我們一同去。

我見她要跟着我們走，大大的吃了一驚，月昭也弄得有些進退維谷，沒法兒辦了，母親看到這種情形，忍不住一笑說：

「慧兒就在這裏玩吧！別攪他們去！」

慧兒露出奇異的眼光，望望母親，又望望王老太太，王老太太便也接着說：

「慧小姐，我給你點玩藝兒，在這兒玩吧！」

慧兒莫明其妙的就紅了臉蛋兒，王老太太，從櫃子裏找出一個口琴給了她。

兩位老太太替我們解了圍，我們這才出來，走向月昭房裏去。

月昭的屋子，陳設得異常華麗，這是一間臥室帶書房。

後牆右角是一支很精緻的小銅床，左角是梳裝檯，山牆的右邊緊靠着梳裝檯，是一架帶穿衣鏡的衣櫥，左邊是玻璃書櫥。前面是窗戶，窗下擺着寫字檯，牆壁上掛了幾幅油畫，雖然不很大的一間屋子，却陳設得既美麗而又清雅。

我進得屋內，只覺得一股奇異的溫香，鑽入鼻孔裏去，頓時全身感覺到非常的舒適。

她讓我坐在寫字檯前的椅子上，並且從抽屜裏拿出一聽未曾開筒的香烟，隨

時間了給我吸。我不禁奇異起來，因為我曉得她素來是不吸煙的。

我將香煙含在口裏，她已把火柴擦着，替我來點，慌得我趕緊去接，『不敢當如此客氣呵！』

『噫，』她躲開我的手，『請吸吧！要燒我的指頭兒了！』終於她燃着了這支香煙。這是我有生以來初次享受這樣的艷福，因為這小小的一釘點兒事情，想到我終身的幸福，不由得自己笑了。

『你笑什麼？』月昭含笑問我。

『我笑，』我深吸一口香煙，如同駕雲成仙一般的快活，『今天你竟然開了戒了！我知道你們醫學界的人，向來反對吸煙的，你也是其中的一個。』

『哈哈！』她聽了也嫣然一笑，『你的話不錯，實在我買香煙今天要算初次！我連香煙價目都不大清楚，煙質的好壞更不曉得！我只聽人家說老炮台的牌子算是最好的煙，所以今天早晨特意親自跑出去買這個煙！』她說着忽又咯咯笑起来

來，弄得人莫明其妙，『還有笑話兒呢！我帶了伍元錢去買烟，還怕不夠，心理老犯啾咕，買了一筒煙，給了人家五塊錢，回頭就走！舖子裏的人，趕緊喊我說『小姐，還有錢呢！』我才想起沒有問價錢，他說『還有錢呢』，我當是錢不夠，正要又掏錢給他，他却倒找回我三塊多錢，我奇怪極了！不由脫口說出一句『才一塊多錢』！那夥計一吐舌說：『好大口氣！』令人多不好意思呀！』

『哈呀！』我也忍不住好笑，而同時又覺得她天真得可愛！『這都是爲了我呵！我應該如何感謝你哪！』

『不許言謝！要不是爲了我的……』她不說下去。

『你的什麼？』我逼着問她，這樣逼她不能算是殘忍，只能算有趣。

『要不是爲了我的愛！』愛字的聲音特別低微，同時還有些微微發喘，『我是不能開戒的！』她羞得小臉兒通紅，一頭撲在我的懷裏，並且她的下半截身子就跪在地毯上了。

我嗅着她髮裏的處女香，渾身血管登時都緊張起來，心裏說不出來的一種異樣的滋味，不知道因為什麼就哭了。

她覺得我的眼淚流到她的耳朵上，嚇得她忽的抬起頭來。

『哎呀！』她驚奇！『你……你幹嗎？』

『……』我又笑了笑，並沒有說什麼話。

『哥哥！』甜蜜的一聲喊叫，『你想起什麼心事來了！你哭！』她站起來，又把我的頭擁抱在她的懷中。

『沒有什麼，妹！你別疑心！我因為愛你到於極點，不知怎麼緣故便流下一滴淚來，其實我心裏並沒有什麼悲傷的事！我的哭實在是樂極的哭！妹妹！你別怕！』

她也擦了擦她的眼睛撓起我的手說：

『到床上歇一歇吧！』我不由的順着她的手就站起來，走向床邊，慢慢的躺

在床上。

軟綿綿的床，我躺在上面如同睡在慈母的懷中一般。

她把抽屜裏藏着的水菓點心統統裝在碟子裏拿來給我吃。最有趣者，她把蘋果削成片兒，也躺在我的對面，一片一片往我嘴裏喂。對美人而吃蘋果，也是人生不易的美事呵！

『妹妹！』我情不自禁，『這蘋果還不如那蘋果的滋味好呢！』

『那個蘋果？』她嘴裏含着一片蘋果奇疑的問。

『那！』我指一指她的臉蛋兒，真紅潤得比蘋果還可愛，『能不能給我些吃
啊！』

『配像蘋果嗎？』她臉兒更紅了，接着湊過來，讓我吻了一下。『還有！』

我以為她讓我吻她那面，趕緊過去，其實她却又躲開了，我不免怔了怔。

『難道不吃些櫻桃嗎？』她的唇兒已經吻到我的口邊了。

這一幕閨房的溫存，是我一輩子也不能忘掉的。

『哥哥！』她突然也哭起來，『我覺得今後，若沒有你，我便是一天也不能活了！』她伏在我懷中哭得更起勁。

她這時已經也了解了愛情的神秘，到那喜歡的極點時，並不是笑，而是哭。

『是！』我捏着她的手兒，『你應當了解我，我是永久不能把你忘却的，我給你一個證明，你看我和瑛！』

她聽到這裏，把我緊緊抱了一下，馬上就轉啼爲笑，我知道她已經完全了解我，並且更知道我把我的心，已經由瑛的身上，拿來交給她了！她如何能不快活哪！

我看一看她的書架上，大部分是關於文學的書。

有一本手抄的冊子，書皮兒寫着『月昭文集』四字。我拿下來，正要翻開裏面看，她看見了劈手一把搶了過去。

『不要看！太寒蠢！』

『妹！』我正色的說，『不應該這樣，我們號稱受過新教育的人，如何還學那不大方的樣子呢！何況還是對於我呢！』

『是我沒有事瞎寫着玩的，』她說着，把那抄本遞給我。『你可不許笑我！』
『那當然！』

我翻開一看，原來是一篇論文，題目是紅樓夢研究，我一看這題目，就喜歡得幾乎跳起來。月昭不但可愛，旨趣還和我一樣，天哪！如何這樣巧，今世失却了她，又遇到她。

及至我一高興，一氣把一篇文章都讀完，真正使我拍案驚奇。這篇文章拿去做大學畢業論文，至少也可以列在甲等。

我正要誇讚時，那個梳高冠兒的老媽子，又進來了，她現在見了我，不敢那樣恨了。和顏悅色的說：

「少爺小姐們請吃飯吧！」她這前倨後恭的醜樣兒，使我不由得有些好笑。

我和月昭走向上房，兩位老太太看着我們只是笑。桌子上擺了很豐盛的一桌席。我連說『太費事！』月昭就說『不客氣！』老太太們更笑得起勁。

大家吃完飯，漱洗以後，坐了一會兒，我和月昭依舊到她屋裏去，他給我倒盃熱茶。

「哥！」她忽而規規矩矩的和我說話，『我打算要唸書，你說我研究什麼好呢？』

『我看你最好研究文學，或是音樂！不過總還得看你自己對什麼有興趣！』

『我也是願意學文學，並且想考你們北大；我們如果能都在一系，那時時刻刻你都可以和我研究功課，不過我就怕考不取！那才寒蠢呢！』

『不會考不上！你的根底很實在！我不是故意恭維你！憑你那篇紅樓夢研究一文，簡直當畢業論文都綽綽有餘！』

「是嗎？」她無限的高興，「我去試試看吧！」

「很好！那天報名？我同你一塊兒去！這次續招以後，恐怕就不再招了！」

「好！」她頓時又打起了精神，「我還得預備預備功課，哥能幫我的忙嗎？」

「可以的！我每天都來！」我允許了她。

「你每天跑，怪熱的天氣，我可捨不得你嘍！還是我去吧！」

「不要緊！」我心裏又有些麻蘇蘇的，「我那裏，慧兒儘鬧，不如你這兒倒

清靜！我們從那天開始呢！」

「我看！」她擺着手指兒算着，「從後天起吧！明天我請老師好好玩一天，後

兒便不許玩兒了！收住心研究功課，到考完了再玩！你看好嗎！」

「好！就這樣辦了！」我也很高興。

我們把這事告訴了雙方的母親之後，她們兩位老太太都很喜歡，並且十分贊

成。

晚飯以後，我先和月昭，決定預備功課的步驟。她又和我約妥了明天下午一點，我仍來找她一塊兒出去。

兩人的話越說越多，直到母親催了好幾次要走，月昭總戀戀不捨，我臨後告訴她我們明天倒又要會面，何必在這一會兒功夫呢。她才和我捋別，我才得同母親告辭家來。

第十五

我在家裏吃過午飯，便一直跑向無量大人胡同去。

月昭久已收拾停當，候我多時了。她新燙了的頭髮，粉色的臉兒，鮮紅的嘴唇兒，又穿着藍底白印花印度綢的長旗衫，別提有多麼美了。

我們一塊兒出來，並沒有坐車，只是並肩而行，喁喁私語，另是一種趣味，

不覺得一點兒疲乏，真比坐着車死板板的來得舒服。

我們沿途走着，只顧說話兒，並沒有決定是往那裏去。走出胡同口兒，看見光陸電影院的廣告，才想起來我們是要看電影。因為主要的目的，是爲倆人痛痛快快玩一天，不是專專爲看電影，所以事先並沒有注意到誰家演什麼片子。現在走了一陣，又感覺到一屆走道兒的興趣，實在不願意一出胡同口兒，就去看電影，況且時間還很早，老早的坐在那裏算幹嗎的，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不管他光陸的片子好壞，我們倆都不約而同的不主張到光陸去，這下子不要緊，光陸電影院，便算打脫了兩個客坐兒。

我們信步進了金魚胡同，到了東安市場門口，就一塊兒走進去，撲鼻的花兒香，和清脆的賣水菜的銅碗兒響，忽然勾動了昭的饞涎，立刻要我陪她去吃冰攪凌，我只好答應。其實天氣不很熱了，我真不需要去吃涼的。

她一直走進葆榮齋，我不由得悄悄一笑。這宗點心舖子，本來不很大，樓上

設有雅坐，是專給青年男女們預備談情話的地方。掌櫃的又和我認識，今天我居然也帶了女朋友來這裏，給他們見了，一定會注意，只要他們和我作個鬼臉兒，我多少是要有些難爲情，但是月昭已經進去了，我自自然然也不好跟着。

「王小姐！請上樓！」掌櫃夥計亂哄哄的招護月昭，我才知道敢情她也是這裏的熟主顧。

「來啦，您！」他們看見我緊跟着進去，也來打招護，同時看月昭一眼，悄悄的問我，「是一事嗎！」

「噫，」月昭却鼻子裏哼了一聲，昂起頭來，擺出十足的小姐架子，來讓我上樓。

「請上樓二位！今兒清靜！」掌櫃的奇異的笑着。夥計們也似乎都在注視我們。

樓上果然清靜，連我們祇有四個人，却好是兩對兒。我們先不去注意別的，

坐下來先要兩個冰攪凌。

那一對兒，不曉得是夫妻，還是愛人，女的長得還不錯，打扮得挺摩登，但是比我們月昭却差得多了。男的雖也是西服革履，但是面孔長得不很好看，臉太長了，起碼足有一英尺。

他們吃着還不老實，四隻眼不住的往我們這裏瞧。那種樣兒很令人可笑，他們看人是偷着看，互相在那裏欺騙，男的不用說是看月昭，女的看看我，却也看看月昭。隨後，那女的不自覺的撇了撇嘴兒，男的呢，整整他的領帶，又摸摸頭髮。女的一眼看見了，立刻臉上紅了，好像生氣了似的！

這兩位寶貝，真教人笑得肚子痛，月昭倒不覺得，只顧一匙一匙的吃着。

月昭和我又要了一盃檸檬水，我先喝完了，她却只喝一半就不喝了，把半盃遞給我說：

『替我喝了吧！』

我不能說不喝，也不能不喝，然而那個男的却倒張大了嘴，看得呆了，女的又撇嘴，冷笑了一聲。

我們算了帳，便出來，臨行我故意回頭看一看，那男的兀自瞪着眼睛釘月昭，女的把嘴唇撇了又撇。

時間還早，我們就在市場兜幾個圈子。後來我想起來，有在這裏跑開腿的功夫，何不去打檯球玩。

我的提議，月昭也贊成，於是我們就跑到會賢球社去，一進門，又惹起許多球客的注意，那時候，哼，我多少有些得意啊！

打了半點鐘，結果讓月昭贏了我。

出了市場南門，順着王府井大街，拐到東長安街，到了平安電影院。

我們坐定之後，才曉得片子是李麗吉舒的『紅字』。因為從前都看過李麗吉舒的名片『賴婚』，所以覺得這片『紅字』一定不會錯的。

影片開演了，劇情果然不壞，月昭是個富於感情的女孩兒，看到這樣的悲劇，當然會受感動的。

那劇中的婦人，抱着她的孩子，受衆人辱罵而將上斷頭臺的時候，我在暗淡的光線之中，看見月昭擦摩她的眼淚。

「昭，」我扯扯她的衫袖，「你做什麼？」

「沒做什麼呀！」她回過頭來低聲向我說。

「我看見你哭，別替古人擔憂呵！」我也低聲笑着說。

她輕輕擰了我膀子一下，順手喂在我口裏一塊糖。

電影散了，依我要回家了，她游興未足，一定還要去公園。我又是不能不陪，於是就坐了兩輛車子到中山公園去。

在公園裏，一對一對的情侶，是不希罕的，遍地都是。不過我把她們一個個都深切的注意了，真沒有一個能比得上我們月昭的。瞧哪！同着這樣漂亮的愛人

，和不如她的人走在一起，是多麼得意呢！

不論什麼人，走過來都放出羨慕的眼光來瞧我們一眼，月昭也自鳴得意的故意和我挽着臂兒走。走了不少路，我覺得有些困乏了，於是便在來今雨軒找個茶座兒歇一歇。

「昭」我噓着瓜子兒，「今天可玩得盡興了吧？」

她微微一笑，臉兒紅馥馥的，非常令人可憐可愛。

「咱們今天也有點發瘋！看電影，可不到兩點鐘就出來，放得車不坐，偏要溜腿，你不覺累嗎？」她歪着身軀，含着笑問我，顯着她多少有些兒倦意了！

「我倒不累，只怕你有些乏了吧！」我替她斟一盃茶，「喝盃茶，我送你回去休息！」

「嗯，不，」她扭一扭頭，有些撒嬌，「再玩一會兒吧！明兒就要收起心來念書了！」

『好，』我笑了，『我是怕你累了呢！』

『哥！』聲音低極了，『你餓了吧！吃些什麼呢！』

『隨便弄點吃吧，你想吃什麼，就來什麼吧！』

『那我那知道你愛吃什麼不愛吃什麼呢？』她笑着，那一雙梨渦顯得特別真

『你愛吃的，我就愛吃！我不愛吃的，你若愛吃，我也就愛吃了！』

『哈，哈，』她聽了高興得咯咯的笑起來了。『好，我寫幾樣！』

點心要來了，我們吃的很香甜，月昭忍不住一笑說：

『你看咱們，家裏好好的飯，都不如這點心吃得香呢！』

『不論什麼事都一樣，日子長了就膩，偶一爲之，就覺新鮮！』

『對！』她笑着點點頭，『咱們今天不白玩兒，還悟到一段哲理了呢！』

『這是火腿燒餅和冰攪凌在肚子裏起了化學作用，才變出這段哲理來！』

「怎麼講？」她有些疑惑。

「當然呵，」我故意裝着正經樣子，「油膩和冰摻在一起，是會壞肚子拉稀放屁的呵！」

一句話把她逗得彎腰大笑，嘴裏的一口茶，直噴出來，嗆得她咳嗽了半天，連眼淚都笑出來了。

「你怎麼，嘔得人肚子都痛了！」她雙手捧着胸口，大有「西子捧心」之妙。

「肚子痛了嗎？也要……」我不好意思說下去。

「你罵我，我可不答應！」她似笑非笑的瞪着我。

「對不起！我可不敢！」

「我們今天快樂極了！要不我們索興再玩他半夜，去聽戲，今天開明梅蘭芳有戲，『鳳還巢』，那段流水好聽極了！或者到白宮去跳舞，你看如何？」她還不足興，又琢磨聽戲跳舞。

『得啦！小姐！』我攔住她，『改天再說吧！提防樂極生悲的，等將來考完了，愛怎玩呢，都放心了！』

『對！我假使僥倖考上的話，我要好好請請你！作爲謝師！』

『別那樣！應該我請，替你作賀！』

『不論誰請誰，都得考上再說！』

『一定能考取！咱們打個賭！』

『好，考上我請你！考不上你請我！』她笑着。

『不成！那我不是又要白吃嗎？』我也笑了。

『你說怎樣呢？』

『臨時再定吧！』

天氣漸漸要黑了，我們便出了公園，送她回家去。

第十六

今天是北大覆試放榜的日子，月昭一早就跑了來。那時候我剛起床未久，因為我捉摹了月昭考試的成績，所以知道她這一次一定十拿九穩要錄取的。北大向來是這樣的，如果初試要是錄取，覆試是沒有多大問題的。

但是月昭却老是撐不住氣，她覺得她不看見榜上真有了她的名字時，總有些靠不住的。

她一進門來，從她面部的情態看來，就知道她心裏正在不安定，由她說話的語聲裏又可以證明她似乎還有無限的恐懼。

『昭，』我一見面先安慰她，『別着急，我保險你這一次一定會錄取的。』

『那也不見得呵！不知怎麼回事，我心裏老是突突的跳！』她嬌怯地倒在

我的床上。

「你瞧你這孩子！幹嗎這麼胆兒小，初試的難關都過去了，覆試倒會這樣駭怕，況且你考試的結果又是很圓滿的呢！」

「哼，」她斜着瞟了我一眼，「人家是孩子，你多大了！」

「是是！又挑眼了！我的錯！我說錯了！你原諒我吧！」我笑着說着，也坐在床沿兒上。

「萱哥！」她一手扯着我的衣裳，苦苦哀告，「你帶我去看榜吧！取不取也好教人放心了！」

「榜那能這麼早就貼出來？好好歇一會，吃過午飯去都不晚！」

「不嗎！」她又撒嬌，眉頭繃着，怪惹人憐愛的，「我這陣坐站不安！要不我們出去玩兒去，省得這麼悶着！」

「也好！我們到北海去玩兒，從北海出來，到北大去很近的！——但是我還沒

有吃點心呢！」我說。

「得啦！趕快走吧！俄會兒不要緊的，回頭我請你仿膳好不好？」她說着，伸個懶腰站了起來。

她重新洗了臉，擦了粉，倆人一塊兒走出來。

出門來，我先喊洋車，她制止我說：

「別，走着說話兒多麼有趣！幹嗎一出門就要坐車？況且這兒離北海才多遠！」

「好，」我笑了笑，「我是怕你走不動！」

「得啦罷！」她撇一撇嘴，「這麼小看人呢！」

順着護城河往西走去，隨走隨說着話兒，倒是有趣，不過，就是塵土太大了，有時直往人鼻子眼兒裏鑽，嗆得人說不出話來。

北京城有名的土大，平素就有「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徽號。往日價

出門就坐車，倒不顯得，今兒實地一試驗，才知道實在是名不虛傳。

一直走到西安門，上了凹凸不平的馬路，多少好一些，月昭才敢開口和我說話。

『萱哥，』她笑了笑，『假使我這次要考上的話，那是多麼快活的一件事！』
『你不用三心二意了！我給你保險！這次一定考得上，如果榜上無名，你踢着我走！』

『真的？榜上無名，我可真踢着你走！』她說着笑不可仰。

我們進了北海，沿着土岸一直走去。雖然已經走了不少的路了，但是還不得很累。

我和她要往小西天去，她死活駭怕不敢去，其實那有什麼可怕，千奇百怪的泥塑傢，實在是很有興趣的。

沒奈何，我們只有先往五龍亭休息一會兒。因為在上午的緣故，遊人簡直寥

寥無幾，尤其我們這一座亭子裏只有兩個人，就是我和月昭。

這種情形，我們很喜歡，很可以暢暢快快的談話，倒不必顧忌別人的注意。

談到月昭的考試，她自己又似乎有些把握了。她說：

『初試考數學時候，那一道幾何題，真妙極了，頭天你剛告我那「任取三點爲圓心，作三圓相切」的作圖題；第二天，真就有它，我一看到這道題時幾乎高興的笑出聲來！』

『那也沒有什麼？』我得意的一笑，『完全是由經驗和猜度來的！這道題，在前幾年已經就出過的！』

『那怎麼現在又出呢？』

『北大常常這樣，幾年以前的題，說不定幾年以後就又會出來！不然，投考的人們，要參考投考指南什麼的！』我告訴她這個秘訣。

『那麼，』她咯咯的笑着，『只要把歷年的投考指南唸得爛熟，便能考得上』

了！」

「那也不見得道道題是投考指南上的舊題呵！」

說了一會兒話，灌了一肚子清茶，沖得我飢腸轆轆的直響，月昭才想起來我尚沒有吃東西。

「哎喲，」她猛孤丁的嚷起來，「瞧我這糊塗勁兒，你還沒吃點心不是！走吧！仿膳去！」

「何必費事，就在這兒吃些得啦！」我說。

「那不行！說請你仿膳嗎！」

會清了賬，二人又返到了仿膳。

她替我叫了好些東西，她却不吃，我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這許多！這孩子真有些發傻氣，何時她曾見我吃過這許多的食量呢！

我們又划了半天的船，在我，摟愛人泛舟於荷花之內，是何等的快樂逍遙！

而在月昭却是惘惘不寧。我猜見他的心事，便同她上岸，出園，打道馬神廟北大而去！

走不了兩步，她忽然提議坐車，我知道她一定是心跳得很利害，而不能走路了。

到了北大校門，遠遠地就望見圍了一大堆人，這不用說已經放榜了。月昭幾乎沒有到跟前去看榜的勇氣！她一步挪不了三寸的蹭着，但我却首先跑過去了！

『王月昭』三個字，清清皙皙的在一大片人名字裏第一個先跳入我的眼簾裏，當下喜歡得我幾乎跳起來！

『來呵！昭！』我回頭去大聲疾呼，『瞧你不真是考上了嗎！』

『是嗎？』她一高興也忘其所以的一步就瞞過來。

我們倆這一嚷嚷，惹起許多人的注意，一個個向我們注視，我們也不暇去管

他們，只看了限日交費註冊的佈告，便雇上了兩部車子，飛也似的往無量大人胡同跑去。

一進門，月昭先清脆脆的喊了一聲『媽』！

『哦。』老太太在屋裏答應她。

她也不顧照護我，首先跳進屋裏，猛不防撲上去摟着她母親脖子搖了搖，把老太太嚇了一跳！

『怎麼回事？』老太太問她。

『我考取了！您瞧瞧我可是吹？』她得意揚揚，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還不是人家萱哥兒的力量！你還不是吹是什麼？』老太太滿臉都是笑，嘴裏這樣說，心裏何嘗不高興？

『嗯，是，……』月昭又是急又是笑，『是可是萱哥幫忙，但是考還是我自己去考的呵！』

『堂哥兒的力量也罷，你自己的本領也罷，橫豎我今天得請請你們，一來謝師，二來慶賀！你們看好不好？』老太太高興得哈哈大笑。

『這不結了！』月昭得理得理的。

『慶賀可以！謝師却不敢當！』我笑着說。

老太太吩咐打電話給市場五芳齋叫菜，月昭同我回到她自己的屋裏去。

一進門，月昭瘋了似的只叫我一下。

情話綿綿，不覺得幾個鐘頭過去了，那個高冠兒老媽子又跑來找我們去吃飯。

今天月昭的興頭特別大，開懷暢飲，直吃得杏眼也斜，才把飯吃完。

我回到家裏，忽然想到一句老話：『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那份得就別題。今兒一看月昭的歡欣，果然不錯。她的金榜題名的目的已算達到了，而我的洞房花燭的希望未卜何日才能實現呵！

第十七

不得了！自從月昭考取了北大之後，她簡直是得意歡喜到極點了。每天起來，都是跑出去玩兒，一出去，必定還要把我拖上陪着她，這種荒於嬉戲的勾當，我真幹得有些兒不耐煩了。

這幾天，我們所浪費掉金錢，統計起來，已經將達二百元了！我真有些駭怕，二百元差不多夠半年的學校費用了。她這種儘耍小姐的派頭兒，一味的擺闊，雖然是她母親肯充分的供給她，但是讓我想到我們的將來，真使我有些舌撻不下。

我於是趕緊向她進忠告，勸她不要再這樣，一來應當收收心預備上學，二來也提防着樂極生悲。好在她尚能聽我的話，她表示已經接受我的勸告。但是同時

她却也有一個要求，就是從明天起，停止外出，今天還得去痛痛快快的玩兒這麼一天。我雖然對於她的這種作事的不果斷，有些兒不滿意，但是却又不好十分的反對，因為她是一個女孩兒。

誰曉得天下的事情，真有這般奇巧的呢？在這最後的一天光陰，還讓我遇到這麼驚奇巧妙而同時也是極傷心的一件事情呢！

我們今天的計劃，是搭早八點二十五分的特別快車到天津去，足這麼一玩，然後再乘當天的晚九點的快車返回來。

這種動機，也是月昭的主意，在我覺得充滿了齷齪空氣的天津，祇有洋樓馬路，是沒有什麼好玩的，但她一定有那麼大的興頭，況且她的母親都願意她去，我幹嗎又去攔她的高興哪！雖然她和我的關係是和別人不同，說起來究竟算是名分未定呀！

想不到竟因為我爲了這一些兒的顧忌，而造成種種使別人猜疑，使自己傷心

，使一切的一切都發生了障礙，差一些兒沒有逼出人命來。

雖然這件事情，算是當時沒有發生重大變化，但是因為這件事情的引導，把我引到了悲愴的地境，使我眼睜睜的看我的愛人喪了性命，如何能叫我不心痛萬分！多少令人有些兒『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觸！雖然她並不真是因我而死的，但是假使我壓根兒不去認識她，不去招惹她的話，怎麼會找到後來煩愁和悲痛呢！

唉！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差點兒沒把我的性命又斷送掉！這叫我再說什麼呢？還不是自找！

母親本來就不願意我去天津，她老人家說得也有道理：

『你青年小夥子帶個大姑娘跑到天津去玩，固然你們倆沒有什麼不便，畢竟你們還沒有訂婚哪！難免別人瞎說八道！』

『本來我也不願意去！可是她母親也一定讓我陪她玩一回，當天去，當天回

來！並且給月昭兩百塊錢，說一半兒給我們用，一半兒給她帶東西！她還告訴月昭說不許用我的錢！」我告訴母親。

「錢倒是小事；不過，她把女兒這樣嬌慣，將來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樣改變那種小姐脾氣呢？作媳婦和作姑娘是不同的！我們小的時候跟着父母，父親又做着官，在任上，只知道改着樣兒吃，變着樣兒穿！趕到一出門子，當了家，才知道做人的難！」——昭兒那孩子我看倒挺聰明，不過她母親有些太嬌慣她了！現在這時代的女孩子，恐怕不能像老年間，我們那樣老實呵！」母親說完，沉吟了一陣。

「要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我曉得老人家的意思，是有些兒怕月昭將來到了我們家的不合拍。其實，在我覺得這種事兒，還離得很遠呢！

「不過，」我有些安慰母親的意思，「月昭倒很聽我的話！」

「不錯！」母親點一點頭，頓時滿臉堆下笑來，「她和你倒是實在不壞！」

母親一高興，給了我三十塊錢，她說：

『她母親雖然那樣說，然而你怎好去花她的錢？——要緊的，當天務必回來。』
『是！那一定！』我答應母親。

這都是未去天津以前的事情，下面的一段，便是到天津去發生的意外的變化了！

這一天的早晨，我在七點鐘起床了，漱洗完畢，一切都停當以後，才七點半。因為這不是什麼遠道的旅行，況且又是當天打來回，好像上過街似的，所以沒有什麼可收拾的，除了帶一件雨衣準備下雨穿，和一本書，預備在路上沒話說的時候看看之外，任什麼也沒有了。

忽然一陣汽車喇叭嗚嗚的狂吼之後，跟着月昭就跑了進來。她今天倒像出門似的，打扮得十分漂亮。所帶的東西也比我多，什麼小油紙傘，夾斗蓬，錢包，手提箱等等。傘和斗蓬還都算用得着，錢包也是她向例出門不離手的東西。惟有

這手提箱，我真不明白她爲什麼要不怕曬暖的帶着它？及至我打開一看，忍不住我笑了起來。原來是一箱子的化妝品和吃什麼的，除此之外還有她的兩雙高跟鞋。我再低頭看一看她的腳上，果然穿着的是一雙白帆布平底涼鞋，我只笑着點頭沒有說什麼。

「娘起來沒有？」她站在地板上，笑着問我。

近來，她總管母親也叫「娘」了，我不曉得她是算真認了作「乾娘」呢？還是因爲和我的關係，而也稱「娘」呢！可是她的嘴兒向來是很甜的，——譬如她初次到我家來，就管我叫「大哥」。

她不稱母親「媽」，而稱「娘」的緣故，先來我很莫明其妙，後來才知道她叫她自己的母親是「媽」，爲得有些分別。

「還沒起呢！我們不必去驚動了！——你吃什麼沒有？」我說。

「沒有！」她說着，去打開了手提箱，「我買來麵包黃油，我們吃些得啦！」

正說着，老王忽然送進來點心，是一盤包子，兩碗湯麵。我見了，很高興他的有見識。

『老太太起來了沒有？』我問他。

『還沒有吧！小姐起來上學去了！』劉姐剛才告訴我說您今天上天津，老太太吩咐教我侍候您！』老王提着油盤，吡着牙咧着大嘴笑。使我把當日瑛第一次來我家時的那一幕，條的在腦子裏轉了一下。

我們吃完了點心，擦臉漱口以後，我燃着一支香烟吸着，把剩下的半筒，打算裝在月昭的箱子內，預備車上用。

『幹嗎？』她笑着按捺住我的手，『箱子裏的還不夠你路上吸的，幹嗎還帶？』

『有了嗎？』我真還沒有看見，聽了她說，當下很佩服她的周到，同時，更感覺得她愛護我的心可謂無微不至，不能不令人喜歡的心花怒放。

「瞧瞧你的眼睛！」她翻開箱內的化妝品等等，果然露出了裏面的兩聽老砲台香烟。「這不是嗎？」

「嘿！」我笑着「又是老砲台！在路上也不過兩三個鐘頭，幹嗎買那麼多？」她笑着，又把箱子蓋好，說：

「必須在路上才能吸嗎？到了天津，剩下就得扔了嗎？」

我再沒說什麼，祇輕輕的用四個手指，把她兩邊的臉蛋兒捏了一下。

「討厭！」她嬌嗔着似笑不笑的瞧我一眼，「偏要這時候欺負人家，又得叫人麻煩半天！」她說着，趕緊照着鏡子，擦了擦粉。

八點一刻，我們起身上東車站去，臨走我告訴老王說：

「回頭老太太起來，告訴我們走了！」

「是！」他仍舊吡着牙笑。

月昭掏了一元錢遞給老王，樂得他嘴更咧得大了些。

『謝謝您！』他給昭請了個安，回頭又向我獻殷勤，『爺多早晚兒回來，我上火車站接您二位去！天津好地方，有外國地，火輪船，白日黑夜的人不斷，簡直的說吧，真叫好！您二位得住幾天吧！』一塊錢給出麻煩來，招得他胡說這一串兒。

『滾開吧！別在這兒胡說八道啦！』我申斥一句。

他笑着縮脖子，大概他還許有點兒莫明其妙呢！

汽車開足馬力，不到五分鐘就到了火車站。我們下了車，我正要問車價，車却開走了。

我把東西交給月昭，我好去買票。她却不接，獨自個兒跑到二等票房，買了兩張二等車票。我也沒有說什麼，我知道她的脾氣，我一要不讓她花錢，他就會說我小瞧她。

二等車究竟清淨得多。這一間車箱內，祇有十來個人，所以我們兩個竟佔了

四個人的座位。

覺得功夫不大，車就開動了。一路上說說笑笑，倒不寂寞，我帶的那本書，也沒有看，因為一直就沒有斷了說話兒。

到了新車站，車裏越發覺得人少了，這輛車的乘客差不多都下去，祇剩了那個白鬍鬚的外國老頭兒同我們一共三個人。

『我們下那家旅館？』車從新站又開出了之後我問她。

『天津好久我沒有來了！你看誰家好？於我們玩去方便！』她說。

『大一些的是六國飯店，國民飯店，還有惠中飯店，交通旅館！都在法租界。比較是六國清靜一些，差不多都是上等人住，可是離熱鬧地方遠點兒。其餘那三家倒在熱鬧地方，出去逛很方便，一出門就是勸業場，但是亂些！』我又告訴她。

『亂些怕什麼？我們獸一會兒就走了，爲得有個地方攔東西罷了。』她說着

停了半晌，忽然又低聲問我，『你說，怎麼亂些呢？是不是有那些壞人？』

『對了！』我笑着點點頭，『尤其以交通惠中兩家，真是野鷄亂飛呢！』

『那我們不便去，幹脆下六國飯店吧！遠些怕什麼？坐汽車呵！』她堅決的決定了。

下車後，坐了一部汽車到六國飯店，開了五十二號房間。洗了臉，沏了茶，月昭就躺在床上休息。

『你不累嗎？』她笑着問我，『也躺一躺來吧！歇會兒我們好出去玩。』她說着，身子往旁邊挪了一挪。

我躺在她身邊，覺得和在家裏兩個人躺在一塊兒有些異樣？馬上一霎那間，似乎起了一種遐想，心頭突突地跳了幾下。

『你怎麼不說話？想什麼呢？是不是想家？』她打趣我。

『我想起一件可笑的事情來！』我笑着說。

「什麼可笑的事情？」

「你看，」我先忍住笑，「一天價人們說『某人和某人開房間』，我們今天這不也是跑來開房間了嗎？……」

「我擰你！」她一隻纖纖玉手，輕輕把我的嘴角擰住，「你再胡說！」

「我不胡說了！你饒我吧！」我順勢把她的手放在我的唇上吻了一下。「這不是胡說，這要是給神經過敏的熟人曉得了，一定會說我們如此如此！碰巧就說我們『先行交易』，給我們終身背上一個冤枉的污點，其實我們真是清清白白的人呢？」

「你還瞎說八道！我要惱了！」他假裝掬起了小嘴，但是被我在脖子上一咯肢，她又忍不住「撲哧」一聲笑了。

「說真的！」我又說，可是我很正色，「所以我今天不主張去住交通惠中，那地方最熱鬧，我的熟朋友在天津有的是，在那些地方短不了遇見！他們自己荒

唐不說，保不定給人造出什麼，又不知道你是誰，萬一不巧，要教報界的朋友碰見，明天小報上就許來一段，那我還沒有什麼吃虧，你呢！何犯着平白的受一次侮辱！」

她聽了，點點頭，似乎覺得我的話有些道理，連連說道：

「所見正是！有理有理！」

我們歇了一陣，喝了一會兒茶，昭又替我燃着一支香烟，親手喂在我嘴上。

「回頭我們在那兒吃飯？」她問我。

「我們這就出去，到外邊吃去好不好？你看吧！是吃中餐還是吃西餐？」

「誰耐煩吃西餐？中國菜好了！近一點的，你說誰家菜好？」

「近一點的？」我就想着報告給她聽：「新泰和江蘇館，登瀛樓山東館，美

麗川菜館，再什麼南園，紫竹林，大食堂，小食堂，隨意吃便飯都不錯；哦，哦

，還有六味齋是素菜館，完全是素的，倒也別緻！」

『好！』她聽了高興起來，『我們今天吃這個素菜館子吧！』

『好，這就走吧！我可真有些餓了！已經快一點了，吃了還要逛，買東西，四點鐘還得回去，一下出去就辦了！』我說着，按鈴把茶房喚來，吩咐他叫一部車來。

在叫車的功夫，月昭趕緊收拾，換衣服鞋子，打扮得天仙似的，愛得我發狂一般又想要 *kiss* 她，給她輕輕推開，含曠帶笑的說：

『不早了！人家剛擦好……』

『哦，哦，是了！恕罪恕罪！』我涎着臉兒說。

『我們還得到中原公司，母親託買好些東西呢！』

『幹嗎非照顧中原公司，我頂不贊成你們這般小姐太太們！只聽名聲大的舖子！只揀價錢高的東西！其實大商店的貨色並不見得真好，還是死敲竹槓，要說可也是，那些幾層高樓的大買賣，不騙你們吃誰去呢！』我說。

『瞧，瞧，哎呀！』她又望了我一眼，『人家好意同你說句話，瞧瞧你這一套牢騷！』

『我說得都是實話，你要買什麼吧？不一定要到中原公司呵！』

『我有一個單子，無非是料子和零碎東西！』

『那也好。回頭我們先去中原公司看看，再到別處看看，比較一下，誰家東西好，價錢便宜，買誰家的，好不好？』我問她。

『這還像句話！』她也笑了。

車來了，我們一同出去，月昭把一疊鈔票交給我替她拿着，我說，你自己帶着好了，她又瞪起眼說我『貧！』倒教我不好再說什麼，只好替她裝在我衣袋裏。

我吩咐茶房鎖好了門，便和月昭一同上了車，風馳電捲般的駛向六味齋去。到了六味齋，找到了一間很清淨的單間，隨便叫了幾樣菜。月昭說是這些豆

腐做的假魚假肉和假鷄鴨，非常有趣，吃着也適口。

我是早已肚子餓得山響，不管他好吃不好吃，先吃飽了再說。月昭儘惦記着買東西，又怕時候晚了誤了車，所以只吃了一碗飯便不吃了，並且還一緊二急的催我。

『你瞧，』她擰了一把眉毛，『你又不着急了！已經快兩點了，還要買好些東西呢！』

『忙什麼呀！離八點鐘還早得很哪！』

『哦！我還記得是我們坐四點鐘的車呢！就早，你也是快些好，回頭我們還玩玩去！』她笑着說。

我趕緊把飯吃完，她會了錢，一同乘汽車先往日租界中原公司去。

車走在平坦的旭街大馬路上時，月昭看了看兩旁的景物，似乎起了一種感觸，牠這種感觸，是有些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她說：

『荳哥！我們中國人真是不長進！你瞧人家日本人治理下的街道，是多麼整潔呵！』

『嗤！』我不禁鼻子裏笑了一聲，『此言差矣！任憑那一國租界，我們都可去羨慕，惟有這個地方萬萬不可去羨慕！你看表面上洋樓馬路可不是十分的整齊乾淨，其實一切的非法的腐惡的事兒，也統統出在這個地方呢！』我說着，一指兩旁的幾家飯店，『你瞧，這不是，樂利旅館，德義樓，……：大北飯店，還有前邊的新旅社，簡直的說吧，都是鴉片烟窟，和嗎啡金丹白面銷售處。……：』

正說着，車停在了中原公司的門口了。我們一同進到裏面，我帶着她從底下一直遊到了五層樓。把她高興得什麼似的。

『好呵！怪不得人人都說中原的貨色全，果然是規模不小，那年我來天津，這裏還沒蓋起來呢！』她一邊走，一邊和我說。

她見一樣東西，就想買一樣，我是竭力的勸阻她，臨後她有些急了，掬起小

嘴兒說：

「你老說貴，你瞧，那一樣不比北平便宜呢！」

「別着急，」我笑着勸她，「有得是便宜東西，回頭我準帶你買到就是了。橫豎她的錢都在我身邊帶着呢，她又不好硬向我要，我不掏出來，她是沒法子買。臨後她氣兒了，也不理我，一賭氣買了一打絲襪，這一下，就是二十多塊錢。我沒法子，只好掏錢，誰曉得她一聲不響打開自己的皮包，就拿出三十元錢，付了帳。我不知道，敢情她皮包裏還有錢呢。」

她買了襪子，氣頓時就消了。後來又走到鐘表部，她笑着說：

「這回你可不要攔我，我母親指定要我在中原替她買一隻表！」

「好！」我笑一笑，不便再說什麼。

「這玩意兒，我可是不懂行，你替我挑一隻吧！」她告我說。

「我知道她老人家喜歡什麼樣的呢？是要手表嗎？」我問她。

『要懷表，你看什麼樣的好就行，她老人家也不懂得！』臨後她又悄悄告訴我，『破三十元左右！』

我琢磨老太太們玩表，一定不講究瓢子，只要表面好看就行了，於是我就選了一隻夾金閃亮的小懷表，價目三十二元五角，隨着我就付了錢。把表遞給月昭，她却教我先帶着，我只好替她裝起來，她還不依，一定要我帶在外邊。

一出門，她咯咯的笑起來了。

『萱哥！這隻表，是我送你的！你如果不要，就是瞧不起我！』

我不由的一怔，接着才恍然大悟了。既是老太太要表，豈能不告訴她什麼樣兒，并且她要叫我挑？但是同時我又有些後悔，早知如此，幹嗎要買這只。而不買那鋼殼的？

她要在附近步行的逛一逛，我只好陪着她，把車打發到東南城角等我們。

我和她到了太和公園，她說沒有什麼好玩，比不上北平的中山公園，那是自

然的，那裏的公園能比得上北平？回頭又返到旭街，一直溜着馬路往北走去。在馬路的兩邊，她又發見了不少的驚人玩意兒。

『萱哥，』她指着胡同裏牆壁上的大紅紙條，『這裏是不是戲館子，我們去看看好不好？』她說着，便有拐進去的意思，嚇得我把拉住她的胳膊。

『哎呀！我的小姐！什麼地方？你就亂跑！』

她一下子明白過來了，也嚇得一吐舌頭，緋紅了臉，低着頭，扯着我就走。

她再無心觀看路傍景，一鼓作氣跑到東南城角，找到了我們的汽車，不等汽車夫開門，她一下拉開車門，就跳進去，好像逃出了危險地帶似的，才一塊石頭落了地，放下了心。

『怎麼樣？我不瞎說吧？』我笑着問她。

『我真信你的話了！怎麼那種地方竟攔在大街上呢！』

『那算什麼？也是一種正當營業呵』我仍笑着。

她瞪了我一眼，沒有理我——我告訴車夫讓車開到估衣街。

『誰去買估衣呀？』月昭懷疑的問我。

『別問，到了，你自會明白！』

到了瑞蚨祥門口，我教車停住，月昭才含着笑說：

『哦！敢情天津的瑞蚨祥是在這裏！』

在瑞蚨祥，月昭揀了好些衣料，結果算賬比北平便宜得多，一樣的東西，這裏的價錢和中原公司就差好些，我笑着問月昭『如何？』她才笑着不言語了。

樣子沒有揀全，出來到敦慶隆，又買幾樣，把月昭高興得什麼似的。

二番回到法租界，我同她到勸業場，天祥市場，泰康……足逛了一氣，她又買了些零星東西。我打算一同回飯店去休息。

她看看表，才只五點多鐘，還覺得游興不足，死活要再壓一壓馬路？我只得由着她。

走到一家冷食店門口，月昭說熟得很，要進去歇一會兒，我却也跑得口渴了，順便在馬路傍邊買了幾份小報，便和她一同走進去。

這家冷食店，也是隨着時代邁進的，我們一進門，一陣尖銳刺耳的怪叫，這便是所謂女招待者也，她們爲了生活受着壓迫，這也是掙扎生命的呼聲吧？

我們上了樓進到一間雅座裏去，我便只願去看天津特有的一種小報，月昭看見女招待，大概發出『物傷其類』的同情心了，坐在這裏，多少有些兒偏促不安。

一個年紀大約二十以上的女招待，身材很窈窕，面孔也還清秀。進來招待我們，說話很不討厭；並且應酬非常週到。看樣子大概是個很在行的女子。

我隨意要了幾樣冷食，和月昭一同吃着，她等那女招待出去之後，似乎才覺得隨便一些。可是當我們還沒有吃了一半，那個女招待便又蹇進來了。

她拿着兩條毛巾伺候我們擦臉，當我接毛巾的當兒，無意之間，一眼瞥見她

青色旗衫的大襟上，綉着一個白色『2』字。

月昭很快的把兩盃刨冰吃完，立刻就想去，我自然也沒有什麼可留戀的，於是就按鈴喊她們來算賬。

那二號進來算清賬目，找回零錢以後，月昭趕緊立起身來，連嘴唇上吃褪了的口脂都不顧得另抹，匆匆的便出來了。

不料想我們剛到樓梯口，正要走下去時，迎頭忽然上來一個青年女子。可是我並沒有去注意她。

「呵？萱……」一聲熟識的語聲，突然跳進我的耳裏去，從耳膜震動腦海；猛然抬起頭來，和我對面的一張久已深印在我腦中的面孔相看時，機靈靈打個冷戰，好像晴天一聲霹靂，把我擊到半天空，又從幾十丈高的空中摔下來。轟震得我，眼黑，耳聾，虛飄飄身不由己，勢將要失掉知覺了。

在我面前站着的，亭亭玉立，雖然消瘦而不減當年豐韻的這個女子，不是別

人，却正是我日夜思念，爲她瘋狂，爲她消瘦，爲她一病幾死，以至一時一刻也未會忘却，更至使我能到了今天的『顧瑛』！

我驀地裏遇見了她，能想得見我是何等驚奇，駭怪，狂喜，悲哀，麻木，而致不能哭，不能笑，不能說話，我不知道這時的我，是悲是喜，而只覺得啼笑皆非！站在我面前的顧瑛，不用說，和我是同樣的感觸，同樣的心情，同樣的啼笑皆非，同樣的麻然不覺！

她痴痴地立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光着一雙大而明的眼睛，釘釘的瞧着我的臉！

一霎那的光陰飛過去，我的意志給月昭的一聲呼喚，才恢復了清明。

『月昭！她……她……就是『顧瑛』！』我知道我的語聲中的『顧瑛』二字一出口，瑛馬上也會明白過來，看到這種情形，立刻就會逃遁的，於是我隨着我的語聲，發出後，突然飛也似的撲過去把她拉住，果然，在這間不容絲的一忽兒

，她要逃，已經來不及了。

瑛再沒有別的法子，臉覆在我的肩頭，嗚嗚的痛哭起來。我不用說，也要哭，不過是欲哭而無淚。

可愛的月昭，太聰明，太可愛，她眼看到這種可歌可泣的事兒，自然使她會受感動而流淚；但她能當事不亂，還來解勸大家。

『別哭吧！都明白些！這是什麼地方？』

一句話提醒我和瑛，連忙止住悲聲。這時候，都憑月昭一人的調度了。

『我們暫時什麼都不要說！只可說一句「有緣」！我先問顧小姐，現在能不能和我們一同走？』月昭真沉得住氣。

瑛的手兒，仍在我手裏拉着，她正要開口，月昭却又接着說：

『不是要帶顧小姐到那裏去！是請你先去一趟六國飯店，有千言萬語都到那裏說！因為這兒不是方便地方！』

『那可以的！』瑛點點頭，表示應允。

『萱，』昭又向我說，『你放開手，顧小姐聰明人，既允許到六國飯店，決然不會跑的，你倒可以放心，回頭有人上來，看着不是樣兒！』說着笑了笑，瑛的臉兒，臊了個緋紅。

幸而這一陣這家冷食店裏還沒有許多客座，所以我們亂了半天，只是幾個女招待站在傍邊發呆的瞧着熱鬧。

剛才那個二號，原來和瑛認識，今天的事情，她雖然也和傍人一樣的吃驚，可是她究竟總比較關心一點。

她把我們仍讓進剛才那間雅座裏去，有那好管閑事的女招待，便跑到樓下去報告她們掌櫃去了。

掌櫃進來了，他是個五十多歲的胖老頭兒，見人很和氣，看着倒像是個規矩人。

『嗎事啊，你老！』他操着滿口的天津話這樣問。

『沒有什麼事，掌櫃的！』月昭笑着向他說，『這位顧小姐是我們的老朋友，多年不見了，可巧今天在這兒遇上；所以多耽擱一會兒。打攪您的生意，很對不起！稍歇一會兒，我們就走的！』

『沒說得你老！進門吃嗎啦？小意思，我候啦！再吃點走不好嗎！』掌櫃笑嘻嘻的一死兒挽留。

『謝謝吧！已經吃過了！時候也不早啦！回頭我們還趕火車呢！』掌櫃點了點頭就出去了。那位二號又淘來一盆水讓瑛洗了臉，又攏了攏頭，

我們才一同謝了那位二號，一齊往外走。可是我始終忘了問她貴姓？

我們三人一同走出來，掌櫃又一直送到大街，看着我們上了汽車。

車都開出去一截兒了，我從後窗戶看，只見他兀自攏着禿腦袋瓜兒衝着我們還鞠躬呢！

第十八

一路上，我們這三個人，各有不同的心緒，這在各個人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出來的。大家都呆呆地坐在那裏，一語不發，一直由着車子把我們載到了六國飯店。

進了房間裏，好大半天我也沒有說一句話，這時候，在月昭，看着我和瑛的沉默，她是感覺到相當的奇異。在我自己是因爲一時找不出一句適當話兒來；瑛呢，我想是她要說的話太多了，以致不知從何說起？

茶房沏好了茶，出去之後，月昭跟着就把屋門，朝裏面鎖了。瑛的臉兒，似乎還紅了一紅。

這會兒，我覺得很不得勁兒，我知道瑛好容易見了我，自然胸中蘊藏着千言

萬語，要和我痛痛快快的哭訴一番，但是有一個在她還認爲是陌生的月昭在面前，使她不能不有所忌諱。她的意思，我何嘗看不出來？但是這教我有什麼辦法，既不能使月昭迴避，又不能讓瑛暢談。因此，倒弄得我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了。

這樣儘自相對默然，終不像回事，臨後還是月昭看透了各方的苦衷和爲難，於是她先開口了。

『瑛姐姐！請您不要把我當做外人，玳會兒，您就知道，我跟您今天雖是初次見面，然而您的一切的一切，都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腦中了……』

瑛聽到這裏，抬起頭來，看一看月昭，又把我瞧了一眼。

『瑛姐姐，』月昭又說，『請您不要誤會，萱同我要好，而把您的歷史統統當笑話的資料告訴我了！』月昭頓了頓，『也罷！我先把我和萱的關係和經過告訴您，您聽明白了之後，一定才能把您種種的話兒說出來，免得萱的着急，和我對您的關心！……』

月昭把我病住醫院，一直到現在來天津玩的這一段事兒，一字不遺的告訴了瑛，並且其中還替我加了不少讚美之詞，說我對瑛如何的忠誠，如何把像片懸在床頭紀念不忘，她自己和我如何認識，如何敬仰我，雖然倆人已經很親密了，但是因為我兀自不忘瑛的緣故，所以到現在仍自沒有宣佈訂婚云云。

這一席話不要緊，說得瑛哭成淚人兒似的了。我見她哭，也忍不住回憶前情，淚如泉湧。

『小姐！』瑛竭力忍住了哭，含淚向月昭說，『您真是我顧瑛莫大的恩人，但是我還不曉得您貴姓？』

『哎呀，』月昭雖笑着，但我看見她的眼睛，確乎是已經有些溼潤了，『這話從何說起呢？瑛姐姐幹嗎這樣客氣！——我叫王月昭！』

『王小姐！我和萱的過去，您已經曉得很詳細了！您能救下了萱，就如同救下了我一樣！』瑛又說。

「瑛姐姐！您再叫我王小姐，簡直如同罵我一般，難道我不配您稱一聲妹妹嗎？——又是什麼恩人不恩人，這些客氣話，真比打我一頓還難受，說真的，我們幾個人，都可說是有緣，要不是因為您的話，我何從認識萱呢？」月昭說到這裏，臉兒微微紅了一紅。

「我如何敢稱王小姐「妹妹」？我現在已經是一個罪人，不是從前的那個「顧瑛」了！」瑛說着說着又哭起來了。

「哎，月昭急了，又掬起了小嘴，「說來說去，還是瞧不起我們這個毛丫頭，那我只好先回北平去了！」她說着，提起手提箱，真個就要走。

在一轉眼的功夫，我滿心裏有些不高興瑛的做作，果真和從前有點兩樣兒了。
。
月昭過去向門口走，慌得瑛跪在地板上，雙手抱着月昭的兩條腿，並且痛哭的失了聲，說不出一句話，弄得我更有些「伸手抓不着癢處」了。

『得了！』我也開始調解了，『二位都請看我這個可憐的人兒吧！——』昭也先別走，瑛也別改變了從前的樣兒，咱們都坐下，談談正經問題，好不好？』

月昭把瑛扶起來，拉着手兒，並肩坐在床上。我先和月昭說：

『現在已經快七點鐘了！我們今天是怎麼樣？』

『當然不能回去了！我們乾脆談一夜，決定了以後的趨向再說！』月昭說。

『好是好，可是我們說的今晚回去，忽然又不回去，不怕家裏着急嗎？』我猶疑着。

『我看你們二位先回去吧！一來省得家裏不放心，二來也免得別人說閑話！那怕明天再來，或者我去北平，有得是說話的日子！』瑛這樣勸我們。

『不要緊！』月昭有法子，『打個長途電話告訴一聲兒好了。』她回頭又笑着和瑛說，『好容易捉到你！豈能再輕易放走你！我的姐姐！你沒瞧見呢，你一失蹤不要緊，幾乎急死一口子！』

馬上告訴茶房要電話，又換熱茶，一陣子亂過去，這才算能正正經經的談話兒。

『瑛妹！』我未語先流淚，『我希望你不要改變了從前你我的樣兒！』

『萱哥！』瑛也哭着，『但是我確實已經不是從前那個人了呵！我現在已經是一個罪人，我會同你說得清楚，任憑我自己如何的懺悔，但是我已不能得你原諒和饒恕的呀！』

『瑛姐姐！』月昭也哭着勸她，『這不算是你的罪惡，你是我們軟弱的女子中被人欺騙被人壓迫更是被人蹂躪的一個，你是一個不幸者！我們是有人心的，只有可憐你，同情你！尤其是我和萱這兩個，一個是和你同樣的——軟弱的女性，一個是愛你最切的人，如何能忍心去罪你呢？你的罪人，確確實實的是欺凌你的那個蘇佩文——那隻無情的兇惡的野獸！他不只是你一個人的罪犯，簡直可以說是我們女界的姦賊！姐姐呀！請你再不要懦弱了！再不要自暴自棄了！』月

昭說着，握緊了拳頭，大有要一拳就打倒蘇佩文之意！

『瑛妹妹！』我又懇切的說，『昭妹是直爽坦白的一個人，她說的話非常有道理！你倒別辜負了她的好意！你想！當日我既然那樣熱烈的愛你，豈能因為你受了別人的欺騙和蹂躪，不去憐憫你，反倒忍心去恨你呢？你更不要以為你悔不當初「不嫁我而嫁蘇佩文！」但是這正是你的偉大！你不忍心負他，而他倒忍心害你，這是他的毫無人心，實際你精神是得到勝利了！我也因此而更愛你了！再說，我們從那次在北平別離之後，跟着就演出那齣慘劇，差不多竟要永無見面的機會了，誰又想到今天又會重行相見呢？這不能不感謝是上帝賜與我們的呀！我們既然遇見這意外的歡欣，實在是應該慶幸的呵！』

『萱哥的話對極了！我們實在是應該慶幸的呢！』月昭拍着手兒說。

『哎，』瑛苦笑的笑，『萱哥待我的恩愛，昭妹對我的情義，我都十二萬分刻骨的感激！我只有永世的不敢忘掉！不過我覺得以後的事兒，不能再實現我們

從前曾有過的理想了，這還得請昭妹再救我一救，萱哥仍原諒我一步！」

又是一陣兒沉默。

「這個問題，我想稍等會再說！現在我們先吃晚飯！飯後，我們爽興暢暢快快的談一宿！瑛姐姐，今晚不回去行吧？」月昭提起吃飯，我才覺着肚子有些空了。

「行！我就是孤鬼兒一個，那裏有什麼家？」瑛的眼圈兒，又微微一紅，鼻子也擤動了一下，又有無限的委屈，但沒好意思哭出來。

我們三人一同走到食堂去吃飯，飯後回來，月昭招呼茶房沏了一壺好茶喝着，又去買一大堆水菓點心和糖什麼的，預備晚上談話時解悶兒吃的。

喝茶，吸煙，說了些閒話，並沒有談什麼正經問題。好像是開會似的等到了時間，才開始討論呢！

過了一會兒，北平電話來了。我接着請母親說話，告訴母親遇見瑛今天不能

回去的話，母親聽了很駭然。並且問我詳細情形，我說「她現在還沒得功夫同我細講！」母親說：「明天務必早車回來，頂好把瑛小姐接回北平來！」我又說，「我也希望那樣辦！請您就手兒給王家去個電話！」母親沉吟一會兒說，「這話不大好說呢，我看先別提瑛的話吧！」我一想，「也對！免她母親聽了疑心！不過月昭和瑛倒是很好的！」母親說，「哦，哦，回來再說吧！我看這事兒倒有些兒不大好辦了！」後來沒有再說什麼，便掛了耳機。

我走回來，見瑛和月昭談得正起勁呢。

「瑛妹，家母請你明天一定同我回北平去！」我說。

「好呵！」月昭先笑起來，「我也正在這兒勸她去北平，她祇不肯，這一下我看你還肯不肯？去北平多好！就住在我家，我母親一定愛你的！」

瑛沒有講什麼話，她的樣子是很爲難的，但是架不住我和月昭都一死的勸駕，才說活了她的心。

隨後，我們決定，明天上午瑛先去收拾東西，再辦些別的事情，乘下午四點鐘的快車返平。

一切都決定好了，就該聽她講她的這段悲慘的經過了。

我記得很真切，這時正是晚上八點四十五分，我同月昭都靜靜地坐在那兒，

瑛也沉思了一會，才開口說道：

『我現在只能先說大概，因為我這時心潮已經很亂，要作詳細的回憶，恐怕想不起來，我計劃心稍微靜一靜時，參考着日記作一篇詳細的記載。』她說到這裏，擦一擦眼淚，竭力忍住了悲痛，嘆一口氣說，『唉！你們聽着吧！我要掀開我罪惡史的篇兒了：』

萱哥接到我的信和包裹時，我確乎是已經離開我的家庭了！我告訴我母親說我是回蘇家去，爲得是怕他們找我，到我出來之後，便把我預先寫好的兩封信投在郵筒裏，一封是給我母親的，一封是給蘇家的，這麼一來，至少要耽擱半天功

夫，他們才能接到信，到那時，我要走，也走遠了，死也死完了。

但是我一個孤身女子，往那裏去呢？實在是難決的問題，好在身邊還帶了些錢，於是我便毫無目的的搭了滬寧車往上海去了。

到了上海之後，看着一切的一切，都給予我是煩愁苦悶！沒奈何先下在旅館，本來我當天晚上就計劃自殺，但我又一想和旅館無仇無恨，幹什麼平白地害人，家遭這些人命官司？於是我就決定要去投水。

第二天晚上，我跑到江邊上，那時月明如晝，萬籟如死，靜悄悄，只有我一個人；正在徘徊的時候，忽然聽得身後脚步響，回頭一看，原來身後已站着一個巡捕。我瞧見他向我瞪着眼睛的那種可怕的样子，嚇得我自己趕緊閉了眼睛。停了一會，只聽他厲聲問我：「你幹麼？」我只剩了心跳，不能回答。接着他又說：「三更半夜，還不趁早點回去！去！走開！」嚇得我連跑帶奔，一路跑回旅館，當我離開江岸時，還聽見那個巡捕一個人咕嚕着罵罵咧咧的呢！

我回到旅館，倒在床上，用被子蒙着頭，大哭一夜，我想，死還不得自由，還得受人干涉！這可真是，求生既不得，求死也不能了！我會屢次想用服安眠藥的法子，自殺在這家旅館裏！但是一看到那老闆的待客的和藹時，又不忍得動手了。

我就這樣無目的的住下去，眼看錢要用完了，還自沒有想好了主意，因此很惹起了別的旅客的注意。有一天，那老闆忽然跑來和我談話，問起了我是來上海做什麼的，我便詭稱是因爲受繼母的虐待，在家裏住不了，打算來上海找些事情做的。那老闆是個熱腸人，很憐憫我的經過。並且告訴我打算找事，非有人介紹不可，老這樣住在旅館裏等，恐怕等一年，也等不到事，後來他又自告奮勇說，如果有機會，他可以幫我的忙。我假意稱謝一番，一個人暗自又有些好笑，但是在這時，我却有了一條玩世的主意，走到那裏說那裏，如吳老闆真能替我找到事的話。我也不妨去玩一回。

又過了兩天，那老闆果然來告訴我，他已替我找到了一家工廠去做女工，勤謹點，一天可賺五六毛小洋。並且說照這樣的事，有人搶着想幹，他曾費了好大的力氣，才算成功。問我究竟願不願意去幹呢？

人家既對我如此熱心幫忙，我怎麼好說出來，我是小姐出身，不能去做女工？況且，眼下既是死也死不了，轉眼錢花完了，可怎麼辦呢？沒奈何祇好應允，並且還做出極感激的樣兒來。因為我已抱定活一天算一天的玩世主義，所以任憑它是什麼樣的所在，也不妨去看它一看，玩它一玩。橫豎我知道，我的病是不易好，可能又活幾天呢？

老闆見我滿口應允，他非常喜歡，當下和我決定明天就去上工，并勸我不要再住旅館，花費太多，可以找一間便宜的民房，他也可以再替我幫忙去找！我請他算清了這幾天我欠他的房飯費，他却笑着說：「這弗要緊，你留幾個錢零用吧！這裏的錢，你幾時有，幾時再還好了。」

人人都說繁華都市的人心奸滑，但也有如老關這樣的好人呀！不見得個個都是壞人呵！我謝了老關，當天晚上，就拾掇拾掇我的些零星東西，準備明天去做工了，那時候我雖有些兒傷心，但我却不再哭了。

我第二天便上那家工廠去做工了，這算是我生平第一次的走到下層的社會裏去，把我的生活轉變過來。那工廠的工人很多，我在的這一部份完全是女工，我才放了心。我見她們談笑自若的樣兒，愈顯得自己是鶴立雞羣了。

當天下午，我從旅館搬到一家平民的住宅去。這也都是那老關替我辦的。這一個家庭裏，只有三口人，——一個母親帶着兩個姑娘。娘兒三個，也都在那家工廠做工，所以她們的家，也離着工廠不遠。那老太太，大約有五十上下年紀，姓劉，兩個姑娘，大的二十歲，叫着大毛姑，二的十七歲，叫着阿囡。長得都不錯，尤其是那大毛姑，兩隻水汪汪的俊眼，怪惹人憐愛的。

她們雖也是無產階級的人物，但她們的家庭和她們的穿戴，倒是不顯得很窮。

。她們的房子，也是租的，祇小小的四間，收拾得非常乾淨，如今把一間轉租給我，她們馬上也當起二房東來了。這一間房子，雖小，倒是很乾淨，光線也好，她們又因為我也是一個單身女子，格外體恤我，每月只算我五元租價。

我搬到劉家去之後，她們母女同我都很和氣。每天早晨我們一同去上工，中午一塊兒回去吃飯，晚上歸來，也是各做各的晚餐。我就如此的度着平民的生活，倒也不覺得怎樣的苦，不過是我的病，老這樣不好不壞，令人着實不耐煩。還有，就是男工頭時時對女工們任意調笑，使我感到了忿怒。然而有一種不知上進的女工們，竟然對那工頭的侮辱，不加抵抗，反而笑臉相受呢！我當時對於她們的不顧人格羞恥，非常的痛恨，後來才知道她們也有她們相當的苦衷，如果不去那樣，她們的飯碗便有砸碎之虞！唉，看到這裏，我對她們又覺得無限的可憐了！

我會想到，假使那工頭也來和我胡纏時，我便要同他去拚上一拚，多少也給

我們被壓迫的弱小女性們出一出氣！可是我下了這樣的決心候着她，她竟然倒沒有來招惹我。

大毛姑姊妹雖然也是被壓迫者中的一對，也不敢公然的去抵抗工頭，但我可以看出來她們對那猙獰面孔的工頭，也是十二分的厭惡，所以我對於她們姐兒倆，非常的同情，非常的喜愛，我覺得她們倆仍不失是兩個純潔神聖的女孩兒。

這樣的過了幾天，我見大毛姑和阿因差不多天天晚上都出去，總是要到十一二點鐘才回來，回來時不是帶了許多的食品，就是買回來不少的衣料化妝品什麼的。我不免就有點兒懷疑了，她們那兒來這麼多的錢呢？……：

有一天，工廠裏放假，頭天晚上，吃過晚飯，大家都很高興在一塊兒說閒話兒。阿因告訴我，明天有人請她們出去自相，問我出去不出去？我說，「不一定。」我就問她，「是誰請客？」她沉吟了半天也沒有回答出來，大毛姑却趕緊接着忙說，是她們的表兄倪先生！我聽到了她們的話，看到了她們的情形，心裏

早已瞧料了幾分，也沒好再說什麼，就告辭回到自己屋裏去睡覺了。

第二天，吃過午飯的時候，果然有一個少年到劉家來，穿着西裝，油頭粉面的，打扮得很漂亮，可是賊眉鬼眼的滿臉滑頭像，一看就曉得不是什麼規矩人。

這時候，我正在她們屋子裏，看大毛姑姊妹們裝飾呢，那少年走進來了。大毛姑馬上笑嘻嘻的不知怎麼好了，同時又好像很得意告訴我說，這人就是她們的表兄倪阿根。我一見他，就覺得有三分討厭，他還不知自量的對着人擠眉弄眼，恨得我，想上去賞他兩記耳光。

我一賭氣跑回自己屋裏去。並且很後悔不該到她們房裏去惹這一肚子氣。一會兒，大毛姑姊妹兩個，花枝招展的走出來，還讓一讓我和她們一同去白相，只得假意的謝了一謝。但是那個不要面孔的倪阿根却嬉皮笑臉的說：「小姐，我們一起去白相吧！算我請客！」我當時真幾乎氣炸了肺，但是當着劉家姊妹，不便怎樣，只好忍住氣，沒有理他。

她們出去，但是劉老太太却並沒有跟着，儘由着她們三個人走了。一直到晚上一點多鐘才回來，我已經睡着了，給她們一陣咕咕呱呱的說笑聲又驚醒來，聽得那倪阿根也一同回來了，我只裝着仍睡熟了，不去理她們。繼續留神細聽她們的動靜，但是始終也沒聽到那倪阿根走。我心裏不由得起了懷疑。……

天剛閃亮，我又被一陣脚步聲給吵醒，側耳一聽却正是倪阿根和大毛姑低低說話的聲音，隨着開了街門，大毛姑一個人又返回來。這時候，我恍然大悟，愈想愈怕，愈覺得此地危險，萬萬不能再住下去了！但是還不敢怎樣得罪她們，慢慢想法子離開她們好了。

大概是因為我一來已經把生死置之度外，二來多少說算有了些閱歷，故此胆子也大了些，倒還能沉得住氣，要是前幾年的我，遇上這事，真一時一刻也不敢住在這裏了。

第二天，我仍裝着沒事人似的，和往天一般同她們上工去。我還故意假做不

知道昨晚的事情，問她們什麼時候回來的？她們見我並沒有曉得她們的事，才很放心的告訴我說：「十一點多鐘就回來，你正睡得香，所以沒有驚動你！」我聽了，只好肚子裏暗笑了一笑。

晚上，下工回來，那個倪阿根又來了，還同着一個四十上下的男子。穿戴的也非常闊綽，嘴上留着日本式的小鬍子。氣派似乎比倪阿根老實得多了。

我只顧預備自己弄晚飯，也不去管她們的閒帳。不料一會兒阿因忽然跑來對我說她母親請我有話講，我悠疑了半晌，主意總在自己肚子裏，怕她們什麼？倒去看看她們搗什麼鬼！

跟着阿因走向她們屋裏去，一進門，倪阿根和那小鬍子趕緊站起，大毛姑也三步併兩步的走到跟前來，介紹那小鬍子給我，說：「這是一位朋友林先生，在洋行做買辦！都是自己人，勿要客氣！」同時又把我也介紹給那姓林的，還替我冒牌說是大學畢業生。姓林的很恭敬的鞠了一躬，我只在鼻子裏哼了一聲。

劉老太接着就說，有人送了她好些菜，請我一同吃晚飯，我知道這是她們做好的圈套。當下，我計上心來，早存下一個主意，預備大大和她們開個玩笑，所以毫不推辭的答應了她。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這一吃飯，姓林的就和我搭訕着談話，我也假意將計就計的越說越投機，把姓林的樂的忘了姓什麼了！幾乎把他的家譜都背出來。我一聽這林小亭（他的名字）的談吐，知道他確實是一個老實人，就因為此人老實，才使我犯了一件欺騙人的罪！

簡捷的說，林小亭把我誤認為知己，既恨相見之晚，又憐我的遭遇，（我對他胡謔一段遭遇）漸漸對我無話不說，後來竟然露出口風要向我求婚！我看見他這種傻像，又好氣，又好笑，而又可憐。但是爲了實現我自己的主義計，又不得不欺騙他一次！

我當下假意表示我對他的仰慕，本來巴不得答應他的要求，但是又有一種苦

裏，使我們不能如願，……他當時驚喜之餘，立逼着問我有什麼苦衷？但他能爲力的，必設法替我解決！我於是又胡謔，說我遇人不良，以致身染惡疾，現已覺悟，和那人絕裂，要終身懺悔，不忍得拿蛇蝎般的有毒的身體去害他，云云。他果然又中了我的圈套，立刻願意給我治病，一切醫藥都由他負責，我當然要感謝他一番。

第二天，我便入了醫院，據醫生說我的病並不很重，很容易治好。林小亭聽了，更高興的了不得！很忠誠的照料一切，讓我往了頭等病房，交了各種費用，醫院見他如此揮霍，所以對我的診治看護也都加心在意！於是病便一天一天見好起來！

林小亭每天都來一趟看我，來時一定要買許多的東西，什麼食品鮮貨等等，並且還不斷的給我錢讓我零用，其實我住在醫院裏，那裏有用錢的地方？可是他既送來，我便不客氣的收下，一星期的功夫，我就積下二百多元了。

劉老太和大毛姑阿囡，也常來看我，但是她們却不曉得我真是什麼病，因為我會交待林小亭，不許他告訴別人我的病，他也真聽話，並沒有告訴過第三個人。劉家母女是我的二房東，當然的瞞不了，只得哄她們說我受了感冒。她們因為介紹我給林小亭的功勞，也花林小亭不少的錢，因此也感念我的好處，所以來看我。大毛姑很羨慕我的福氣，她說，我不滿受點感冒就這樣花幾百幾十的住醫院，將來要嫁給林先生還不是想穿什麼穿什麼，要吃什麼吃什麼嗎？不定享多大福哪！

病漸漸快完全好了，不久就可出院了！我不得不作我的打算了！趁大毛姑又來的時候，我求她明天再來一趟，順便把我的手提箱帶來，我說因為裏邊有幾本書，我在這裏悶的慌，要看着解悶，其實都是我的要緊物件，都在裏邊。——萱哥的像片和信件，也在那裏邊！別的衣服等等，便不關重要了！

我正打算我如何脫險的方法時，巧極了！恰恰林小亭來了。他告訴我，索興

讓我再多住一兩個星期的醫院，多養幾天吧！因為行裏差他要往香港去一趟，明天就動身，等他回來再接我。……這不是天假其便嗎？我高興極了！幾乎喜歡得發狂！但是得趕緊竭力耐住，故意違說希望他能早些回來才好。他聽了歡欣非常，滿口答應，並且還安慰我一陣，又給我留下五百元錢。

第二天，劉老太和大毛姊妹又來了，告我說林先生已經往香港去了，託她們照應我。坐了一會，她們自去了。

我見時機已到，便和大夫商量說：「雖然我們先生願意我多住幾天院，但是我覺得我已完全好了，用不着再住了，況且在這裏也嫌膩得很，請大夫准我出院到家去養吧！」本來我已沒有病，身體也恢復健康了。醫生又見我這樣的要求他，他也不會看出破綻來。所以也就答應了。

醫院賬目算清，當天就出院。我故意叫輛汽車是往劉家的住址去，（因為在醫院填寫的就是這個住址，）以免醫院中生疑。其實我一坐上車就讓車夫拐了灣

，開到先施公司，把車開發走，又另雇一輛車來，一直開到火車站去了。

到了車站時，開往南京去的一趟車，正好還沒有開走，馬上買票上車，因為人少清靜，特爲買的是頭等票。不到幾分鐘，車便開動了，我這才算一塊石頭落了地。

在車上時，又想起了一件心事，如果那林小亭回來，白白丟掉千百元錢，還落個人財兩空，他要一怒不肯干休，假便要說我拐款潛逃，登報緝拿我時可怎麼好？……想了一會兒，又想起一個法子來，馬上在手提箱裏，找出現成的信封信紙，用鉛筆給他寫了一封信。

我說「我是峨嵋山的一個俠女，因要救一雙義夫烈婦，特來滬尋覓一個財主借一筆款，不期遇到閣下，如果明借，一定不肯，故此才犧牲色相，利用美人計的法子！現在事已成功，卽當告別，前往搭救義夫烈婦，這也算替閣下做一件善事也！」云云。後邊又寫俠女「楚雲飛」，還畫了個雙「卍」字記號。

在南京投入郵筒，一刻也沒有停留，馬上過江搭津浦車北上到天津來了。

到了天津，仍然沒有目的的住着，雖然手邊有幾個錢，但是終日住在旅館無所事，又怕被人猜斜了。有一天到理髮館去理髮，無意中和一個女理髮師閑談，談得竟很投機，才知道她也是一個中學畢業生，後來常見面，談到女子職業問題，我就問她天津什麼生意容易賺錢，她說數飯館和咖啡館的生意好做，近來幾家小飯館和咖啡館都用了女招待，都很賺錢。她有一個朋友姓丁名叫丁慧琴的，現在一家咖啡館充二號女招待，——就是昨天咱們看見得那個女子。二三年功夫，僅僅當個女招待，就積下三百多元錢了。雖然有人輕視女店員女招待，但是這些無關緊要，完全在女子自己的本身，如果自己人格高尚，這種職業也不算低賤呀！就以丁慧琴說，就是很正派老實的一個人。現在她還打算自己再積二三百塊錢時，就單獨另外開一號舖子呢！將來一定是有希望的！

當下我聽了她的話，不免心中一動，於是就和她說，我也正有這麼三四百元

錢，打算找個靠得住的搭檔，一同做些生意，這樣說倒是個機會，並且問她可不可以替我介紹一下那位丁慧琴？她聽了非常興奮，滿口應承。第二天就介紹我和那丁慧琴見了面；談得也很投機，我看那丁慧琴果然忠厚，於是就商量着進行做生意，已經談過幾次了，總算很順利。剛才我又去找她商量那事，想不到我們竟在那裏遇見了！這便是我的一段經過的大略情形！」

瑛且泣且訴的把她遭劫的經過，報告完了之後，我和月昭都好像聽了個悲情的故事似的，不自覺的淌了不少的眼淚，一時又都呆在那裏。

「瑛哥！」璞痛靜思痛，又復哭了起來，「回想當初，簡直如同做了一場大夢！想不到從那一別到如今，竟如隔世一般！」

的確，我又何嘗不也是做了一場夢呢？我很慚愧，這時候不能用幾句溫柔的話兒去安慰她，只剩了陪着她哭！

月昭究竟不是當事人，所以她也不至像我們這樣迷亂。多虧她分頭來勸慰我

們，才使我們慢慢的停悲止痛。

大家擦了一把臉，吃了些點心，一看表才祇一點多鐘，依着瑛要就這樣談一整夜，但是明天還有許多事情要辦，不能不休息一會兒。

爲了她們睡眠的方便，我便另外又自開了一號房間，讓她們倆睡在原来的房子裏。一切安頓妥當後，已經兩點鐘了，我便辭別她們，也自去睡了。

第二天，上午九點多鐘才起來，照着預定的步驟分頭辦事，月昭陪着瑛坐了汽車去辦事，我也獨自個兒出去乘了電車去買些東西。因爲我這三十元錢，根本沒有用去，來了趟天津，不得不給母親和小妹妹買些兒食品玩具什麼的。

及至我回到旅館時，她們已經先回來了，除了瑛的行李之外，也新買了不少的物件，這不問也知道是送禮的。

我問了問她們去的情形，月昭笑着告訴我說：

「那丁慧琴因爲這麼一來她們的事根本發生變化，當然不願意瑛姐姐走，一

聽我們的話，幾乎哭了出來，臨後給我幾句大話把她給虎回去了。」

「你怎樣說的？」

「我說她是我們頂好的朋友，你們不看見昨天來的那位先生嗎？那是外交部的一位科長！他自己當科長，豈能讓他的朋友流落在這裏！所以要請她一同到北平去！」月昭忍不住大笑起來，「她們好幾個人聽了嚇得都不敢再言語了！」

我聽到這種情形，也有些好笑！

「瑛姐姐還去找了一趟她那理髮師朋友，我也是照方抓藥的說了一遍，」月昭又說，「回頭她們都說要到車站去歡送！你可裝傻些，挺起胸脯來走路，才像一個科長呢！」

吃過午飯，又說笑了一陣，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便算清了賬目，叫來車子，一同上老龍頭車站去了！

瑛的朋友們，却早已都來到了，羣雌粥粥的立了一站台。瑛都一一的替我介

紹了。月昭真會玩，她預先買一匣雪茄給我，臨行特讓我點了一枝，所以我們來了，她們看見我的怪樣，又見我們買的二等車票，都信以為真月昭的話了，在那裏交頭接耳的不知講些什麼。

上車不大功夫，汽笛一吼，車便開動，把我們拖往北平去了。

第十九

回到北平，瑛忸怩着不好意思回到我家去，她想先住到旅館再說。月昭說，要不就到她家，瑛當然是更不肯的了。最後，還是我再三的勸她，月昭也帮着說，瑛沒奈何，才似乎羞羞慚慚的跟着我們走。

不大功夫就到家了，月昭再先不回去，一同到我家來。瑛看見院裏的花兒，游廊等，樣兒依舊，然而人重變遷，却把她這一及嬌艷的薔薇，摧殘得不堪了。

在這一剎那間，使她芳心碎裂，受着極重的打擊，無怪她眼淚奪眶而出了！

母親和慧兒，從屋裏直奔出來，娘兒倆一人拉着瑛的一隻手，反倒說不出一句話了。

大家進到屋內，瑛一頭倒在母親懷裏嗚嗚的痛哭起來，她這一哭，招得大家都傷心，也忍不住落淚。尤其是我，是這齣悲劇裏的一個主角，更比別人難受，所以越想越傷心，哭得頭都抬不起來。慧兒是和瑛素來親密，她雖然不像我的這樣悲痛，但她也有她相當的感觸，於是她也就抱住瑛的一隻手嗚嗚的哭泣。母親呢？向來就把瑛看着親女兒似的，見到這樣的事，自然也心疼，無怪她攬住瑛，兒呀，肉呀的哭叫！月昭是一個多情女子，這一切的一切，她差不多都是見到聽到，如今當然也陪着我們落淚。一時，這間屋子裏簡直充滿了哭聲，好不悲涼淒楚呵！

哭夠多時，幾個人互相解勸，才漸漸的一個個止住悲聲。

接着，瑛又把她遭遇的經過講給母親聽，母親免不了又傷心了一陣。

一同吃過晚飯，月昭先回去了，臨走時，母親告訴她說，明天去她家去，她又再三的約瑛也一定去她家玩，讓我也陪着，我們都答應了。

我先打電話叫來汽車，替月昭把東西搬上去，偷空兒悄悄告訴她說：

『今天回去先和伯母把瑛的話詳細說一說！明天我和媽去，再商量辦法，祇有你曉得我，我的確非常的爲難和痛苦呀！』

她和我緊緊握一握手，點點頭，表示很能諒解我。我看着她，上車走了。

昨天晚上，沒有睡好，今天早早的就暈了。瑛先哈欠連天，母親勸她早一點去睡，於是她先睡在裏間床上去了。

我和母親談到以後的問題應當如何解決？一時間都爲起難來，尤其是我大有二者不可得兼，不能捨一之難！要說吧，自然瑛和我相交在先，當時雖未言嫁娶，是因爲她是有主之人，如今她已變成一個飄泊者了，我會愛過她，除了我，還

有誰能去可憐她？

再說到月昭，真也可算得是我的一個知己！她爲了熱烈的愛我，犧牲她的一切！況且近日以來，我倆的事，弄得盡人皆知，訂婚亦不過早晚間事！我也是不能夠否認的！尤其母親又告訴我，說我同月昭到天津住了這一天，這裏的神經過敏的人，已經瞎猜到我們同居了，如果我再要和她婚事不成，使她白白担這麼個名兒，我可對不起她！何況我若拋棄了她，她不定會鬧出什麼事來？想來想去，兀自使我徬徨無計！

『這可難了！』母親嘆口氣，『這要是在老年間，就兩個都娶下也未嘗不可，如今又不成了！這可怎麼辦呢？』

越想越沒法辦，結果還是決定到了王家和她們商量後再說，於是便安歇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起來，我看見瑛的眼睛紅紅的，想是昨晚又偷着哭泣的緣故吧

大家梳洗完了，吃過點心。月昭就來電話催請，我們幾個人連早飯都沒有吃，就去了。

大夥兒見了面，王老太太把瑛頭上脚下看了一個夠。因為瑛的模樣兒委實是生得惹人憐愛，所以這王老太太，也拉着她的手兒來，不知怎麼才好。

王老太太已經聽月昭講過瑛的事了，所以今天見了面，只是勸慰瑛凡事往開想了想，沒有事的時候，可以常來同月昭玩……老太太的這一番熱腸，使瑛感激極了，以致鼻子一酸又流下淚來。

坐了一會兒，月昭便讓瑛和我到她屋裏去坐。我們一同出來了之後，只聽王老太太又喊那個高冠兒老媽子，帶着慧兒到街上去了。我心裏明白，這兩位老太太一定是討論那件事呢。

我們三個人，談談說說的，非常有趣，後來月昭要下軍棋，請我做公證人，

我曉得瑛心裏有事，絕不會靜靜的來下棋，所以不得不輸。

我們談到文學的問題上，我說：

『過幾天清靜了，我們組織一個文學研究社，把我們的作品收集在一塊兒，印成刊物。雖然不會有人來買，但我們拿它送朋友也是有趣的，省得把錢花在電影院，你們以為怎樣？』

『好極了！』月昭第一個先興奮起來，『就我們三個人，暫時先不要人多！瑛姐姐，你說如何？』

『好！』瑛也笑着答應一聲，但她總是懶懶的。

『瑛！你不要心灰意懶！現在你已經脫離了黑暗的苦海，前途很光明了！我希望你振作精神，一步一步向光明的坦途邁進！青年人，千萬不可消極呵！』我看出來瑛的心思，便這樣勸她。

『沒有！……』她笑了笑，眼眶裏又有些濕潮了。

一時，大家都很淒然，默默的不着聲。

「萱哥兒！請你到上房來，同你說句話！」王老太太，掀着簾子喊我。

我跑到上房去，母親先笑着告我說道：

「萱兒！我們現在想到這樣的一個辦法！你王伯母說的，是昭小姐提議的，就是她和瑛小姐倆人合作，也效法那娥皇女英的辦法，因為除此之外再無別法！我和王伯母都已同意，祇看你和瑛小姐怎麼樣？我想瑛小姐也不能反對，你呢？娶兩個花朵兒似的媳婦兒，還有什麼不願意？」

我聽了，嚇了一跳，不由得怔在那裏！這老太太們，怎麼真就這樣辦嗎？這種鼓兒詞上的調調兒，如今如何能用？

「哎呀，那，那不成吧？這不成了重婚嗎？是犯法呵！」我驚訝的說。

「那也沒有什麼關係！祇要她們姐兒倆沒有什麼問題就行了！至於對外人，不會說你是兼祧嗎？要不然的話你說有什麼辦法？」母親說。

『對了！萱哥兒！』王老太太也說：『現在實在沒有再好的法兒了，你說，你能說不要那一個？瑛小姐，你從前幾乎爲她送了命，可見你倆的愛情濃厚，現在既找到她了，絕不能再拋掉！我們這一個呢！當初本是她愛你，現在當然還是愛你！況且近來你們成日在一塊兒，親朋們都知道是將來一對兒小夫妻，再說我選擇你這樣一個姑爺，也不容易！你也不能說不要昭兒，雖然，你和昭兒並沒有訂婚，但你們這一次天津的旅行，已經成了人們的鐵證，所以說昭兒現在賴也要賴住你呢！』王伯母說着呵呵的笑了。

『……………』我一時沒有話可說了。

『你不用三心二意的了，去把瑛小姐找來商量一下吧！』母親說。

『不行』我猛然想起來了，『現在瑛總算有丈夫的人，若給他們知道了，同我們搗亂，告我一個誘拐罪我可受不了！』

『這話對！那怎麼辦呢？』兩位老太太，都給我提醒了，不由得嚇了一跳。

「所以說，這事做不得！要做，除非瑛和蘇佩文正式脫離關係。以後才行！」
「我告訴二位老人家。」

發現這個困難，她們的計劃，算是完全失敗了，一時又都沒了主意。

兩位老人家給我一句話把火般的一團高興，澆得冷冰冰的了。都縐着一把眉頭坐在那裏發愁。

「我倒有個主意！」我在無計之中，想好了一條主意。

「有什麼主意？快說出來！」兩位老太太異口同聲的說。

「依我說，目下暫時先不必談到這件事。我和月昭當然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瑛那一方面，因為有種種的顧忌，所以不好辦！祇好緩一緩，等到蘇家那邊有了解決的辦法，再說！如果蘇佩文能夠改悔，我們還希望他們能夠「破鏡重圓」，言歸於好呢！您以為如何？」我說。

「你的話也有道理！說到底，蘇佩文和瑛小姐總算是抓角夫妻呢！」母親

說。

王伯母沒有說什麼，我想她也沒什麼不贊成我的意思。

「現在一方面先探探瑛的口氣，並且勸勸她。一方面再想法子，打聽蘇家那邊的情形，因為瑛的這次逃跑，多少有些兒沒理，對方不好，只要我們有理由，不妨提出離婚！你這一不辭而別，弄得有理也沒理了。」我喝了一口茶。接着又說。

「她現在住在我們這裏，虧蘇家不曉得，如果那邊要曉得了，再是個不省事的，和我們打官司，告我們誘拐，我們真還沒法！」……

我正講到這裏，月昭忽然一掀簾子進來了，我吃了一驚，恐怕瑛也跟在後邊

「她在我屋裏睡着了！」月昭笑着說，「怎麼樣？」

我就把剛才的一番話，告訴了月昭，她聽了連連搖頭，極端的不贊成。她說：

「你的話，也不無相當的道理，可是你也得替她想一想她的環境哪！你想，她生在一個舊式家庭，「離婚」談何容易？你不看她給你的信上說，她母親的話，「這是你的命！」可見她那時已經是沒有辦法了！她自己又是個很軟弱的人，更沒有一點兒抵抗力，如果她要有離婚的勇氣時，當時那樣的愛你，不早和蘇家解除婚約，嫁給你了嗎？——她既然這樣的不自由，而同時又不堪忍受摧殘蹂躪，那她只好去走「死」的一條道路了！你要曉得，她當時並沒有意思活到現在，後來也不過是環境的偶然罷了！」

「這我是知道的！」我說。

「却又來，萬幸他沒有死了，然而她的這番遭遇也就夠可憐的了！好容易她逃出牢籠，豈能願意再投羅網？何況我們也不忍得再送她去跳苦海呵！蘇佩文的可惡沒有希望。是很顯明的了，假使他有一些兒可取時，瑛那樣的人絕不能做出這樣的事來！你還妄想什麼「破鏡重圓」，那不是做夢嗎？你的心眼兒太好了。」

「月昭說着氣忿忿的，很有些不滿意我的意思。」

「月昭，你別誤會我的意思，我是就事實和法律兩方面來講的！因為我們對瑛自然是不能不想法子救她，但同時也必要站住了脚步才成！」我自己解釋着。

「我並沒有誤會！我是覺得瑛的遭遇太可憐了，我們應當趕快替她尋覓一個歸宿才好！譬如我的仿効臭英的辦法，也是萬般無奈的一種笨法子，並非我的思想沒落，鬧倒車！我自己何嘗不曉得這樣去做，在二十世紀的社會上，是會有人來笑罵我們的，但是除此之外，實在沒較好的適當的辦法！這還希望你能明瞭我的苦心才是呢！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女子，「孤死狐悲」，我實在是不忍得看見和我一樣的瑛再去受那飄泊的痛苦了！」月昭說着，眼眶兒又紅了起來。

我聽了她的話，馬上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異樣的感觸，雖然我對月昭更加十二分的欽佩，但是一時我却無話可說。

母親正挨着月昭坐着，這時候，她一手拉住月昭的手，一手撫摩着她的頭髮

很懇切的說：

「昭兒這般的熟腸古道，實在太令人可敬了！在如今的社會裏，照這樣好心的腸的女孩兒，能挑出來幾個呢？就憑她這種友愛的精神，說下什麼我也再捨不得她離開我了！真是的，這樣十全的人，做了兒媳婦還不是我們母子的幸福嗎？」

月昭給母親說得臉蛋兒緋紅，王伯母也滿臉堆下笑來說：

「您別誇獎她了，將來真娶過去，撒起嬌來，怕不有惹您生氣的日子呢！」

「不會的！這麼伶俐的孩子，那會惹人生氣！」母親也笑着。

「媽和娘，您二位老人家這是怎麼了？放着正經問題不來討論，幹嗎，老姐兒倆，儘自叙這些家常呢！」月昭鼓着小腮幫子，似笑不笑，似羞不羞的瞟了我一眼。

我見她的這種嬌艷城媚的模樣，愛得我心癢難抓，坐在那裏都看呆了，一時把一切的事都忘了。

『萱，』月昭喚了我一聲，才使我驚覺過來，『你剛才說的也對，我們不能就冒昧從事！暫時不提這件事也可以，反正早晚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不過我要問你一句話，你要誠意的答覆我，成嗎？』她說完釘釘的瞧着我，等待回答。

『當然成！什麼話，你說好了！』我很果斷的說。

『就是呵！』她說着，又嫣然一笑，『就是你覺得我的那「願效呈英」的辦法，根本上贊成不贊成！』

『這個嗎？』我覺得委實也有些不好答覆，所以故意沉吟一下，假咳嗽兩聲，跟着還嚥了一口吐沫。

但她在這個空兒，却搶着說道：

『一切的一切都不提，不論有什麼困難都不管，我只問你贊成不贊成，能不能爲那個可憐的女性——你愛的人，打算，犧牲你自己，而答應這件事！』

『犧牲我自己的一切當然可以，況且我這並不算有什麼犧牲，不過我仍是剛

才的主張，如果蘇家方面的問題不解決，這件事千萬做不得！」我這樣說着，其實我心裏確實覺得這麼做有些不妥當。

『就是這一些兒關係呢？那麼假使蘇家那方面要沒有什麼問題時，你便可以答應了吧？』月昭笑着問我，臉兒紅紅的，情態非常緊張。

我見她愈逼愈緊，簡直使我不能再講別的什麼了，祇好也笑着點點頭。

『好！』她很快活的，『我們一言爲定！現在不再提這些事了！大家目下都是朋友或者說兄弟姐妹也可以！祇好等慢慢遇機會再說！從明天起，我們倆人要負責去勸慰瑛，使她的人生觀改變過來，跟着就研究我們的學問，不久也就要開學了。我們剛才說的辨刊物的話，我想有功夫也不妨商量商量，如何進行了。你說好不好！』她說着暗自喜歡得笑了，好像她已得到一件事情的圓滿的結果了，但我却有些兒莫明其妙。

我不好再講什麼，祇有也向她一笑。一回又跑回她屋裏時，瑛已經醒來了。

『你們到那裏去了？』瑛揉揉眼睛打個哈欠，笑着問我們。

『我見你睡着了，不敢驚動，悄悄的到上房歇會兒，讓你好好歇一歇，不想你倒醒了！』月昭搶着說。

我們三個人，又喝了一會兒茶，說了會兒閒話。月昭也不曉得想到什麼喜歡事，老是自己個兒一陣一陣的發笑。瑛也覺出來有些希奇，忍不住笑着問道：

『月昭妹，你得了什麼喜事？老這樣高興？』

『沒有什麼！』月昭也倩然一笑，『縱然就是有喜事，也是大家同喜！』

我聽她說得這樣露骨，深怕給瑛曉得了，露了馬脚，所以趕緊使個眼色給她，誰料這麼一下子，果然被瑛看出來了。

『你們搗什麼鬼？』瑛眉宇間似乎有些嫉妬似的說，『還瞞着我們嗎？』

月昭想不到一句話說出麻煩來，自悔失言，瞪着眼看我，發起呆來。

我覺得事已至此，再無什麼秘密可守了，何妨就直接了當的告訴了瑛，省得

她悶在心裏，說不定再誤會到別處去。

『瑛妹，』我態度非常誠懇，『我告訴你吧！這完全昭的多情，爲了我們的打算啊！』接着我便把剛才的話，詳詳細細的統告訴給她。

瑛一邊聽，一邊流淚，到後來，竟然哭出了聲，她這樣的悲傷，恐怕不是傷心而是感激。

月昭這時候，反而一句話也不說了，祇是坐在那兒陪着瑛掉淚。到後來，瑛突然站起身來，跪在她的面前，才嚇得大喊一聲，從椅子直跳起來，就我看見瑛的這般情狀，也不免吃了一驚。

『噯呀！』月昭扯住瑛的手，『你這是怎麼了！快起來！』

『妹妹！』瑛爽興更哭起來，『你這樣待我，使我如何的感激，但是這件事是做不得的，千萬別爲了我這樣一個人，而阻礙你們的婚姻！如果你們果真愛我的話，那就請救我到底，……不要替我如此打算，因爲我已心同朽木，再沒有那

樣心情了，假使一定那樣做，我只有一死，你們願意我死嗎？……

『姐姐！』月昭也哭着說，『我們現在因為種種困難，已經決定暫時也不提這件事了！——但是你也不能如此灰心！你不爲別的，也不爲壹哥當日愛你一場，後來爲你幾至于死！如今你總是這樣消極，那壹當怎樣的難過呢？她現不好容易又得到了你，你却總忍心要拋卻他，他豈不是因此要急死嗎！姐姐！我想你決不是這樣的忍心人吧？生生的看着愛自己的面也是自己愛的人死去！』

『不是這個！不一定非成了夫婦才算愛，永久維持現在的這種局面，不是一樣嗎？妹妹！請你救我！允許了我吧！我願意你們永久愉快！這樣就算是你們愛我了！』瑛說着真是聲淚俱下。

她倆這樣一來。弄得我倒沒法答覆兒了，臨後月昭眉頭一轉，計上心來了。

『瑛姐姐！我明白了！』月昭的臉兒綳得非常嚴肅，『您一定是以爲我的思想太腐得可笑！您的學問高超，思想新穎，那兒能和我似的幹十八世紀的勾當？

本來也是，我怎樣如此的糊塗？自己覺得自己還怪不錯的呢！得啦！瑛姐姐！您原諒我吧！我從此不能再爲我而妨礙您和萱的愛情的進展，我只有犧牲自己，馬上「退避三舍」就是了！」

「哎呀！」瑛聽了頓時面色慘白，「天呀！妹妹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呢？如此說來，我還有一些兒人味兒嗎？妹妹！您太瞧不起我了！」她說着，眼眶裏含滿了淚，但是已經不流下來了。

我猛孤丁的聽到月昭這樣的話，也很替瑛冤枉，覺得月昭的話頭兒有些太硬些兒了。

『不對嗎？請原諒我這次！』月昭仍舊冷冷的，又故意仰着頭想了想，『是了！要不就是您和萱雖然很好，究竟是朋友！那蘇佩文既然和您結了婚，「一夜夫妻百日恩」，雖然你這次暫時離開他，也不過是一時的氣忿罷了，總還希望日後的「破鏡重圓」哪！』

這句話更把英氣了個發暈，真是啼笑皆非，委屈無限，渾身顫抖起來了。

『這叫什麼話！……我對……吃我的野獸留戀……那成……成了什麼東西！唉！昭妹……我何至這樣不要臉！這樣無恥！這樣發賤！』她斷斷續續的說着，可就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了。

『既然都不是，那瑛姐姐爲什麼反對我的主張呢？』月昭忽然又陪着笑臉兒問。

『……』瑛給月昭問得當下閉口無言了。

到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月昭這半天都是對瑛使的『激將法』。

『唉！』瑛想了一陣，才嘆口氣說，『妹妹如此體貼我，替我打算，我還反對，那豈不是不知好歹了嗎？不過這其中有許多困難的，一來，我已是一個遭過蹂躪的殘敗之人，沒臉去和妹妹站在一塊兒，就好像一幅珍貴的古畫，給一個小孩子在上邊瞎塗了一隻小狗，把一件很寶貴東西糟踏了。何苦要這樣作孽？二來

，我從家裏出來，那邊的情形不知怎樣，大概他們都以為我死了，就這樣將計就計的呆着，我也湊合着過兩天安靜生活也就罷了，如果那樣一來，萬一風聲傳到那邊去不是平白地又給你們找麻煩嗎？」

『就這兩種原因嗎？』月昭又恢復剛才的那種高興。

瑛沒奈何，只好不自然的點了點頭。

『據我看這都不成問題！第一，完全是你的謙辭。你這樣比喻，我還說是好像一朵鮮花，被狂風暴雨摧殘之後，幸而沒有枯毀，趕緊有人加以保護灌溉，慢慢的又可欣欣向榮了。第二，現在不是已經決定在和蘇家那方面的問題沒解決之前，先不進行我們的事嗎？不過是我想假使到了沒有問題的時候，你當然也就可以答應我的辦法了吧！』月昭處處用計，祇逼得瑛無話可說，點頭默認了她才罷。

這一來，她可快活極了，立刻變成了嬉皮笑臉的樣兒，跪在地上和瑛陪不是。

，弄得瑛真沒法兒奈何她。

『瑛姐姐！請你饒了我吧！妹子年輕不懂事，說話不知深淺！剛才實在也是不得已而爲之，如果不那樣，如何能博到你的慨然應允呢！』她說着格格的笑了

『快起來吧！別嘔我了！』瑛一把拉起月昭來，自己也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

我看見她們這般情形，心裏說不出的愉快。於是不由的也悄然一笑。我心裏想，假使她倆能夠永久如此和氣，那才真是我的幸福呢！

第二十一

學校開學了，辦理我和月昭的交費註冊手續，又忙了好幾天，後來我們都上

了課，把瑛一個人放在家裏，一定非常寂寞。據母親說，瑛每天那裏都不去，祇是陪着母親說話兒，或者看看書。

好在我本學期的課程很輕鬆，差不多一二年級已把必修課學了三分之二的單位，剩下了三分之一的選修課單位，還分兩年來學，所以平均每日的鐘點，已是沒有多少了。

我每於沒課的時候，既不去圖書館，也不去運動場，祇是挾着講義往家裏跑，去找瑛談心。

瑛常和我表示她對月昭的感激與欽佩，和她自己的苦悶與慚愧。我曾勸她也同我們一塊到學校去旁聽，省得一個人守在家裏煩悶，但她總覺得無此心情。她又覺得我們間的問題老這樣遲而不決以致阻礙我和月昭的事情的進行，表示難過。她自己說，她雖然被月昭強迫得答應了她的要求，她確實知道事實上的不可能，也不過徒使我和月昭的戀愛之路上多一層障礙罷了。

我聽到瑛的見解以後，覺得很對，但我刻下處在這種左右做人難的環境之中，是絲毫不敢有所表示，僅祇能夠把瑛的意思，轉達給月昭，但是月昭却總抿着嘴兒一笑說：

『這很可請她放心，在最近的將來，我總會有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的！』

『你有什麼辦法？可能先告訴我？』我笑着問她。

『無須，』她搖搖頭笑着說，『現在尚在秘密時期，等到了相當的時期，自然有所報君知的！請你少安勿躁！』

月昭只顧她自己弄玄虛，却不管更把我鬧得渾頭漲腦，呆在一邊，她見我這樣，却又格格的笑。

『別疑心啦！』她拍拍我的肩，安慰我，『早晚總會告訴你，你想我會騙你嗎？請你也告訴瑛一聲兒！』

我不好再向他刨根兒，只有把這話再轉告於瑛，瑛聽了，雖然納悶，但也無

可奈何，只有耐心等着月昭向下回分解。

光陰過的非常之快，不覺已是一個月過去了。在這一個月的過程之中，瑛的憂悶，仍自憂悶，月昭的歡樂，兀自歡樂，而我的奇疑，也更加奇疑了。

我會屢次暗地裏懇切的向月昭追問過她究竟，但她總是笑而不答。弄得我更加莫明其妙了。

有一天，我忍不住了，等到了一個空，沒有人在跟前，我便悄悄的問她說：

『昭妹，咱們的事，已經一個月了，仍是沒有一釘點兒辦法，怎麼好呢？』

『哈哈！』她忍不住大笑，『怎麼你也着急了！快了，這就快有消息告訴你了！』

『你有把握？』我問。

『那自然！』她毅然決然的。

『什麼時候可以告訴我呢？』

『什麼時候嗎？……』她沉吟一會兒，『總快，雖然我不能給你一個決定
的時期，但我相信不出兩星期便知分曉！』

『那你現在就先期告訴我不好嗎？』我說。

『那不成！』她搖着頭，『我要能告訴你，不早告訴你了嗎？——非得等到
相當的時候，告訴你才有趣呢！』

我沒有法子再問她了，只自己心裏想：

『這個小妮子不知搗什麼鬼？我就等着她，看她「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麼藥」

！……！……！

星期日早晨，起來的比較晚一些。我一邊漱着口，一邊從玻璃窗往外瞧，只
見瑛獨自個兒蹲在那將殘敗的花前發愣，她一隻手托着腮，一隻手拾着地上的花
瓣兒。

我先忍不住要笑，心裏說，『這個癡丫頭，不是也要學林黛玉吧？』但繼而

再一想，却又不由得替她傷心了。

站在她個人現在的立場上來說，她的確是個極可憐的人兒，你想呵，她遭過了種種重大的打擊，一想到過去的事情，真是要不堪回首呢，瞥着一肚子的委屈和牢騷，沒法發洩，無處訴說，難怪她要悲觀厭世了。

我們更不能笑她癡，他受了這樣的刺激而居然沒有瘋，簡直的算是僥倖。她今天又是觸景傷情，找來找去，只找到了這叢和她命運相同的殘花，於是她便覺得和那花兒有同病相憐之感，所以把她肚子的委屈和牢騷，便統統訴向這殘花了。

我瞧着她，心裏非常難受，不忍得去驚動她，祇自己長長嘆了一口氣。

一轉眼間，月昭從外邊跳進來，滿臉的喜歡樣子。我心裏想，一樣的兩個人，一個境遇佳，便成日價快樂歡欣，一個境遇壞，便無時不憂愁滿面。但是過去的瑛，又何嘗不和現在月昭一般，整日的歡歡喜喜的呢？天呵！你何苦要把這麼

一個活潑潑的女孩摧殘到這種地步呢？

月昭進來，一眼看見瑛，先笑着喊了一聲：

『瑛姐！大清早，幹嗎蹲在那潮濕的地下呢？』

瑛聽得呼聲，急忙回頭一見，趕緊站起來，大概是立起的太猛了以致頭昏，只見她恍了兩下，差點兒沒摔倒，馬上扶着走廊的柱子定了半天神，才好。

這時，月昭嚇了一跳，已經三步併兩步的跑到瑛跟前。我也從屋裏跑出來，月昭拉着她的手問她怎麼樣了。

『不要緊！』她笑了笑，『起的猛了，眼前發黑，常常是這樣的！』

『弄些白糖水你喝吧！』我也說。

『不用，已經好了，又不是什麼病，何必大驚小怪的！』瑛說着，回頭又問

月昭：

『從那兒來？星期日早晨，不多睡會兒？』

『我今天起的還是特別早，差不多六點鐘就起來了！心裏有事，昨兒晚上——宿都沒睡着，本來，昨天夜裏就想來，實在太晚了，身上又着些涼，好容易耐到天亮，又耐到六點鐘，實在忍不住了，於是就爬起來，但又怕噪了你們的早覺，所以硬等到這早晚才來！』月昭笑着說。

我聽她話裏有話，也忍不住笑着問她：

『你說了這一大串，倒底爲了什麼事呢？』

『你猜？』她故意使捉狹，不說出來。

『別打啞謎了！快說出來吧！怪悶人得慌！』璵也納悶，而有些着急。

『喜信報君知呵！』月昭得意的一笑。

『什麼喜信？』我心裏拍拍跳盪起來。

『什麼？……』璵也馬上臉兒燒得通紅，我曉得她全身血管都緊張起來

了。

「大家都到屋裏去，細細講給你們聽！」月昭這樣讓着我們。

三個人一齊進到屋子裏，月昭笑嘻嘻的從身上掏出兩封信來，把一封遞給我
和瑛說：

「你們二位先看那一封，回頭再看這一封，用不着我說，一切都明白了。」
我接着信一看，信封上並沒有寫一個字，及至抽開瓢，也不是用信紙寫的，

祇是寫在一張稿紙上的一篇信稿。那信稿寫的是：

「綉娟女士：

我和您素不相識，如今冒昧的給您寫這封信，相您一定會奇怪的吧？但是我
把我寫信給您的原因說明之後，您也就不足為奇了。

那究竟為什麼要寫這封信呢？現在我先提一個人，她是我很好的朋友，我給
您寫信，就是為的她！我這位朋友，也就是您的朋友，顧瑛女士！是她在這裏讀
書的時候，我們才認識的，因為我倆是同班的同學，感情親密極了，性情相投極

了，所以我們倆比較別的同学要好。我們相處數年，可以說是日日耳鬢廝磨，很少的時期不在一塊兒。

但是自從我們畢業以後，她使回家去了，後來聽說她已經結了婚，我在她結婚的時候也曾贈過禮物。不料自從她結婚之後，只接到她的一封謝我送她禮物的信，再也不見她一個字來了，我先以為她燕爾新婚，只顧歡樂，而顧不得替朋友寫信，所以也不很奇怪。但是後來又過了好久，仍是沒有信來，我寫了好幾次信去問訊她，也沒有得到她的答覆，因此便不能不令人懷疑了。任憑她怎樣忙，蜜月已經度過，學校尚未開學，也決不會沒有寫信的一些功夫，何況她還臨走時說過，下季仍北上升學呢！她只是不來信，她的婚後情形如何，使人異常的掛念！要是別普通的同學，也就罷了。惟獨是她和我，交情不比泛泛，實在不能不時刻掛念呵！

因為她從前曾和我談過您，所以我曉得您也是她的一位好友，既是好友，當

然性情相投，既和她性情相投，那和我也不致於相差過遠，爲了這些層層的緣故，所以我也曾常常的仰慕您，恨不得也同您見一見。近來我想念顧瑛，因而連帶想到了您，我想，她這次南返，你們倆一定又會面了，離別數載，一旦相逢，朝夕聚首，歡樂談笑，快活的情形，自不言而喻了。她却竟然忘掉了，這裏還有一個人正爲了她嘗受相思滋味呢！我思來想去，總想不到如何探詢瑛近況的方法，今天忽然又想起您來了，覺得是頂好的機會，於是趕緊寫一封信給您。這種冒昧的舉動，還希望您看在瑛的份上，不要怪我唐突才好！除此之外，還盼望您不要嫌麻煩，能在您有餘暇的時候，把瑛的情形詳細的告訴我，使這個時刻思念她的我，也得點安慰！這是最希望，而誠懇的請求於您的！務必請您不要見却爲幸！

！順頌

大安

王月昭謹啓 ○月○日

這封信寫的如此明白，我和漢看了之後，都暗自驚奇月昭的聰明和能力。自

自然哪。月昭手裏的那一封，一定是綉娟女士的覆信了。

月昭不等我去要，就把那封信也遞過來了。我急於要究竟後情如何？故而無暇細看封皮字體的好歹，只看見整整齊齊寫得是月昭的住址和姓名罷了。我馬上就抽開來，這個當兒，瑛全身血管非常的緊張，連她鼻子的呼吸，都氣粗了。我雖不至於這樣，但也不免心跳了一下。

這封回信上寫的是：

『月昭姊鑒：手示奉悉，謬蒙鴻獎，何敢克當？妹於姊雖未識荆，而芳名實已久仰！承詢顧瑛女士近况一事，言之令人不勝悲愴！撫今追昔，不知涕泗之何從！茲將其悽慘之經過，略爲吾姊叙之。先是顧英女士南旋結婚，吾儕方慶幸其郎才女貌，有情人終成眷屬。不意此一幕驚人之悲劇亦正從而開始矣！蓋顧女士與其良人蘇君之締婚也，雖半由媒言母命，然亦半經其個人之同意。當時蘇君才貌出衆，堪稱佳偶，熟知其竟中途甘自墮落，致紅顏薄命，抱恨終身耶？新婚

燕爾之中，顧女士突發覺其良人身染惡疾，然其時悔恨已晚，苦無從訴，徒自暗
悲薄命耳！歸稟阿母，亦僅徬徨無計！吾輩親朋，雖憫顧之遭遇，但亦只愛莫能
助，皆付之一嘆而已！顧於此時，既悲一生之無望，復受阿姑之摧殘，維思再四
，實無生路，故竟存死念焉！一日顧歸甯小住，適其夫於其歸後患病，而顧不知
也。其姑見顧遲遲不歸，值夫於不顧，大憤遣使往迎，言詞甚烈。顧佯允次日必
歸，令迎使先返。不意當晚彼即失踪矣！次日顧母不見其女，以爲已返夫家，而
蘇家久不見媳歸，其姑愈怒，復遣使往。兩相驚愕，莫衷一是，傍晚，顧之遺函
，分抵兩家，始知其已出走自殺矣！

當時，顧氏謂女被夫家逼死，蘇氏則謂媳在母家而逃亡，雙方幾至成訟，後經戚
友調停事始平息。但顧女士之遺骸則終未能覓得，誠不知其葬身何處矣！嗟乎！
可悲也夫！惟其後有稍快人心之事者，即蘇佩文或因受良心之責詢，以致一病不
起，亦殉其妻於地下矣！至其母本意子大成，娶妻生子以樂晚年，不料突遭斯

變，悲痛交加，精神頹敗，亦罹疾病，前數日已爲其族侄接往廣西矣！此卽顧女
女慘劇之經過也！吾姊誠不料活潑可愛之顧瑛而竟如此結局！嗚呼！尙復何言
！專此奉復，敬請

大安

妹宋綉娟謹啓○月○日

我看過了這封信，心裏說不來是怎麼個味。瑛呢？痛定思痛，不禁痛哭起來

我和月昭懇切的勸慰了她一番，她才止住悲聲。後來，瑛問月昭怎麼會曉得
綉娟的通訊處？月昭忽然紅漲了臉，訕訕的笑着說：

『瑛姐姐，請你原諒我！我做了一件罪案，偷看了你的日記本。』

『那有什麼關係！我的日記本也沒有什麼秘密！』瑛笑着，『你爲我這樣辛
苦，我應該感謝你才對呢！』

我見她們這樣，覺得非常喜歡。于是也湊趣道：

『昭妹的智慧，我們實在望塵莫及！』

『你們，』月昭格格笑着，『我看你們還再有何說？』

我沒有着聲，瑛也低着頭，好像想什麼心思。

『瑛姐姐！』月昭直叫到瑛的臉上，『沒有什麼說的了！你看我這紅娘做得好不好？』

我聽了這話，第一個先笑起來，瑛也忍不住了嗤的一聲笑了，月昭回過味兒，覺得有些不得勁兒，於是她立刻緋紅了臉。

我們都非常高興，喜喜歡歡的說笑了一陣；後來把這話告訴母親，母親聽了，也不免悲喜交集的鬧了一陣。

月昭在我們這裏，一直到吃了晚飯，又說到十一點鐘，母親催了好幾次，她才回去。

第二十一

自從我們的問題解決以後，月昭簡直的快活極了，終日價歡天喜地，笑迷迷的走出走進。我呢？固然也好像去了一塊心病似的，有時心裏也很舒暢。但是有時看見瑛的那種憂愁滿面的樣子，不禁又要難受起來。

瑛近來並不因為這件事情喜歡，反而倒會懊喪。這自然是因為她精神上感受很大的刺激的緣故。無論我和月昭怎樣的解勸她，母親和王伯母如何的安慰她，却總不能夠使她高興起來，這實在是我的一件最不放心的事。

她覺得月昭的這種『願效皇英』的辦法是不合法的，是勉強的，而也是為遷就她一個人的，所以她總是覺得慚愧，覺得她自己是我和月昭戀愛路上的一個障礙。

月昭對於瑛的固執，曾氣的哭過，並且背過瑛也曾和我說過瑛『太死心眼』，使她很難過，但我却總是勸她忍耐。

『現在你不論遇到什麼委屈，必須要一味的忍耐，千萬不能有一些兒怨恨！因為一來使我難受，而感到「兩女之間難爲夫」的苦，二來更使瑛會懷疑你無誠意，這樣一來，豈不是把你一片真心實意都埋沒了嗎？』

她聽了我的話之後，很以爲然，所以她仍舊常常是很快樂的。

但是，瑛那一方面仍是沒有辦理，鎮日價，愁眉不展，唉聲嘆氣，有時候沒有人的時候，便一個人躲在屋子裏哭泣。鬧得人心裏非常的彆扭。

有一天，她睡着了，我正在母親屋裏說閑話，一會兒，月昭也來了。我們娘兒三個就談到瑛。月昭朱縉着眉說：

『娘，您說這可有什麼法子能使她高興呢？老這樣子憂慮，日子長了，是要弄出病來的！』

「唉！」母親也嘆了一口氣，「誰說不是呢！這孩子近來脾氣改得太利害了！從前我說一句話她就聽，現在任憑你怎樣勸她，她也只當了耳邊風，叫人真是沒奈何。最可怕的是她近來已經有病了，每天半夜咳嗽，前天早晨，她嗽口的時候，忽然吐上一口血來，當時把我嚇了一大跳，她自己也嚇慌了。我偷眼看她那樣子，像是怕我瞧見，躲躲藏藏的，當下我也只好裝看不見。但是我心裏却是非常難過，要知道「少年人吐血十九不保」，所以我當時心裏就涼了半截。後來我又這樣想，也許是偶然吐一口淤血，或者不要緊？……：誰曉得她近幾天來，簡直天天吐，你想，那還了得嗎？我早想告訴你們，又怕你們着急！可是老這麼由她不言聲，也不是事！所以只好講出來了！你們最好想個法子去給她治才好！」

我一聽到這話，渾身都嚇麻了，月昭也嚇黃了臉。我向來的毛病，一着急就會說不出話來。

「哎呀！」月昭幾乎喊出來，「這還了得！」

「你們先別慌，」母親上了年紀，究竟比我們有見識，「現在我們倒是想個法子，怎樣去勸她醫治！」

「這祇有昭妹去，比較合適一點兒！」我說。

「我去倒使得！回頭她醒了，我就背地去勸她。不過就是怕她不肯！」月昭又緘了眉頭。

「那不要緊，你好好勸勸她呀！」我着急得什麼似的。

一會兒，瑛醒了。一留心細看她，模樣兒果然是憔悴了許多，唉！我看見她，幾乎要忍不住掉下淚來了。

她見了我們，和我們一笑，更顯得她那面龐兒削瘦。

月昭把她騙了出去，我和母親儘等着回音。在這個空兒，老人家不知道爲什麼又嘆了口氣。

我也越思想越難受，這真是那世裏的冤家？偏偏的今世裏遇到！

『你也別難受，不客氣的說吧，這個孩子，也就夠他命苦的了。年青青的遭遇了多少不幸的事，好容易脫離了苦海，她偏偏又這樣的固執！要說你也對得起她，爲她死了幾個死，現在好容易又替她想好了這個辦法，她却又不肯那不肯！這樣比起來，可就不如人家昭兒那孩子惹人疼了！你瞧，昭兒多憨厚，這個年頭兒能行出這種事兒來，不怕挨罵，不怕人笑話，處處爲瑛打算，瑛她倒拿起來了！怎麼？莫非不要這樣辦，就和你一人結婚吧！不要人家月昭？自己也不想，人家一個清清白白的處女，自己是個經過風波的小寡婦，況且還得過髒病，難道人家倒不如你？』母親越說越有些生氣。

『您別誤會，我想瑛決不是這種心理！她是自己慚愧，覺得有些心上過不去！』我這樣替瑛解釋。

母親沒有再說什麼。

月昭進來了，臉上的顏色非常不好看，我知道不會有什麼好的消息，幾乎沒有勇氣去問了。

『不成！』月昭先搖搖頭說，『好話說了千千萬，人家執意不聽可怎麼好哪！』說着也有些生氣似的。

『她現在在那裏呢？』我悄聲問月昭。

『在你房裏躺着呢，我看她的病實在不輕！』月昭說。

『你怎麼勸她？她怎麼說的，你細細講給我們聽！』母親也說。

『她先不承認她有那病，後來我給證明以後，她就哭了！我勸她不可「自己太消極！青春的黃金時代還沒有過去呢！趕快想法子去治病要緊！」她說，「死了倒乾脆，省得受罪！現在我活得真窩心，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來安慰我了，只有死，才算是我到我的歸宿！所以我祇希望我快快死！——你要是真愛我，你就別勸，我治病，任憑是誰，凡勸我治病的便不是愛我的人！」她既然如此說，

把人的嘴先堵得緊緊的，叫人還能再說什麼？」

我一聽到了這樣的答覆，心如刀割般的痛，真不知道如何才好。

『唉！還是我害了她了！早知如此，就讓她在天津流落去好了。幹嗎要多事把她弄回來，白白害她一條命！也就巧，偏偏就想起來去天津，偏偏到了天津就遇見了她，這豈不是「不是冤家不聚頭」嗎？這事已至此，可教人怎麼辦呢？』我發了一頓牢騷，跟着一陣傷心，眼淚也就湧了出來。

三人相對默然無語。誰也想不出一條妙計來。

月昭心眼兒向來軟，想到了傷心的地方，也不禁怨從中來，滴下眼淚。

我看着她也怪可憐，本來天真瀾漫，坦白無私，近來爲了瑛的事，下多大辛苦，好容易盼得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希望將要實現了，高興得什麼似的，誰料到又來這一着？這可真應了樂極生悲的那句話了。

王伯母聽得瑛病加重了，趕緊第二天就跑來看她；一進門看見瑛的消瘦樣兒

，忍不住眼圈兒一紅，就掉下淚來，緊緊的拉住了瑛的手兒問道：

『孩子，你怎麼樣了！』

『伯母，』瑛笑了笑，但是笑得很悽慘，並且也笑出淚來，『沒有怎麼樣！』

『你瞧瞧，瘦得這個樣子，倒是趕緊找大夫瞧瞧哪！』王伯母又繃起了眉頭

『是呢！本來沒有什麼病呀！』瑛仍笑着，但她却把眼淚收起了。

『這孩子也是，近來老是這樣不聽說，拿着自己個兒的身子逗氣！』母親插

了一句嘴。

『說真的，瑛！這可不是玩的，年青的人有什麼想不開？』王伯母仍自勸她

我和月昭在傍邊始終沒有開口，但是我們心裏都是一樣悲慘，幾乎也想哭出

來。

『……』
『璦不開口。』

『唉！孩子！你不爲別的，也當爲你萱哥和昭妹妹爲你的一片苦心！還是聽我說，好好找大夫去看吧！好孩子！』王伯母像哄小孩般哄她，但她又着急又傷心，忍不住又老淚泫然了。

『唉！媽！伯母！您二位老人家疼愛我，我自己何嘗還不知道！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一種苦衷，實在是因爲我感激萱哥和昭妹太利害了！我慚愧，我不忍讓他們因爲我這殘花敗柳的人兒阻礙他們的愛情的增進，我曉得昭妹不嫉妬，但是因爲只有一個萱，我不能去分他施於昭妹的愛情。假使要沒有我，他便可以專一的去愛昭妹；中間夾了我呢，就不然了，無論三個人如何的好，但總不能像一夫一妻的愛情的專一堅決了！而且我同時又感覺到個人的無生趣，才……』她哽咽着說不下去。

『璦姐姐老是這樣，』月昭氣得又鼓起小腮幫子，『你怎麼這麼死心眼兒呢』

？

『是呵。』母親又說，『祇要你們真好，彼此不犯心，那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你想，月昭要不是真和你好，她也決不能這樣去做！你這樣不，那樣不，難道說年青青的就這樣下去一輩子嗎？』

瑛只是哭泣，一句話也說不出了。我呢，也更沒有什麼可說，只好陪着她們呆着。

『唉，瑛！』王伯母想了半天，忽然想到一條主意，『你不爲別人，難道真也不爲你自己的母親嗎？——現在不是很好的機會？蘇家已不會再來搗亂，如果以後有機會見着你老太太，她看見你有了安身之處，她是如何的高興！不然的話，你就這樣糟塌了自己的身體，也對不起老人，就要算是不孝，孩子，你想開些吧！』

這一套話兒，却觸動瑛的傷心了，更加嗚嗚痛哭起來，氣也吁吁的發喘，臉

色蒼白得可怕，我正自心裏怕跳動，不防她哇的一聲，直吐出一口鮮紅的血來。

大家都給嚇慌了。趕緊過來招護她，月昭扶着她，母親和王伯母一遞一聲的呼喚。

『媽，伯母，昭妹妹，你們別駭怕，不要緊的！』瑛淒慘的笑着，灰色的唇兒內，露出雪白的牙齒，我看了不曉得怎樣心酸萬分，忍不住淚珠兒落了下來。

『萱哥，』瑛抬頭看我，『不要傷心吧，你的妹妹常常是這樣，不要緊，你放心，死不了的！』

月昭尤其心眼兒軟，她看到這種情形，也不由得哭起來。一隻手摟着瑛說：『姐姐！你可憐你的妹妹吧！你想開些，允許我的要求，還是先瞧瞧吧！你要仍自這樣固執，我也沒有意思活着了！姐姐！你明天就去醫院吧！我雖醫學智識不高明，但我可知道你的病不輕，假如你願意的話，我可以介紹到我們醫院

去，管保一切周到。并且我也去看護你的！唉！姐姐！你說你不願意爲你阻礙我和萱哥愛情的增進，但是你也別爲了我，而傷了你自己的性命呵！姐姐我敢盟誓，假使我要不是誠意的對待你，一定會……」

瑛趕緊握着昭的嘴，不讓她說下去，但這時候的月昭，已經哭成淚人兒似的了。

王伯母和母親在傍邊也都淚眼婆娑的，我更是好像心如刀割的一般。

瑛漸漸緩過些來了，臉色也不像剛才那樣的慘白了。

「姐姐！你究竟答應不答應我的要求？」月昭又問。

「我……」瑛一時答不出，看着她非常爲難。

「姐姐呵！」月昭誠懇的跪在瑛的脚下，「你就答應了吧！」

瑛嚇得直跳起來，趕緊就得起拖月昭，但月昭祇不肯起身。

「妹妹，你，這……這是幹嗎？趕快起來！」瑛喘着說。

「姐姐不答應我，我便不起來！」

「快起來！」瑛急得直蹀脚，「我答應就是了！」

「答應了嗎？」月昭有些撒賴似的，「什麼時候進院？」

月昭這才站起身，抹抹眼淚說：

「姐姐，不要見怪我要挾你！我是真急了！」

「那兒的話呢！」瑛眼圈又紅了。

我瞧着月昭的撒賴，不禁有些好笑，但同時又不能不欽佩她的聰明和熱誠。

大家見瑛已不那般鬧彊扭，都喜歡了，於是當下又破啼爲笑，高高興興的談

起話來。

當時決定明天上午我們送瑛入院，今天月昭先打個電話給醫院去預先關照一下。

吃過晚飯，又說了會子話兒，瑛見月昭爲她這樣誠懇，這樣熱情，不禁由感

激而悲傷，于是又哭了，經大眾懇懇切切的解勸了半天，她才不哭。

十一點多鐘，月昭母女，叮嚀了明天的事情之後，便告辭回去。

她們走了，母親怕瑛再傷心，所以不讓我和她說話，馬上催促我們分頭去睡了。

第二一十一

今天早晨，我和母親都在五點鐘就起床了，瑛見我們起來，她也就不好再睡，雖然可是母親讓她再睡一會兒。

我見她兩隻眼睛都紅腫起來，我心裏明白，便沒有去問她。因為假使這時候你要再詰問她的話，她一定會再哭起來。

剛剛漱洗以後，月昭母女都來了，大家一塊兒用過早點心，便抬轎往醫院去

。在這個空兒，月昭又囑咐瑛說：

『到那裏要什麼，儘管和他們說，千萬別客氣，因為都是自己人，昨天回去之後，我給他們又通一次電話，定了一個頭等房間。』

『謝謝昭妹！爲我如此費心！』瑛說着又要掉下淚來。

『說這些幹嗎？誰教我們好來呢！』月昭說。

『不過我自己總覺着我的病不容易好，就是入了醫院也不過是白費一回事！

』瑛含着淚說。

我被瑛這幾句話說得心裏非常的刺痛，要不是怕大清早起，母親嫌忌諱，真就要哭出來了。

『唉，快別說這話，怪什麼的！』王伯母趕緊說。

母親却沒言聲，祇是呆呆的坐在那裏發痴，我不曉得她老人家在想什麼，也不好去驚動，默了一會，我祇看着她的眼圈兒一紅，跟着就掉下淚來了。

月昭也又勸了瑛一會兒，大家都安靜下來，喝了會子茶，母親又招護着把瑛應用的東西都歸置妥當。

差不多到九點鐘的光景，月昭說是時候了，於是我去打電話叫車，瑛和母親就換衣服。

功夫不大，忽聽得門口嗚嗚兩聲喇叭，接着慧兒跑了進來，告訴說車來了

大家一同出去上車，瑛不知怎麼忽然眼圈兒一紅，又流下淚來，弄得我難受極了。

當車開行以後，我便問瑛剛才爲什麼又哭，她却笑着搖搖頭說：

『也不曉得怎麼回事？我們這一出來，就好像我要永遠離開這裏似的，不能再回來了！』

母親和王伯母聽了，陡然變色，使得我心裏更加不好過。

到了醫院，大夫把我們都陪進了一間頭等房間去。哈哈！我一進這間房子，渾身就好像觸了電的一般，原來這間屋子，正是我從前養病住過的，所以我一進來，便把從前的事兒一幕一幕的都迴憶起來了。

我從前爲了瑛而害病，幾乎死掉，想不到現在瑛自己也病到這種地步，恰巧也住在這裏來了。過去的一切，沒有一樁事兒不令人傷心的。如今見到了這間屋子，突使我觸景傷情，於是便不由得淚如泉湧了。

但是，我又想到，我的病雖然沉重，後來却好了。但願得瑛住這間屋子，她的病也快快的好起來。

想到這裏，心裏充滿快樂的希望，於是馬上又破涕爲笑了。

大夫，看護把瑛扶去洗澡換衣服，月昭也在傍邊照護着，好大半天才算停當，讓瑛臥在床上。

我們等待着大夫進來檢驗瑛的病時，我心裏捏着一把汗，我只恐怕大夫的纒

眉和搖腦袋。

還算好，他——大夫——只平心靜氣的在聽，在驗溫度，倒沒搖頭，也未繃眉，我心裏才稍稍放下。

那大夫把溫度器，從瑛嘴裏拿出來給月昭看，月昭似乎很吃驚似的。及至後來大夫聽了瑛的胸口以後，又和月昭不曉得啾咕了兩句什麼，頓時月昭的臉上變了顏色，可是她却沒有着聲。

我把這種情形看到眼裏，知道事情不大妙，但是我也沒說什麼。

又默了一會兒，我們安慰了瑛一陣就回來了，月昭沒有走。

瑛見我們走時，她哽咽着哭起來，我不忍再看見她的淚痕，首先躡出門去，

月昭見我走，她也跟出來說：

『等一會我就回去，你候着我不要出去，我有話同你講！』月昭說着，眼圈兒一紅似乎要哭。

我們大家都下了台階，月昭才又返回病室裏去，我這一路上，心裏也說不清是怎麼個難受勁兒，又發燒，又發麻，又有點兒痛。

回到家裏二話不說，一頭倒在床上先睡起覺來，今天也很奇怪，頭一挨枕就睡着了。

一覺醒來，她們已經吃過午飯好久了，我看看表，好傢伙，都快三點鐘了。洗了洗臉，沏了壺茶喝着，心裏麻煩肚子也不覺得餓了，胡亂吃了些點心什麼的也就算了。

三點半鐘的時候，月昭回來了。進門來懶懶洋洋的失却了她往天的那種活潑的情態。

我見她愁眉苦臉的樣子，嚇得我不敢去問她。

「唉！」她未語先嘆了一口氣，「瑛姐姐的病，生的是自己就誤了！」

「怎麼樣？」母親，王伯母，和我也都異口同聲的問，尤其是我，心跳得幾乎

從嘴裏蹦出來。

『她的肺結核已經到第三期，很危險了，而再加上心臟病神經衰弱病，所以就更難治了！』月昭氣喘吁吁的說。

『……』大家都着聲不得。

『大夫說，』月昭接着說『現在只可盡力去醫治，要說到希望，那是不敢說一定。如果從此以後，她再不費腦筋思慮，慢慢靜養或者還許有一分的希望，否則就不敢保險了！』

月昭一篇話，說得人心裏火刺刺的萬般難受，二位老人家相對着流她們的老淚，月昭縐起了一把眉頭，莫明其妙的發呆。

沉默了好半天，母親才深深嘆口氣說：

『啊彌陀佛！天神菩薩！可快保佑着那孩子好了吧！』我看她老人家除此之外也就沒有別的法子了。

晚飯，大家心裏不痛快，都沒心腸去吃，好歹吃了點子，又無精打彩的說了一會話兒，便不歡而散了。

她們母女臨走的時候，月昭在黑地裏握着我的手，悄悄的安慰我說：

『別太傷心了，你自己的身體也要緊呵！每天我去看她，好在我去不必遵守時間，回來我便報告你她的病狀，最好你無須天天去，免得彼此悲傷！』

我聽了她的話，只點了點頭沒有說什麼話。

依照月昭的話，每星期我祇去醫院三次，但是月昭却是每天必須報告我些消息，簡直的說，這些消息沒有一點兒是能令人喜歡的，頂好是『病態無變化』；到一個月以後，竟然一次不如一次了。

一天的晚上八點多鐘，月昭忽然來了電話說剛才接到醫院的電話，瑛的病起了變化，危險的很，讓我們就去，究竟怎麼辦呢？

我一聽這話，差一點又暈了過去，兩條腿如同插在棉花堆裏，耳朵裏嗚嗚直

鳴，眼前金花亂迸，兩隻手一顫抖，把耳機吧的一聲掉在桌子上了。

母親嚇了一大跳，忙問：

『怎麼回事？』

『瑛……瑛要不好！』我說話的時候舌頭都似乎有些發僵。

母親究竟上了些年紀，能持鎮靜，趕緊把我扶到床上坐下，拿起耳機和月昭

說話：

『昭兒，怎麼？……不好嗎？……當然我們要去！你母親怎樣呢？……』

……也去嗎？很好？……你們先來我這裏，大家一塊兒去！……好！回見

！』

功夫不大，月昭母女果然來了，大家顧不得說什麼，趕緊坐了她們來的汽車往醫院去。

坐在車裏，月昭再三囑咐我說要鎮靜些。

恨不得馬上飛到瑛的跟前。誰知心裏越着急，越覺得車子慢了，其實車子的馬力還是很快的呢！

到了醫院，我心跳得要命，反而覺得腿如千斤重，幾乎走不了路了。勉強隨着大家走到病室門口；當月昭和看護們推門的時候，我差一點兒嚇死過去。

室內光線非常黯淡，空氣也異常悲涼，令人一進去就感覺到這間屋子裏充滿了死氣。

看護和大夫陪着我們去看瑛，哎呀！淒慘得要使人放聲大哭。

瑛的臉色，黃如臘色，削瘦得可怕，鼻孔吁吁的煽動着，雙目緊閉，似乎像已經失了知覺。

大家一見這種景象，都忍不住拍簌簌的洒下眼淚，尤其是我，雖不至失聲痛哭，却也氣哽倒噎了。

一會兒，瑛慢慢閃開了一雙凹陷下去大而無神的灰色眼睛看看大家，苦笑一

笑說：

『媽！伯母！荳哥！昭妹妹你都來了！……我……我……我不行了！……我……我太對不起你們！……』

我含着眼淚一聲不響看着她，她喘了一陣，伸出一隻枯乾的手握着我。

『唉！荳哥！原諒我吧！……我沒有法子再說什麼了！……只有恨我自己！——昭妹妹呢？……』

月昭走過來，璜又伸出那隻手也握着她說：

『我辜負了你的好意！……請妹妹原諒我吧！……』

『姐姐！你好好的……養病吧！沒有妨礙！不要說這些了。』月昭哽咽勸慰她。

『唉！』璜又笑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她的一切的豐韻都已被病魔剝奪去了，只有這一排雪齒，兀自沒有變化，但她這一笑卻不像從前那般好看，而

變作了淒慘可憐，可怕。『你學醫的人還說這樣話嗎？』

『媽，伯母，萱哥，昭妹』，瑛忽提起喉嚨高聲說，『我並不怕死啊！我很高興！因為只有如此，才是我的歸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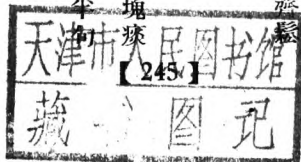
她握着我的手，我忽然覺得她的手漸漸涼起來，接着她也就把兩隻手一齊鬆開了。

她的呼吸慢慢短促，黑眼球翻了上去。

『萱哥！……昭妹，……願……你倆……永久……』她的語聲給一塊痰堵住不能說出話來了。只聽到喉間咯咯作響。她自己非常着急，似乎想把那半句話說出來，竭力的掙扎，令人看着又替她着急，又爲她可憐。

她終於沒有再出聲。後來慢慢的眼神也定了，呼吸也就停止了！……

可憐的瑛的一生，也不過就如此的結束了，這便是她最後的歸宿！





清華大學圖書館

【246】

2843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規後蓄薇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版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編著者 姜孝昌
出版者 百城書局
印刷者 百城書局
發行者 百城書局

天津法租界二十九號路吉祥里

百城書局之分發行處及經售處

- 北平—海王商店 佩文齋 華盛書局
- 天津—博古書局 佩文齋 天津書局
- 保定—直隸書局 世界書局
- 唐山—震華書局 世界書局
- 上海—大公報分館 平華書局 作者書店

- 南京—南京書店 中南書局
- 吉林—成文厚書莊 光雅書社
- 太原—晉新書社 光雅書社
- 濟南—東方書社 成文興
- 青島—中華書局 成文興
- 烟台—福裕東書局 成文興
- 開封—豫都文書莊 成文興
- 鄭州—豫文書局 成文興

- 武昌—中國書局
- 長沙—湘芬書店
- 洛陽—商務印書館
- 重慶—重慶書局 平民書局
- 成都—新學社 建設圖書館
- 北碚—北碚

天津百城書局出版新書一覽

- | | | | | | |
|-----------|----------------------------------|----------------|-----------|------------|------|
| 初中國文 | 李蘭坡 蕭註 | 五角 | 物理學 | 歐克仁 | 一元二角 |
| 語法與國音 | (再版) 汪震 王述達 | 五角 | 地質學 | 梁修仁 | 九角 |
| 英語模範讀本 | 自修書 李農筆 | 第一册六角
第二册八角 | 心理學 | (四版) 胡國鈺 | 一元 |
| 簡要英文法 | (再版) 楊雨人 | 五角 | 兒童心理學 | (再版) 胡子瑯 | 七角 |
| 初中英文法 | (三版) 溫世昌 | 八角 | 行為心理學 | (英文本) 韓秋圃 | 一元二角 |
| 英文法圖解 | 楊景蔭 | 二角 | 論理學 | 劉仁甫 | 一元二角 |
| 模範英文選 | (五版) 存實學社台選 | 上册八角
下册九角 | 倫理學 | 吉田敬教著 王向榮譯 | 一元二角 |
| 初中英文選 | 朱藝農等 | 平裝七角 精裝九角 | 社會學綱要 | 赫斯原著 趙卓甫譯 | 一元二角 |
| 高中標準英文選 | 合選 | 七角 | 小學各科教學法 | 程步川 | 一元二角 |
| 英文短篇論文選 | Syddali: Short Essays (Selected) | 二角 | 師範教育 | 郭鳴鶴 | 六角 |
| 高中英文法 | 薛德貴 | (印中) | 民衆教育概論 | (再版) 尹全智 | 四角 |
| 中國史 | (五版) 孟世傑 | 二册每册八角 | 民衆教育問題 | 張景熾 | 一角五分 |
| 中國史研究問題解答 | 孟世傑 | 六角 | 高初中課程標準 | | 四角 |
| 中國地理 | (三版) 賈逸君 | 上册七角 下册八角 | 小學幼稚園課程標準 | | 二角五分 |
| 溫斯二氏平面幾何學 | 朱熙光譯 | 精裝一元 平裝一元二角 | 學校法及學校規程 | 天津市教育局編 | 二角 |
| 舒爾茲初等代數學 | 孫天民 鞠霖三 | 一元三角 | 小學各科教學過程 | 天津市教育局編 | 一角五分 |
| 化學 | 閻玉振 | 一元 | 公民訓練實施方案 | 天津市教育局編 | 三角 |
| 最新標準算術 | (二版) 高同恩 海泰保 | 一元 | 公民訓練週實施舉例 | 天津市教育局編 | 二角 |
| | | | 為藍威爾平面三角學 | 張爾 | 二角 |

化學 閻玉珪

最新標理學生字彙 張耀

歌曲新集 柳雪濤 精裝一元六角 (印中)

自然科問答 周培蘭 五角

社會科問答 王炳章 王蔚泉 五角

國學菁華 高蘇垣 二册一元

應用文 關健南 一元五角

百城活葉國文選 共一百餘題，每葉三厘

百城活葉英文選 共二百餘題，每葉五厘

百城活葉英文選合訂本 二册一元

單本英文選共三十餘種 已出四集 一四 二四 三四 四四 每册自四分至八分

英語修辭學概要 楊澤民 (印中)

中國近百年史 (五版) 孟世傑 二册每册一元

中國近世史綱 孟世傑 上下二册六角

世界近世史 (再版) 許毅 上册一元二角 下册一元八角

世界近百年史 (再版) 許毅 上册八角 下册一元

世界地理 孫嘉會 每册一元

生物學 (再版) 王樹鼎 精裝一元六角 平裝一元三角

生物實驗大綱 禹海涵 八角

礦物學 李約 二册每册八角

孔子哲學 汪震

中華民國有趣文件一束 賈逸君 六角

鄉土游戲 天津市東區小學教學研究會 一元五角

中國社會問題之理論與實際 傅築夫 一元五角

今日之國際問題 劉鏡涵 李樂園 苑我平 周旭鈞 一元五角

日本政治經濟研究 許興凱 一元四角

東北與國際 郭嵐生 五角

家庭之話 老太婆 六角五

梨園外史 陳墨香 已出二集 每集七角

蘇維埃聯邦教育的現狀 趙鴻志 三角五分

劫後薔薇 姜孝昌 一元二角

漢代樂府箋注 曲澄生 一元

心理學概論 周戒沉 一元二角

教育心理學 周戒沉 七角

國語 關健南選註 五角

本國史 孟咸宇 二册各五角

小學教材及教學法 程步川 八角

植物學 張希珍 七角

動物學 蕭銘久 七角

生理衛生 成漢三 七角

小學唱歌集 柳雪濤 一編印中 二編四角

